



禪觀要典彙編（五）

大眾閱藏・法海觀瀾彙編之禪觀要典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上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汗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閱藏儀軌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壹、前行：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娑嚩秫馱，娑嚩達摩娑嚩，娑嚩秫度憾。（三遍）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嚩怛那，哆嚩夜耶。佉嚩佉嚩。俱住俱住。摩嚩摩嚩。虎嚩，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嚩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目 錄

雪巖祖欽禪師語錄	1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一	3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二	33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三	61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四	93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	135
壽昌語錄序	137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之上	138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之下	162

在本彙編中，如果有顯示“□”，是由於在 CBETA 電子佛典裡如此顯示，請查電子佛典參考。有條件者可查閱紙質版大藏經。

雪巖祖欽禪師語錄

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70 冊 No. 1397 《雪巖祖欽禪師語錄》

No. 1397-A

雪巖師。可謂鼻端眼正矣。以無準為之父。以高峯為之子。父作之。子述之。觀其所從來。又觀其所付授。則巖之道。可知矣。雖然。良馬不待驅策。望見鞭影而馳。獅子無法教兒。直向懸崖一拶。諸人若能於文采未彰。一字已多之前。一刀兩段薦取。便見三老卓卓巍巍。長在諸人門面上。放大寶光。轉大法輪。一生參學事畢矣。不然。刻舟求劍。待兔守株。併一冊鉅編。都成鬼神茶飯去也。余不解禪。戲論如此。巖門人。持師語錄來。漫題編端。

大德貳年。三月上澣。性存真逸家之巽書。

雪巖和尚語錄目次

- 卷第一
 - 潭州龍興禪寺語錄
 - 湘西道林禪寺語錄
 - 處州南明佛日禪寺語錄
 - 台州仙居護聖禪寺語錄
 - 湖州光孝禪寺語錄
 - 袁州仰山禪寺語錄
- 卷第二
 - 普說
- 卷第三
 - 舉古
- 卷第四
 - 法語
 - 書
 - 序
 - 銘
 - 偈頌
 - 自讚
 - 跋
 - 補遺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一

雪巖和尚住潭州龍興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昭如 希陵 等編

師於寶祐元年。八月初一日。入院。

指三門。盡大地是箇院子。且道門從何入。八字打開。青天白日。

佛殿。碧玉盤中珠宛轉。琉璃殿上月徘徊。是什麼人境界。其或未辨端由。且看新長老。拈起坐具。大展三拜。

法座。百千佛祖。向這裏屙。潑天臭氣。徧滿娑婆。新龍興。未免傾湘江之水。洗教淨潔去也。狼籍轉多。

拈香祝

聖罷。斂衣就座。(問答不錄)乃云。少林一曲。五傳至于六祖。山深水寒。發太古之清音。調翻南嶽。九世至于慈明。唱高和峻。奏絕聽之希聲。所以佛法盛於江西湖南。恢恢然浩浩然。不可得而名焉。豈料三百年後。土曠人稀。道隨時變。黃鍾大呂。寂而不作。鄭音衛響。亦乃不聞。欽上座。固無長處。既在浙江那畔。被一陣業風吹。到潭州城裏。只得改聲換調。向十字街頭。重翻此曲去也。且道是何節拍。擊拂子云。萬年歡。

復舉。趙州和尚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

師拈云。揭起如來正體。發明向上宗猷。趙州固是好手。只是不合強生節目。新龍興見處又且不然。金佛度爐。木佛度火。泥佛度水。真佛咏。切忌話墮。忽有個漢。出來道。你恁麼說。正是強生節目。拍膝一下。將謂無人證明。

上堂。一見便見。一得永得。展手云。撒開兩手大家看。畢竟明明是何物。潭州內外。有一十八座城門。白日行人。千千萬萬。往往來來。一任東西南北。

上堂。純清絕點。正是真常流注。打破鏡來。未免一場狼籍。不若遇飯喫飯。遇茶喫茶。曉來獨立空庭外。閑對寒梅幾樹花。

冬至上堂。展虛空作紙。束虛空作筆。謾寫書雲二字。不分悔吝吉凶。然雖如是。龍興却要分似諸人去也。上一畫短。下一畫長。形名曾未兆。文彩已全彰。

看經上堂。水綠山青。鵲噪鴉鳴。滿耳滿目。非色非聲。既非聲色。却作麼生安名。大方廣佛華嚴經。

上堂。昨夜日從西沒。舊年已去。今朝日自東升。新歲又來。新歲既來。有何奇特。風前鐵樹花開。別是一般春色。

上堂。謝首座維那。人天眼目。佛祖綱維。千差萬別。一以貫之。如何見得。克賓法戰不勝。南泉斬却猫兒。

上堂。春日晴。燒痕青。布穀催耕處處鳴。雖然底事最分明。只是不得將眼看并耳聽。何故。纔有一絲頭。便有一絲頭。

解夏小參。無解無結。猶是空中釘橛。有修有證。何異捕風捉月。所以龍興。一夏百二十日。只與現前清眾。早眠晏起。淡飯麤茶。如三家村裏田舍翁。挈挈波波。只與麼過。不敢將一絲毫。叢林規矩。束縛諸人。是汝諸人。便與麼撒手撒脚。履踐得去。十二時中。不妨七穿八穴。東倒西攞。逆順卷舒。縱橫自在。擊拂子云。白雲更在青山外。

復舉。滄山問仰山。子一夏不上來。仰云。鋤得一片畚。種得一蘿粟。滄云。子可謂不虛過。仰云。和尚如何。滄云。

日中一食。夜後一宿。仰云。和尚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
漚云。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師拈云。漚山與仰山。是則子傳父業。足可觀光。逗到
下梢。又却遞相矛盾。可謂父不父。子不子矣。龍興今夏亦
無所作。亦不空過。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井底蟾蜍吞却月。

住湘西道林禪寺語錄

據室。此是老圓悟。斷佛祖命根去處。今日不肖兒孫。
合作麼生。乃袖手云。有甚閑工夫。

拈香祝

聖罷。斂衣就座云。老屋半千間。啟煨聖煨凡。潑天爐
鞴。烏藤六七尺。振乃佛乃祖。墜地宗綱。風高月冷。海闊
山遙。逆順卷舒。縱橫在我。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家家
門首透長安。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處處綠楊堪繫馬。只
如高超物表。不墮見知。畢竟如何是六國晏清一句。寺門高
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復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三聖云。與
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
方丈。

師拈云。一收一放。有主有賓。蓋是尋常茶飯。就中保
壽三聖。猶較一著。且如何見得。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
騅不易騎。

當晚小參。(問答不錄)師云。濟北之道。出乎平常。語
默動靜。脫體全彰。三玄三要。松直棘曲。四賓四主。鳧短
鶴長。所以老圓悟。於諸佛出身處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

微涼。帶累妙喜。打失眼睛。鼻孔徧界難藏。山蒼蒼水茫茫。
無朕迹。絕承當。竹籬茅舍江村外。遠浦歸帆掛夕陽。

復舉。麻谷訪臨濟。問大悲千手眼。阿那個是正眼。濟云。大悲千手眼。阿那個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濟下禪牀。却坐。濟起云不審。谷擬議。濟拽谷下禪床。却坐。谷便出。

師拈云。二大老。恁麼激揚。雖則百千手眼。一時俱露。又爭免得個二俱瞎漢。且道還有檢點得出底麼。瞎。

上堂。因事。并謝首座。

十五日以前。雷聲甚大。雨點全無。十五日以後。時清道泰。家國晏然。正當十五日。恭惟宿來。各各道體。起居萬福。畢竟如何。堂中首座。人天眼目。

上堂。三月安居。剋期取證。始自今日。且道今日。以何為始。下座與大眾。普同作禮。

上堂。栽田且博飯。隨分煮藜莧。一任少叢林。佛法不怕爛。更說甚麼喝下闡揚。棒頭取辨。又誰管你大乘井索。小乘錢貫。道林贏得日長無事。倚闌干。望見嶽麓山前文帝廟。後有一對。翹松雪鶴。元是烏髑老鸛。

端午上堂。天悠悠。雲悠悠。輓底浪花翻雪。競龍舟。當是時也。可笑三閭楚大夫。正在死水裡浸殺。浸不殺。千古萬古湘江闊。

上堂。乳燕飛華屋。梅子正香熟。連核和皮。一咬百雜碎。元來祖意教意。雪瀑挂層崖。月狖啼寒木。往往有般不知好惡漢。聞道林恁麼道。將謂以境示人。拍膝一下云。眼裏無筋一世貧。

上堂。佛佛授受。祖祖相傳。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且道是唐言是梵語。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吹毛劒。嚙鏃機。肘後符。頂門眼。潭州城裡。
起五千間寨屋。道林寺裡借一百名夫。你輩後生晚進。茄子
瓠子。喫現成飯。知什麼碗。

冬至上堂。謝橫舟相訪。

曉天月白。古岸舟橫。一陽來復。吾道大亨。直得千年
晉栢樹。與千尺陶公井。起來叉手當胸。互相慶賀道。且喜
寒冰發燄。枯榦花開。堂前露柱也懷胎。

臘八上堂。黃面老子。六載辛勤。尋得鼻孔。打失眼睛。
且道落在什麼處。雪山午夜一天星。

上堂。舉僧問趙州和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
前栢樹子。

師頌云。撮土成金古趙州。據人來問直相酬。聲前有意
今誰委。門外一江春水流。

佛涅槃上堂。若謂釋迦老子。古已入滅。又道。佛身充
滿於法界。而常處此菩提座。若謂釋迦老子。曾本不滅。面
前觸目。無非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桃紅柳綠。燕語鶯吟。
畢竟那個是釋迦老子。驀召大眾。眾回首。乃云。將謂瞌睡。

上堂。海水不可斗量。虛空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
爛泥不可著脚。這四轉語。轉轉有落處。且道落在什麼處。
東京大相國寺裏。有樹蕉芭。風吹雨打。一似破袈裟。

解夏小參。九旬禁足。東廊上。西廊下。灼然寸步不移。
休夏自恣。據此堂。坐此座。不妨走盡天下。恁麼見得。猶
是露布葛藤。未具透關眼在。且作麼生是透關眼。莫有向天
地未形以前。生佛既興以後。知得落處者麼。若有。道林三
百六十骨節。從頂至踵。被伊一時覷透。其或未然。後五日。
去到諸方。且居門外。

復舉。百丈和尚。每上堂。常有一老人聽法。一日眾散。老人留身不去。百丈問立者何人。老人曰。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老人乃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百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遂脫野狐身化去。

師頌云。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明舉似君如未會。江南三月鷓鴣啼。

上堂。打板坐禪。禪無可坐。聚頭喫飯。飯無可喫。只如每日鉢裏盛。口裡嚙。眼裏見。耳裡聞。畢竟是個甚麼。莫有向這裡。分分曉曉。道得一句子。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者麼。如無。白日只陪人事過。青春那得再來時。

冬夜小參。群陰剝盡。一陽復來。萬頃清湘。寒水發燄。千年古栢。枯榦花開。所以道。小人道消。君子道長。四絕堂前。地平如掌。就中一人半人。向這裡不移寸步。挨拶得入。便見主賓互換。是非杳忘。蒲團獨坐乾坤大。愛日新添一線長。

復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每遇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師云錯。僧纔行。婆云好個阿僧。又與麼去。師云錯。後有人舉至趙州和尚。州云。待我與你勘破。師云錯。州至彼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州回舉似大眾。臺山路上婆子。為汝勘破了也。師云錯。婆子心肝。趙州五臟。一捏捏碎。撒在諸人懷裡了也。且道是有勘破。無勘破。錯會者多。

上堂。豆好合醬。鹽好煮羹。飯能療饑。茶可止渴。從上以來。的的相承。逗到理極情忘處。無越乎此。因甚楊岐老漢。却道弄蹄驢子三隻脚。開眼也著。合眼也著。

歲夜小參。一言道盡。萬法平沈。一句全提。千差合轍。即心即佛。非佛非心。麻三斤。乾屎橛。我且與麼。是汝諸人。畢竟作麼生領解。若能向未開口以前。退步就己。一踏踏著。元來臘月三十日。便是歲除夜。更無奇特玄妙。者也之乎。乾坤一統清如鏡。那個男兒不丈夫。

復舉。僧問趙州和尚。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

師拈云。大小趙州。正是脚下紅線不斷。等閑問著。便見牽東補西。若是道林則不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劈脊便與三十。雖則太煞傷慈。要且一時慶快。只今莫有與麼問底麼。放過一著。

處州南明佛日禪寺語錄

入院小參。拈拄杖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卓一下云。鞭起巖前石虎。咬殺無毛大蟲。直得威震乾坤。聲號萬籟。佛殿脊金鷄。踔跳上天。厨堂口木魚。走入滄海。正恁麼時。在諸人分上。如何說箇自在底道理。又喚那個作法。不惜覲面。當頭出來。對眾道看。其或口似磔盤。靠拄杖云。放過一著。

上堂。石門巘嶮。玉峽潺湲。未到此間。不妨疑著。到則到矣。平展一句。又作麼生。古路鐵蛇橫。

上堂。眾無多寡。道絕方隅。小中現大。塵包太虛。丁此末法荒涼之運。南明只得扶起森羅萬象。熾然常說。抑下從上佛祖。盡作參徒。參則固是。且道以誰為師。且請歸堂挂搭。

浴佛上堂。四月八生悉達。九龍吐水浴金軀。雲門一棒要打殺。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汝等諸人。還見黃面老子麼。以拄杖一時打散。

結夏。以拂子打一圓相云。以大圓覺。為我伽藍。安居有學無學。萬象森羅。發明所得非得。平等性智。於九十日中。禁盡一切眾生之足。而無住相。斷盡一切眾生之命。而無殺相。乃至藏天地於一塵。融古今於一念。然後一塵塵。各有一天地。一念念各有一古今。非延非促。無自無他。擊拂子云。清茶淡飯衲僧家。

復舉。臨濟問洛浦。從上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浦云。總不親。濟云。親處作麼生。浦便喝。濟便打。

師拈云。二大老。雖是啐啄同時。要且未會轉身句在。忽有人問。如何是轉身句。顧侍者云。牢記取。

上堂。刀不自割。鏡不自照。火不自熱。風不自涼。恁麼體理得去。見聞知覺。合作麼生。聲香味觸。復是阿誰。南明今日。已是惡口小家。不懼諸方笑怪。莫有檢點得出者麼。若有。合喫三十拄杖。苟或不然。幸自無瘡。勿傷之也。

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即之本無。棄之則在。無本不無。在即不在。金剛與泥神揩背。一拶粉碎。

上堂。秋風蕭蕭。夜雨飄飄。孤峯絕頂。轉見寂寥。曠劫前頭時節。看來不異今朝。聞南明恁麼說話。連道兩個不是。却較些子。若要向這裡承當。打折你腰。

八月一日上堂。方便門。解脫門。毗盧樓閣門。以拄杖一擊。八字俱開。然雖如是。只許向這裡。暫時止宿。一息一食而已。若欲直趣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前頭大有活路在。

上堂。丁一卓二。見三下三。和盤掇轉。地覆天翻。如來禪祖師意則且置。逐日上山下嶺。喫飯著衣。如壯士屈伸。不借他力。何不瞥地。咄。賺殺你。

上堂。舉靈雲見桃花公案。

師頌云。兩岸夭桃花欲燃。一絲風動釣魚船。莫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別有天。

上堂。杜鵑啼血滿花枝。底事匆匆苦勸歸。歸到故鄉還似客。村村綠暗與紅稀。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眾流句。向這裡薦得。一串穿却。楊岐驢子三隻脚。

上堂。落花三月雨。殘夢五更鐘。聲色俱銷盡。玄關又一重。却不得道。更須直下盡底掀翻。何故。須彌山。

上堂。纔恁麼。不恁麼。有來由。沒來由。下里灘頭廖鬍子。釣得一雙紅鱗錦尾。放下却是條鰕。因甚如此。斷岸孤舟。

上堂。謝困道講師。復岩藏主。

一心三觀。一句三玄。曾無彼此。休分教禪。迴途復妙也。枯木岩前差路。窮困極流兮。海底紅塵亘天。只如一大藏教。是箇切脚。畢竟切什麼字。卓拄杖云。十卜干千。

上堂。竟日窓開坐寂寥。岩前笋稚欲齊腰。幽禽忽起藤花落。礪瀑吹聲度石橋。於此見得。南明三十年。只作境會。若是眼瞎耳聾。百尺竿頭。欠一步在。

上堂。聲色已盡。有未盡者存焉。見聞已脫。有未脫者存焉。直得如木頭照鏡。頑石聽鐘。猶有木頭頑石在。是汝諸人。曾到遮田地無。曾有遮時節無。若是今日參禪。明日辦道。善財手裡一莖草。

上堂。就理則失事。盡十方覓一絲毫不可得。就事則失理。窮三際積嶽堆山。眼觀東西。意在南北。則且置。你尋常喫飯喫粥。却作麼生。山粟雜粳。

中夏上堂。前四十五日。知進不知退。後四十五日。知退不知進。正當今日。進退兩忘。季夏極熱。薰風自涼。卓拄杖云。時聞一陣藕花香。

上堂。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三十年不識箇一字。元來却是枚丁。忽有箇漢出來道。是不是。是箇蜻蜓。也許你不枉到南明。

台州仙居護聖禪寺語錄

三門。跨通方閩域。示竭世樞機。以手加額云。是阿誰。

拈帖。握乾坤於掌內。運日月於胸中。雖用孫武商君不犯之令。與結繩之化元同。如何見得。半幅全封。

據室。斷臂立雪。負石踏碓。取人心肝。克由耐。護聖遮裡。使不得你露面作竊。以手約云。且退且退。

拈香祝

聖罷。提綱云。皇圖更統。佛運亦新。四海八蠻。咸傾化日。窮巖絕壑。共舞陽春。豎起拂子云。直得拂子頭上。百億毫端。示現百億國土。莫不梯山入貢。率土來賓。擊拂子一下云。同轉如來正法輪。

復舉。法燈和尚云。本欲深藏巖竇。隱遁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為他了却。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燈拈起拄杖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甚麼處。燈云。過在或殃及你。

師拈云。跨竈起家。法燈是則好手。其奈自身不了。殃及祖翁。若是新護聖。欲了先師公案。別有人在。且道是阿誰。乃噴嚏一下。

上堂。謝一清叟。并藏主秉拂。

夜月透靈犀。寒光吞老蚌。如是轉法輪。平沉乎萬象。直得純清絕點。固是真常流注。打破相呈。又成什麼伎倆。拍膝一下云。山僧恁麼道。也是無風起浪。

冬夜小參。拜謝梅磬首座。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全提古佛規猷。突出衲僧巴鼻。可中一箇半箇。不受人瞞。纔聞舉著。剔起眉毛。嗔斗吼地。笑道二祖甘不丈夫。斷臂求心。埋沒自己。殊不知深雪堆中。自有磬底寒梅一樹。清香旖旎。卓拄杖云。嗅得著只遮是。

舉洞山道。有一物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師云可煞自由。過在什麼處。師云兩手分付。泰首座道。過在動用中。師云相隨來也。若是護聖門下則不然。有一物明似日。不在動用中。動用中無不得。且道還有過也無。若有箇漢。出來道無。山僧未免也拈出一顆斷江柑子。聊陳薄供。卓拄杖一下云。莫怪空疎。伏惟珍重。

湖州光孝禪寺語錄

佛殿。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於此二千年內。有法誰說。有令誰行。雲門鼻直。德山眼橫。

據室。你有一丈。還你一丈。你有一尺。還你一尺。若只咬定。不肯回頭。白日青天霹靂。

拈香祝

聖罷。提綱云。伏虎巖前。駱駝橋畔。有一句子。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直得囊藏大地。該抹古今。三世佛望風斂影。六代祖。却步沉吟。欽上座。固是向文彩未彰以前。和聲嚼碎。忍俊不禁。且聽拂子點頭。自許臨風對月。流出胸襟。擊拂子云。四海五湖歸至化。更看比屋是黃金。

復舉。興化和尚云。三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興化則不然。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

師拈云。二大老。所謂一條拄杖兩人舁。被天寧拗作兩橛了也。以拄杖倚左邊云。且聽各自平分。

當晚小參。佛法本無多子。堂堂日用之間。只因自信不及。却於易處艱難。今夜不免作些方便。為諸人豁開戶牖。拶碎疑團。擊拂子云。星在秤兮不在盤。

復舉。雲門大師示眾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

師拈云。跛脚師。撫憐愛子。動是倒腹傾腸。只是做造匆忙。帶些粘牙綴齒。欽上座則不然。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卓拄杖云。家家觀世音。

上堂。謝都倉副寺侍者拜秀才。叢林雖未整肅。更點却要分明。粒米須還粒飯。八兩定要半斤。折衡剖斗。移雲易俗。固是格外提持。為什麼却道。將謂汝孤負吾。元來却是吾孤負汝。逢人但恁麼舉。

二月十五日上堂。就謝月溪侍者。硯溪上人。束布毛為筆。借月溪為硯。磨無烟墨。向虛空中。大寫如來入般涅槃四字。正恁麼時。點畫既成。畢竟如何定當。卓拄杖云。將謂羲之楷法。元來張顛草書。

聖節提綱。萬化之源。萬物之母。德被河沙。量包海宇。聖中之聖。主中之主。慶會一時。壽崇千古。以坤自貴。月

朗太虛。以乾為子。紅日卓午。正恁麼時。香藹金爐。簾垂玉殿。如何是蕩蕩無為之句。卓拄杖云。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復舉。智度菩薩母。容受一切法。而無分別相。

師頌云。一切法離分別相。依前諸相自如如。春風影裡乾坤大。無限江山開畫圖。

追巖上堂。第一義諦。廓然本無對面者。山摧海枯。長憶江南啼鷓鴣。

上堂。急著手脚。寬著限期。提起斷命刀子。自然無事不辦。逗到用力不得處。忽然退步蹈著時如何。討什麼碗。

追巖上堂。雷聲斷梅。陰霧豁用。突出先佛未形之相。生住異滅難該。洞庭山子青崔嵬。

中夏上堂。前四十五日。過去已過去。後四十五日。未來猶未來。卓拄杖云。正當今日。且道還有過去未來之相也無。更有一絲毫。不去不來之相也無。若向這裏定當得下。五更洗面。黃昏打睡。齋時有飯。晨朝有粥。朝朝相似。暮暮一般。其或未然。報恩昨日預做中夏。今朝擊鼓陞堂。使府迎奉觀音菩薩。在設廳供養。啟建祈晴道場。

上堂。是亦剗非亦剗。令下無私。棒頭有眼。因思黃蘗大師道。汝等諸人。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也是睦州擔板。

上堂。就謝天竺侍者肯頑石。省清夢。默翁西堂。

生公臺上。橫說豎說。直得空花亂墜。頑石點頭。要且不若淨名室內。一默全收。報恩恁麼說話。敢道更經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何故。紅蓼岸白蘋洲。夕陽西去水東流。

開爐上堂。死柴頭上。有無烟火。水晶宮裡。烈焰燒空。舜若多神。眉鬚自墮。拈拄杖云。拄杖子聞與麼道。是信耶。是不信耶。卓拄杖云。雙破。

歲夜小參。年來年去。去來不動乾坤。歲舊歲新。新舊一般時節。蒼卞山風骨白露。太湖水徹底無波。冷冷落落。哆哆和和。門外雪消春水滑。庭前玉立桂婆娑。

復舉。北禪賢和尚。烹露地白牛分歲公案。

師拈云。活剝畊牛。北禪是則好手。其奈墻塹不牢。被箇販私鹽漢子。和贓捉敗。天寧則不然。今夜無可管顧諸人。不免烹箇獨角泥牛。炊無米飯。唱無聲曲。與諸人分歲。忽有箇漢出來道。有公人索和尚筋角。便與和聲一棒。何故有功者賞。

袁州仰山禪寺語錄

山門。我此潑天門戶。大地一網俱収。若是祥麟瑞鳳。從教戴角擎頭。然雖如是。總過這邊著。

佛殿。東土小釋迦。指佛云。看來即是你。敢問夢升兜率天宮說。離四句絕百非。明什麼道理。齊之以禮。

法座。寶鏡高懸。寶花散亂。固是人人知有。且道須彌燈王。畢竟說什麼法。趯七踏八。

拈香祝

聖罷乃云。日中一食。夜後一息。只得其體。不得其用。鋤一片畚。下一籬種。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假使掀翻大地。撥轉晨昏。體用雙全。人法雙泯。在我臨濟門下。正是萬里望崖州。大遠在。如何見得。皇風蕩蕩皇天闊。和煦發生晴晝長。

復舉。興化和尚云。三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興化則不然。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

師頌云。弄晴微雨濕春風。柳自青青花自紅。寄語遊人急回首。歌樓不在畫橋東。

當晚小參。佛法徧在一切處。豈間七閩二浙。江東江西。無過只是一箇夜暗晝明。春寒秋熱而已。就中忽有通方上士。在背地裏。拍手一下。咳嗽一聲道。長老將謂你來自冷泉亭上。必新言語。必異見聞。元來伎倆也只恁麼。拍頰一下云。仰山罪過。

復舉。僧問先仰山。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山云。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說得底人。在什麼處。仰山推出枕头。為山聞得云。寂子用劍刃上事。

師拈云。法身說法。已於問處流通。推出枕头。也只是箇信受奉行。為山老漢謂。寂子用劍刃上事。雖曰列段分科。若是正文。敢道不知落處。

佛涅槃上堂。岸柳搖金。溪桃吐玉。波旬無端起舞。阿難平地悲哭。因甚如此。親見如來面目。

上堂。春日遲遲。綠暗紅稀。耐深山百舌。也學江南杜宇。聲聲報道不如歸。仰山恁麼說話。畢竟是賓家語。主家語。逢人不得錯舉。

乾會節提綱。健行不息之謂乾。萬法歸一之謂會。會萬法歸自己者。其惟聖人乎。運乾德以位天者。其惟至理乎。理之至也。本乎無作。人之聖也。體乎無為。堯風蕩蕩兮舜日熙熙。

上堂。洗面摸著鼻孔。不知打破漆桶。園裏蓬頭道者。全無供養之心。爛却瓜秧瓠種。若也一向恁麼。未免道絕人荒。山僧只得與諸人。隨分整頓。卓拄杖云。天地玄黃。

上堂。只聞子聲。不見子形。忒煞分明。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可煞現成。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劈面便掌。已是眼裏無筋。欲向這裏承當。賺爾平生。

上堂。(謝首座藏主秉拂)大藏小藏。全提半提。挂眉間劍。鋒鋩不露。用聲前句。收放莫知。因甚如此。(卓拄杖云)力口希上堂。有體有用。無正無偏。一法忽爾。萬法亦然。麻三斤。乾屎橛。庭前栢樹子。(拍膝一下云)這裏會得。不直半錢。

端午上堂。記得。文殊令善財童子。是藥採將來。善財拈一莖草。度與文殊。師云。拾得莫服。文殊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師云。出門不換。大小文殊。是則為世醫王。其柰被善財換却眼睛。帶累天下醫人。至今盡賣假藥。

上堂。一見便見。蹉過了也。明眼衲僧。打失鼻孔。山僧未跨集雲峰。已在冷泉亭上。與諸人眉毛癢結了也。因甚逗到這裏。又却十箇五雙。面面不相識。(卓拄杖云)鐵壁鐵壁上堂。轉求轉遠。不求更遠。豈不見。東野菴前。水磨轆轤。機輪自轉。正恁麼時。且道。水轉磨轉。須信中心樹子不轉。

上堂。絕意識參。離見聞學。至切要處。不離目前。因甚向鼻尖上蹉過。走盡天涯海角。然雖如是。仰山今日。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上堂。舉僧問夾山。如何是相似句。山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僧云。學人不曾。山云。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師拈云。大小夾山。雖然不負來機。被遮僧勘破。仰山則不然。如何是相似句。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學人不曾。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終是別些子。

上堂。水不洗水。金不博金。青天白日。自古自今。山僧到此。直是插手不入。汝等諸人。還信自己是仰山麼。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上堂。舉臨濟大師道。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有僧出問。如何は無位真人。濟下禪床。搗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師拈云。臨濟大師。如金翅擘滄海。直取龍吞。遮僧見義勇為。已是當仁不讓。只如被臨濟大師搗住。畢竟是有語無語。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

上堂。舉僧問魯祖。如何是雙林樹。祖云有相身中無相身。僧云。如何是無相身。祖云。金香爐下鐵崑崙。

師拈云。魯祖恁麼答話。始終只是說道理。山僧則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雙林樹。秋來葉落。春到花開。如何是春到花開。那邊一片雲。今日定下雨。

上堂。事有萬殊。法無異說。寒但言寒。熱但言熱。忽若堂中露柱。與庫司燈籠。互相得失。所爭多少。卓拄杖一下云了。

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千討萬討。不知只在手頭。寒風蕭蕭。黃葉飄飄。鶴眠松頂。雲臥山腰。幾番今日又明朝。

上堂。道在日用。日用不知。饑只喫飯。寒只添衣。晴天愛日挂枯藜。點檢溪頭梅樹。向陽偷放南枝。

上堂。寒風凜冽。遙空下雪。非特紅爐焰上。莫覓蹤由。逗入蘆花深處。猶難辨別。往往到這裏。十箇有五雙。盡道明一色邊事。殊不知。正是空中花眼中屑。正恁麼時。且道是天寒人寒。下座巡堂喫茶。

冬至小參。群陰剝盡。天依舊是天。一陽復來。地依舊是地。因什麼又却道。石筍抽條。冰河燄起。冷灰豆爆。枯木花開。苟能於此見得徹去。許你會西來意。其或未然。世間相常住。是法住法位。

復舉。金峰問僧。甚處來。僧云。東國來。峰云。作麼生過得金峰關。僧云。行止分明。峰云。試呈似金峰看。僧展兩手。峰云。金峰關。從來無人過得。僧云。和尚過得麼。峰云。波斯喫胡椒。

師拈云。過關須是透關眼。守關須是把關人。金峰不覺瞌睡。致被遮僧衝突。雖然。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

上堂。松直棘曲。鳧短鶴長。日移山影轉。風送野花香。無非發越佛祖秘密寶藏於未彰聲色之先。是汝諸人。作麼生承當。切忌認奴作郎。

上堂。春雨溟濛。春雲靉靄。忽然杲日當空。天不能遮。地不能載。正恁麼時。如來禪且置。祖師禪未在。因甚如此。只許參不許會。

上堂。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碧班班碧剝。當滴帝都丁。訛聞誤聽。認烏作焉。則且置。一真未具以前。如何辨明。鼠咬鐵釘。

上堂。進則撞頭磕額。退則墮坑落漚。動則犯手傷鋒。佛法何曾夢見。咄。莫道仰山今日無為人方便。

結夏上堂。護生須是殺。自傷己命。殺盡始安居。難逃業鏡。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莫也是虛空釘橛。鉢盂安柄。仰山今日不遵古規。且要別行條令。作麼生。一切尋常。只據現定。

上堂。如猫捕鼠。雙目瞪視而不瞬。蹉過了也。似鼠搬薑。咬著全無滋味。好箇消息。仰山一等不怕諸方笑怪。更為下箇注脚。作麼生。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上堂。處處現成。頭頭成現。譬如關頭水急。茶磨不撥。終日自轉。正恁麼時。忽然歇水停輪。且道是轉不轉。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入新僧堂上堂。插一莖草建梵剎。捏雙空手豎僧堂。古今相去知多少。七尺單前自較量。莫有道得底麼。如無。拄杖子代為諸人。通箇消息。卓拄杖云。天地玄黃。宇宙洪荒。

中秋上堂。暈入靈犀。胎含老蚌。正好修行。正好供養。有人於此拂袖便行。脚跟下已喫三十拄杖。何以見得。禪歸海經歸藏。

上堂。秋風生夜涼。壞壁吟寒蜚。的的祖師意。明明不覆藏。然雖如是。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非但不能見如來。猶恐善因招惡果。

上堂。父母未生前。畢竟是什麼。當體沒蹤由。求之即蹉過。不蹉過。南北東西豈非我。

上堂。秋氣淒清。秋光淡蕩。鷺鷥飛下遙天。明月蘆花一樣。古今多少人。踏這田地不著。又有多少人。出這田地不得。仰山今日破二裂三。與諸人平展去也。卓拄杖云。不直半文錢。

上堂。修造工夫已辨。龍神土地亦安。因甚水雲來往。尚如月曉星殘。山僧以是不禁冷淡。未免總萬象於一堂。同時挂搭。與諸人朝暮同參。卓拄杖云。更添一單。

開爐上堂。不冷不熱爐鞴。半真半假金鋤。鑄作瓶盤釵釧。却成品字柴頭。且道與趙州無賓主話。相去多少。疑則別參。

上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到。是義非見聞覺知之所造。
三冬和氣煖烘烘。半夜日頭紅杲杲。搭著便回。點即不到。
已是無端入荒草。

上堂。火炙胸前煖。風吹背後寒。西來的的意。親切不相干。
既是親切。因甚却不相干。德山見龍潭。

上堂。粥鍋新砌。從教翻鼎內波濤。法鼓新輓。且聽震
空中霹靂。只如見聞未兆。聲色未彰。諸人在什麼處。與仰
山相見。擡手云。三門對佛殿。

上堂。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倒栽石上無根樹。枝
葉通身一夜萌。豎拂子云。情塵未脫。有眼如盲。

上堂。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鏡已破法不存。
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上堂。南薰入奏。殿閣生涼。西來祖意。切忌商量。何
故。向下文長。

上堂。去者有鈎鈎你。直饒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依前寸
步不移。住者有錐錐你。雖曰不離當處常湛然。已在三千里
外。只如不去不住。如何相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中秋上堂。非闕不知圓。非圓不知闕。圓闕本相因。本
無圓與闕。既無圓闕。是汝諸人。向甚處見月。豎拂子云。
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打圓相。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
無。

佛生上堂。一棒打不殺。千古阿剌剌。是阿誰兮名悉達。
更問如何兮四月八。

上堂。禪禪碌碌。道道木頭。會得全無巴鼻。不會却有
來由。何似雲門六不收。

上堂。久雨得晴。天清地寧。恰似迷雲忽散。皎若心月
孤明。空洞生死照了諸相。是則慶快平生。只是不得在他光

影裡轉。失却眼睛。何故。無一絲毫不現成上堂。坐本無拘。
何必曰放。動靜但見一如。日用自然虛曠。鵲噪鴉鳴。水綠
山青。騰騰任運不知名。也是錯認定盤星。

上堂。卓拄杖。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匆匆夏影將殘。
颯颯涼飈又動。四時代謝。日月如流。萬法乘除。有無似夢。
獨有老趙州。太惺惺復懵懂。却道蘿蔔三斤重。

上堂。連朝淹黑豆。黑豆已萌芽。滿地天風起。吹開劫
外花。涅槃經中。有三段義。且道與法華經。羊車鹿車牛車。
是同是別。珊瑚枝枝撐著月。

上堂。油油。開口不在舌頭。莫莫。滋味看來太薄。細
思量。休卜度。令人常憶老龍牙。手裡把柄木杓。

上堂。謝興化首座。人從興化來。接得劔州信。說道凌
霄峰頂碁盤。元是錢王石鏡。二十年前一共看。今日重逢。
有何照證。展手云。面目見在。

元宵上堂。雨中燈雲中月。最分明太皎潔。汝等諸人。
聞恁麼道。將謂夢中說夢。殊不知。荊棘林中。一片田園迴
別。且道與仰山。相去多少。異車同轍。

上堂。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鉢裏飯桶裏水。身空
萬法空。眾類悉皆同。柳自綠花自紅。眾中莫有胸藏日月。
袖裏乾坤底麼。出來露箇消息。如無各自嘴盧都。

無準和尚忌拈香。巴陵三轉語。大仰一甌茶。有恩成怨
恨。無事是讎家。杜鵑啼血染山花。

上堂。晨朝喫粥。齋時喫飯。人人盡知有。開單展鉢。
拈匙放筯。一一不借他人手。因甚佛法二字。等閑問著便千
生萬受。卓拄杖云。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白鷺下田千點雪。樹倒藤
枯。句歸何處。黃鸝上樹一枝花。三千里外。賣却布單。不

遠而來。因甚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上堂。道無真體。亦離見聞。法無定相。全超聲色。所以道。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捨不得。只如黃蘗痛打六十拄杖。雪峰輓出三箇木毬。却是什麼道理。卓拄杖云。吾無隱乎爾。

結夏上堂。圓覺伽藍。天是天地是地。平等性智。山是山水是水。畢竟九十日內。十二時中。如何踐履。青絹扇子足風涼。

上堂。露地白牛黑黑。是處尋他不得。山青水綠。似有如無。眼見耳聞。依稀彷彿。全不顧時。蹄角却在。纔動著時。蹤由已沒。月下閑將短笛吹。風前休把長繩勒。阿呵呵。也奇特。如今趣亦不去。自在東西南北。

冬夜小參。陽升陰伏。漢宮添一線之長。日愛霜明。魯史書五雲之瑞。直得飛雪谷發。寒冰光燄。集雲峯抽石筍枝條。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鵬搏海運也。九萬里而扶搖。

復舉。僧問青原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原云。廬陵米作麼價。

師頌云。市行高下不須疑。問著平人自得知。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上堂。雲影重重。山色濛濛。天晴日出。柳綠花紅。雲門大師。颺下乾屎橛。直得清香遍地。散為萬物春風。汝等諸人。聞恁麼道。莫有掩鼻不甘底。乃擘開胸云。山僧有幾莖蓋膽毛。

上堂。閏月月望。月即尋常。雲埋即闇。雲散即光。豎拂子云。且道是雲耶。是月耶。切忌眼花。

小釋迦祖師忌拈香。插鋤而立。去死十分。拔鋤便去。
弄鬼精魂。山鳥山花笑殺人。慚惶炷此一爐薰。

佛涅槃上堂。焚三昧火。自舉金棺。阿難悲惱。波旬喜
謹。總是如來清淨。寂滅現前時節。若謂明日即無。今日即
有。何必瞞人自瞞。直是令人大不甘。

上堂。集雲一關。似乎等閑。看時容易。透時即難。森
羅萬象。從教側目。三世諸佛。迴絕躋攀。一徑古松苔蘚斑。

佛生日上堂。東行西行。指天指地。盡謂如來降生。我
道魔王出世。一棒打殺。貴圖太平。時當孟夏。麥綠桑青。

上堂。呼六為五。破二作三。眼觀東北。意在西南。仰
山門下。却不用遮般茶飯。何故。佛法不怕爛。

上堂。謝青原居士。眼空東魯。口吸西江。機鋒峻捷。
不讓老龐。仰山遮裏。別無禪道佛法。只有一口吹毛利劍。
凜凜如霜。要為人剪除毛病。換骨洗腸。長憶江南三月裡。
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高而無上。低而無下。上下三指。彼此七馬。臨
濟大師。到此咬嚼不破。被黃蘗拄杖再三痛打。今日落在仰
山手裡。莫有不負性命底麼。卓拄杖。幸自無瘡勿傷之也。

無準和尚忌拈香。成龍者升天。成蛇者攬草。將謂隨一
切性。任其所適。誰知憤憤悻悻。却成煩惱。集雲峰高日杲
杲。

上堂。我法妙難思。亦復離言說。百丈再參馬祖。一喝
三日耳聾。直得黃蘗吐舌。豎拂子云。有甚交涉。

浴佛上堂。無憂樹下。右脇誕生。已是造妖捏怪。那堪
七步周行。雲門一棒打殺。未為勦絕。看來只好活葬。解脫
無底深坑。依前日午打三更。

上堂。結却布袋口。拗折拄杖頭。直得森羅萬象。轉身無路。三世諸佛。吐氣無由。集雲到此。又却未免放開一線。何也。雨後青山翠欲流。

佛生上堂。九龍吐水。七步周行。雲門一棒打殺。正是摩頂授記。葛藤枝蔓重生。擲拂子云。從教徧地縱橫。

上堂。因看弄傀儡。

鬼面神頭。線索牽抽。神頭鬼面。牽抽索線。幾多觀底看底。將謂是紅粉佳人。當場妙舞。手裡把柄。輕羅白扇。山僧未免為諸人揭翻布幕去也。卓拄杖云。伶俐衲僧。一見便見。

上堂。鋪帳簾。青碧紗厨。涼簾冰鋪。三伏暑威不到。水晶宮闕不如。敢問諸人。畢竟與洞山道。向鑊湯爐炭裡回避。還有商量處也無。卓拄杖云。蚊子上鐵牛。

上堂。有物先天地。以拂子打圓相。無形本寂寥。道什麼。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話作兩橛。向遮裡領略得去。不用低頭思慮。三門走入佛殿。燈籠倒挂露柱。

上堂。天寒人寒。五蘊山頭仔細看。風動幡動。明眼人前休說夢。仰山今日。為汝保任此事。直得左右逢原。是非合轍。甕裡何曾走却鼈。

上堂。休擬議。莫商量。無朕兆。絕承當。君不見。江路野梅。無主自開自落。分外馨香。卓拄杖云。一枝橫亞清波上。引得遊蜂上下忙。

冬節小參。一線迎長。石女纖腰細舞。五雲書瑞。木人撫掌高歌。直得天旋地轉。陰伏陽升。鐵樹花開。冰河燄起。只如老洞山。掇退泰首座果卓。與集雲峯。面前各下一分。相去多少。冬不寒臘後看。

復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迴避。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師拈云。洞山與麼答話。是則頭正尾正。只是鼻孔。落在遮僧手裡。明眼道流。試檢點看。

上堂。坐教直。猛著力。提箇狗子佛性無。萬緣俱屏息。似銀山如鐵壁。驀然一拶粉碎。天地空。人境忘。寤寐如。死生一。萬別千差盡空寂。

上堂。佛法世法。一彩兩賽。行住坐臥。折旋俯仰。著衣喫飯。坐禪打眠。總是現前三昧。還信得及麼。話在。

元宵上堂。元宵令節。且喜天晴。高燒銀燭。照佛光明。集雲峰無油不點。非常烜爛。迴出常情。何也。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無準和尚忌拈香。盡道先師今日死。誰知今日是生朝。不知却有何憑據。紫栢黃檀一處燒。

上堂。舉僧問趙州和尚。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

師頌云。晝影當軒夏日長。只知喫粥著衣裳。光陰倏忽催人老。嫩綠駸駸已過牆。

上堂。已是葛藤陳爛。又況塵蒸生醖。風前提起反覆。看來未免零零星星。斷斷續續。如來禪祖師意。沒巴鼻。且作麼生是衲僧眼目。卓拄杖云。六六依前三十六。

上堂。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諸佛出身處。切忌錯商量。縱使言前薦得。句外承當。仰山敢道未在。何故。嫩竹敲風鳴翡翠。芰荷翻雨潑鴛鴦。

上堂。天寒人寒。大寒小寒。熱則普天匝地熱。寒則普天匝地寒。熱不自熱。寒不自寒。紅日上三竿。當陽仔細看。

冬節小參。靈源湛寂。不知節序循環。大道冲虛。靜看陰陽消長。所以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豎拂子云。還見麼。擊拂子云。還聞麼。只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嶺梅破雪偷開眼。一點清香欲斷魂。

復舉。洞山和尚。冬夜與泰首座。喫果子次。洞山云。有一物黑似漆。執之失度。必入邪路。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放之自然。體無去住。過在什麼處。喝一喝。過在動用中。相隨來也。洞山掇退果卓。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只如末後一著。畢竟是什麼果子。洞庭千樹橘。新熟夜來霜。

元宵上堂。去歲元宵節。無油不點燈。今歲元宵節。有月照危層。藥師瑠璃光佛。示現端嚴妙相。一一在諸人眉毛眼睫上。放大光明。還見麼。見被見礙。不見被不見礙。去却見除却礙。三門與佛殿相對。

除夜小參。歲舊年新。夜暗晝明。未嘗移易。日遷月化。山青水綠。依舊尋常。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也是鎮州蘿蔔。漢地生薑。休咬嚼。沒商量。梅花紙帳一爐香。衲被蒙頭春晝長。

復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事如何。德云。東村王老夜燒錢。

師頌云。春風陌上郎。得錢隨手使。貨物忽相當。撞得恰好子。

佛涅槃上堂。不生不滅之性。溪桃映水而紅。岸柳和煙而綠。無去無來之相。雪瀑噴空而下。雲峰拔地而高。我佛如來。正大法眼。無量秘密寶藏。盡底打開。一時分付了也。

只是道。今日則有。明日則無。未可容易注破。何也。長憶江南春雨後。夕陽影裡鷓鴣啼。

上堂。湛湛澄澄。孤明歷歷。未是到家消息。直饒盡底掀翻。不留朕迹。其奈參天荊棘。仰山莫別有為人方便麼。擲下拄杖。臥龍纔奮迅。丹鳳便翱翔。

佛生上堂。指天指地。點胸點肋。將謂六識未具。初生孩兒。元來通身是膽。白拈正賊。雲門老師道。一棒打殺餵狗。不妨奇特。

祈晴上堂。久雨不晴。浸爛衲僧鼻孔。如何是衲僧鼻孔。浮雲散盡碧天寬。赫赫金盆海裏湧。

上堂。禪。樹上叫喧喧。道。門前風浩浩。冷地思量。真可笑。笑什麼。等閑拾得一顆蘇州梨。看來却是青州棗。

解夏小參。九旬禁足。三月護生。逗到功成行滿。依前日午三更。龍困水風恬浪靜。獼逕橋霧鎖雲橫。去者自去。住者自住。坐者自坐。行者自行。因甚如此。杖頭縱有通霄路。且共扶持折脚鐺。

復舉。夾山和尚示眾云。鬧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與麼說話。正是妄認前塵分別影事。若是端拱垂衣。孤峰獨宿。未夢見在。汝等諸人。要見夾山麼。還識仰山麼。豎拂子云。一狀領過。

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大千沙界。一舉全收。豎拂子云。一毛頭上師子。示現百億毛頭。

中秋上堂。好供養。好修行。拂袖便去。也不多爭。何故。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開爐上堂。火冷灰寒炭又無。大家[一/几]坐嘴盧都。冷灰堆裡忽豆爆。大地通紅火一爐。世界與麼闊。火爐與麼闊。則不問。且道。香匙火筴。大小長短。相去多少。不得動著。

上堂。覓起處不得。尋覓處無地。見色元來見心。見了元來不是。是不是。鏡不照鏡兮水不洗水。

上堂。法逐心生。心隨法變。心法雙忘。千化萬變。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袈裟帝釋鼻孔。盞子撲落地。櫟子成七片。雖是一期方便。豎拂子云。聞名不如見面。

上堂。澄潭月影。靜夜鐘聲。不留而照。不待而鳴。而亦離聞絕見。非色非聲。畢竟是誰見誰聽。以拂子打圓相。擊一擊。下座。

上堂。昏沉散亂。莫非本地風光。絕點純清。正是真常流注。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噴嚏一聲。幸然無些子事。何須強說道理。

上堂。至理忘言。至言無說。無說與無言。總是鉢盂安柄。虛空釘橛。仰山與麼告報。莫別有長處。良久云。也是第二月。

佛成道上堂。道本無形。亦本無名。未聞其壞。安有其成。黃面漢。不合造妖捏怪。指出夜半一星。帶累後代兒孫。盡是哺糟啜醢。彷彿彷彿。至今醉夢不醒。山僧拄杖子。未免為諸人。別開一隻眼。作金雞報曉一聲。卓拄杖云。紅日升天萬國明。

冬至小參。隨例裝冬。雪白糍糕切玉。非常有果。錦紅龍荔生春。天外寒風凜冽。山中和氣氤氳。二三百衲子。挨肩並足。六七十老漢。鼓舌搖脣。一時運此食輪法輪如意輪。一陽來復。日新日新。日日新。然雖如是。金屑雖貴。落眼成塵。

復舉。疎山仁和尚。因僧問。如何是冬來事。山云。京師出大黃。

師頌云。晷影推移線日長。無言童子自商量。雖然不是神仙藥。海上傳來第一方。

上堂。箇事本成現。覓則不可見。白圭本無瑕。琢磨乃成玷。執之以實法。空中生閃電。視之以等閑。脚下添紅線。若是學道人。好好看方便。作麼生。莫看仙人手中扇。

上堂。集雲峰頭獨立。仰祝
聖壽無極。百千甲子春秋。臣僧今日七十。乙酉正月初一。

上堂。春風蕩蕩。春日熙熙。花開笑面。柳展懽眉。處處呢喃紫燕。聲聲睨睨黃鸝。麻三斤。乾屎橛。庭前栢樹子。遮裡見得。全理全事。無是無非。坐斷集雲峰頂上。大家齊賀太平時。

上堂。一夜雨聲滴滴。元是簷前雪消。冷地令人憶著。相國寺裡芭蕉。何也。零零落落。一似宜春臺上。正月八日。趕齋和尚底七條。

上堂。時光荏苒。已事朦朧。安得桶箍忽爆。連底俱空。內空外空內外空。從上佛祖言教。固是半字不留。山河大地。何處覓針鋒。擊拂云。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

上堂。久雨忽晴。心光發明。團團紅日。寥寥太清。非特好曬眼。亦乃好經營。下秧種粟。桑麻漸青。綠楊枝上曉鶯鳴。長連牀上。開單展鉢。可煞現成。卓拄杖一下。

上堂。至化無方。至德有光。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玉壺影裡劫春長。乾坤獨露堂堂。

上堂。春山重重。夜雨濛濛。長連床上。閉眉合眼。睡到曉鐘。心也空法也空。不起第二念。坐斷主人翁。好安樂也兄弟。

上堂。進無前退無後。毫髮參差。便成窠臼。八月二十五。洞山離查渡。雲門道。放子三十棒。却做麼生。無端無端。生受生受。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一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二

普說

仰山普說。舉天衣懷禪師舉。古人云。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

後有古宿拈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

天衣又云。古人與麼拈。大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明得。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

妙喜云。天衣古佛。美則美矣。善則未善。

遮一隊不唧溜漢。只知踏步向前。不覺四稜塌地。仰山不免為伊從頭扶起。五蘊山頭一段空。髑髏裡眼睛。同門出入不相逢。擬向甚麼迴避。無量劫來賃屋住。自家祖業。却作他人契券。到頭不識主人翁。用識作甚麼。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更求牙保那。古人與麼拈。大遠在。將謂無人證明。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點即不到。活人路上。死人無數。到即不點。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作麼作麼。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低聲低聲。若也會得。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添一重了也。妙喜老漢道。天衣古佛。美則美矣。善則未善。慣將烏豆換人眼睛。雖然妙喜不知已被天衣換却。是汝諸人還知落處麼。若也未知。須向烏豆未萌已前。挨得一線路子。透始得。如何是烏豆未萌以前消息。良久云。遮裡領略得去。便見五蘊山頭一段空。真箇是。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且喜到家。到頭不識主人翁。話墮了也。且道是古宿話墮。天衣話墮。妙喜話墮。仰山話墮。若也明辯得下。雲門問僧。

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放過雲門老漢了也。

臺山路上。有一婆子。見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僧。又與麼去。後來傳至趙州。州云待我去與汝勘破。州至彼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歸來道。臺山路上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且道趙州勘婆子。與雲門話墮。相去多少。若也向遮裡。識得趙州心肝五臟。雲門三百六十骨節。被你一時穿透。

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自托鉢下堂。雪峰問云。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低頭歸方丈。死水不藏龍。岩頭聞云。遮老漢。未會末後句在。遍地刀鎗。德山喚岩頭問。汝不肯老僧那。翻轉面皮來也。岩頭密啟其意。錦包特石。爛似泥團。德山次日上堂。果別。岩頭拍手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只得三年。且道還出得德山低頭歸方丈也無。參學漢。須是具三千里外。定誦訛底眼。未曾點著。便知落處始得。若欲向遮裡。討他末後句。勘破婆子。話墮了也。更待達磨面壁九年始得。不然且待彌勒下生。大凡須是揩磨自己明白。揀辨古今是非。得明自己。不明古今。是你工夫未到。田地未穩。明得古今。不明自己。是你關鍵不透。眼目不明。當知自己即是古今。古今即是自己。古人因你自己不明。為你自已分上。等閑拈出一星子。放在面前。直是蓋天蓋地。照古照今。何曾有一絲毫。情識知見。到你穿鑿解會。你纔向這裡起一念。要去明他古今。會箇自己。被他一箇明字與會字。隔作兩段去也。所以道。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只如情未生時。隔箇甚麼。須是向遮裡。一咬百雜碎。不見有古今自己始得。莫只悠悠漾漾。虛度時光。直待臘月三十日。眼光落地。不知何往。只如前日。顯首座標

上座二人。死了燒了。即今在什麼處。苟或不知去處。撞入驢胎馬腹。與異類中。總不見得。是汝諸人。即今在這裡。兩脚著地。還知去處麼。若也知得。便見死人面前。有活人出身處。活人面前。有死人無數。古今即自己。自己即古今。而亦不妨古今自古今。自己自自己。死人自死人。活漢自活漢。然後却向這裡。打一箇回合。塵毛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復云。提起即有。放下即無。作如是見。便見親疎。譬如鑄鏡成像。像成後光在甚麼處。通身沒可得。遍界不曾藏。

佛法下衰。無甚此時。全仗你後生晚進。發大勇猛。負大志願。赤手扶持。隻肩擔負。兄弟可惜許。法門廣大。莫孤負佛祖建立。垂慈法乳之恩。莫孤負國王外護。匡扶水土之恩。莫孤負父母師長。養育剃度之恩。莫孤負自己出家行脚之志。莫虛消信施。莫虛度光陰。時不待人。轉眼便是來生。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莫待臨渴掘井。莫待臘月三十日到來。眼光欲落未落。貪生怖死。手脚忙亂。一似落湯螃蟹。到那時。縱欲回光返照辦此道。以破生死。遲了也。著手脚不辦了也。莫教被一陣業風吹。入十八重無間地獄中去。被閻羅老漢。與你打算火帳。問你索飯錢。有鐵枷枷你項。有鐵棒打你骨臀。到那時喚爺不應。叫娘不聞。縱有親爺親娘。親兄親弟。救你不得也。平生所作善不善業。一時現前。碓搗磨磨。無有了日。縱出離化生。也只在六道中輪迴。至為蛇虵螻蛄。在廁坑中。頭出頭沒。誠謂是袈裟下。失却人身。真箇是苦。何不趁如今身強力健。五體康安。四肢輕利。打教徹去。討教明白去。何幸又得在此名山大澤。神龍世界。祖師法窟。安單僧堂明淨。粥飯精潔。湯火穩便。你若不向這裡。打教徹去。是你自暴自棄。自甘陸沈。為下

劣愚癡之漢。你若果是茫無所知。何不也博問先覺。凡遇五參。見曲肱床上箇漢。胡說亂道。何不也歷在耳根。反覆自家。尋思看畢竟是箇什麼道理。三世諸佛。謂之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謂之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佛之知見。別也無他。只是你一切人。十二時中。一箇折旋俯仰。見聞覺知而已。只是你即今在這裡。挨肩並足。聽曲肱床上箇漢。鼓兩片皮。怗怗怛怛。一段孤明歷歷者是。自是你自信不及。不能直下承當。領箇現成受用。馬祖謂即心是佛。即佛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佛是覺義。蓋謂你從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背覺合塵。為生死漂蕩。為愛河汨沒。為無明煩惱。昏沉散亂。所罩。要這一著子。脫爾現前。卒不能得。所以勞他先聖。遞相出興。分宗列派。激濁揚清。餘波末流。至今尚在。

兄弟佛法二字。難遭難遇。莫教打箇翻身。墮異類中去。便不聞佛法了也。須是發大勇猛。一往直前。提起金剛寶劍。向他佛祖頭上坐。佛祖頭上臥始得。山僧到這裡。叨冒主席。已是匙挑不上。行解荒蕪。去古遠矣。全仗你後生晚進。憤一口氣出來。為他佛祖雪屈。

前日有兩箇兄弟。來侍者寮說。要上方丈請益。我與侍者說。每遇五參。須說做工夫一段。他何不領略。又何須到方丈聽說。方纔便是。這裡無口傳心授底佛法。待此後五參。把我自己。為伊再說一遍。

山僧五歲出家。在上人侍下。聽與賓客交談。便知有這事。便信得及。便學坐禪。一生愚鈍。喫盡萬千辛苦。十六歲為僧。十八歲行脚。銳志要出來究明此事。在雙林鐵櫬遠和尚會下。打十方。從朝至暮。只在僧堂中。不出戶庭。縱入眾寮。至後架。袖手當胸。徐來徐往。更不左右顧。目前

所視。不過三尺。洞下尊宿。要教人看狗子無佛性話。只於雜識雜念起時。向鼻尖上。輕輕舉一箇無字。纔見念息。又却一時放下著。只麼默默而坐。待他純熟。久久自契。洞下門戶。工夫綿密。困人。動是十年二十年。不得到手。所以難於嗣續。我當時忽於念頭起處。打一箇返觀。於返觀處。這一念子。當下冰冷。直是澄澄湛湛。不動不搖。坐一日。只如彈指頃。都不聞鐘鼓之聲過了。午齋放參。都不知得。長老聞我坐得好。下僧堂來看。曾在法座上贊揚。十九去靈隱挂搭。見善妙峰。妙峰死。石田繼席。潁東叟在客司。我在知客寮。見處州來書記說道。欽兄你這工夫。是死水不濟得事。動靜二相。未免打作兩橛。我被他說得著。真箇是。纔於坐處。便有這境界現前。纔下地行。與拈匙放筯處。又都不見了。他又道。參禪須是起疑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須是疑公案始得。他雖不甚做工夫。他自不菴會下來。不菴是松源之子。說話終是端正。我當下便改了話頭。提箇乾屎橛。一味東疑西疑。橫看豎看。因改這話頭。前面生涯。都打亂了也。雖是封了被。脇不沾席。從朝至暮。行處坐處。只是昏沈散亂。膠膠擾擾。要一霎時淨潔。也不能得。聞天目和尚。久侍松源。是松源的子。必得松源說話。移單過淨慈挂搭。懷香詣方丈請益。大展九拜。他問我。如何做工夫。遂與從頭直說一遍。他道你豈不見。臨濟三度問黃蘗佛法的大意。三遭痛棒。末後向大愚肋下。築三拳道。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汝但恁麼看。又云。混源住此山時。我做齋到入室。他舉話云。現成公案。未入門來。與你三十棒了也。但恁麼看。天目和尚。這箇說話。自是向上提持。我之病痛。自在昏沉散亂處。他發藥不投。我不懂喜。心中。未免道你不曾做工夫。只是伶俐禪。尋常請益。末上有一炷

香。禮三拜。謂之謝因緣。我這一炷香。不燒了也。依舊自依我。每常坐禪。

是時漳泉二州。有七箇兄弟。與我結甲坐禪。兩年。在淨慈。不展被。脇不沾席。

外有箇修上座。也是漳州人。不在此數。只是獨行獨坐。他每日在蒲團上。如一箇鐵橛子相似。在地上行時。挺起脊梁。垂兩隻臂。開了兩眼。也如箇鐵橛子相似。朝朝如是。日日一般。我每日要去親近他。與他說話些子。纔見我東邊來。他便西邊去。纔見我西邊來。他便東邊去。如是二年間。要親近些子。更不可得。

我二年間。因不到頭。捱得昏了困了。日裡也似夜裡。夜裡也似日裡。行時也似坐時。坐時也似行時。只是一箇昏沉散亂。輾作一團。如一塊爛泥相似。要一須與淨潔。不可得。

一日忽自思量。我辦道。又不得入手。身上衣裳。又破碎也。皮肉又消爍也。不覺淚流。頓起鄉念。且請假歸鄉。自此一放。都放了也。兩月後。再來參假。又却從頭整頓。又却到得這一放十倍精神。元來欲究明此事。不睡也不得。你須是到中夜。爛睡一覺。方有精神。一日我自在廊廡中。東行西行。忽然撞著修兄。遠看他。但覺閑閑地怡怡然。有自得之貌。我方近前去。他却與我說話。就知其有所得。我却問他。去年要與你。說話些箇。你只管迴避我。如何。他道。尊兄真正辦道人。無剪爪之工。更與你說話在。他遂問我。做處如何。與他從頭說一遍了。末後道。我如今只是被箇昏沉散亂。打併不去。他云有甚麼難。自是你不猛烈。須是高著蒲團。豎起脊梁。教他節節相拄。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併做一箇無字。與麼提起。更討甚麼昏沉散

亂來。我便依他說。尋一箇厚蒲團。放在單位上。豎起脊梁。教他節節相拄。透頂透底。盡三百六十骨節。一提提起。正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提得轉力轉見。又散到此。盡命一提。忽見身心俱忘。但覺目前。如一片銀山鐵壁相似。自此行也如是。坐也如是。清淨三晝夜。兩眼不交睫。到第三日午後。自在三門下。如坐而行。忽然又撞見修兄。他問我。在這裡作甚麼。對他道。辦道。他云。你喚甚麼作道。遂不能對。轉加迷悶。即欲歸堂坐禪。到後門了。又不覺至後堂寮中。首座。問我云。欽兄你辦道如何。與他說道。我不合問人多了。剗地做不得。他又云。你但大開了眼看。是甚麼道理。我被提這一句。又便抽身。只要歸堂中坐。方纔翻身上蒲團。面前豁然一開。如地陷一般。當是時。呈似人不得。說似人不得。非世間一切相。可以喻之。我當時無著歡喜處。便下地來尋修兄。他在經案上。纔見我來。便合掌道。且喜且喜。我便與他握手。到門前柳堤上行一轉。俯仰天地間。森羅萬象。眼見耳聞。向來所厭所棄之物。與無明煩惱。昏沉散亂。元來盡自妙明真性中流出。自此目前露保保地。靜悄悄地。浮逼逼地。半月餘日。動相不生。可惜許。不遇具大眼目。大手段尊宿。為我打併。不合向這裡。一坐坐住。謂之見地不脫。礙正知見。每於中夜睡著。無夢無想。無聞無見之地。又却打作兩橛。古人有寤寐一如之語。又却透不得。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之說。又都錯會了也。凡古人公案。有義路可以咬嚼者。則理會得下。無義路。如銀山鐵壁者。又却都會不得。雖在無準先師會下。許多年。每遇他開室。舉主人公話。便可以打箇踣跳。莫教舉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你下口處。有時在法座。東說西說。又並無一語。打著我心下事。又將佛經與古語。從頭檢尋。

亦並無一句。可以解我此病。如是礙在胸中者。僅十年。後來因與忠石梁。過浙東天育兩山作住。一日佛殿前行。閑自東思西忖。忽然擡眸。見一株古栢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撲然而散。如暗室中出。在白日之下。走一轉相似。自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方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拄杖。何故。若是大力量大根器的人。那裡有許多曲折。德山見龍潭。於吹滅紙燭處。便道。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自此拈一條白棒。掀天掀地。那裡有你近傍處。水潦和尚。被馬祖一踏。便道。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高亭見德山招手。便乃橫趨。永嘉見曹溪。只是一宿覺。你輩後生晚進。若欲咨參箇事。步趨箇事。須是有這箇標格。具這箇氣槩始得。若是我說底。都不得記一箇元字脚。記著則誤你平生。所以諸大尊宿。多不說做處與悟門見地。謂之以實法繫綴人。土也消不得。是則固是。也有大力量。有宿種。不從做處來。無蹊徑可以說者。也有全不曾下工夫。說不得者。也有半青半黃。開口自信不及者。誠謂刁刀相似。魚魯參差。若論履踐箇事。如人行路一般。行得一里二里。三里四五里便歇。只說得一里二里。三里四五里話。行得百里千里萬里。見得千里萬里境界。說得千里萬里話。須知此事。更在百千萬里。盡乾坤之外。那裡在那裡。汝等諸人。聞恁麼道。須是自家具眼。各能緇素是否。揀擇青黃始得。若也似鴨聞雷。如水澆石。便從達磨大師。與釋迦老子肚裡過。我道也只是閑。久立。

道場山立僧普說。禪客出問云。天氣秋高玉露垂。庭前黃菊綻東籬。臨濟德山施棒喝。不問知音更問誰。答云。知音知後更誰知。進云。與麼則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

來香。答云閑言語。進云。如何是德山棒。答云。穿過你髑
髏。進云。如何是臨濟喝。答云還聞麼。進云。記得昔日臨
濟和尚示眾道。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
踞地師子。有時一喝。作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
此意如何。答云從頭問將來。進云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
劍。答云切忌傷鋒犯手。進云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答云
真箇可憐生。進云如何是一喝作探竿影草。答云不得面前背
後。進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答云却須參始得。進云探
竿影草驗來人。一喝須教海嶽昏。不是法王親的子。等閑誰
敢踏渠門。答云且緩緩。進云只如釋迦世尊。四十九年。橫
說豎說。說不盡底事。今夜座元禪師。如何布施。答云猶嫌
少在。進云。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如今。師拈起拄
杖云。只這是德山棒。卓一下。只這是臨濟喝。伶俐漢。向
未舉已前。一提提得。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裡過來香。
其或未然。更煩拄杖子。借德山鼻孔。與臨濟出氣去也。卓
一下。金剛寶劍。卓一下。踞地師子。卓一下。探竿影草。
只如一喝不作一喝用。與前三喝。是同是別。若謂是同。臨
濟大師。未肯點頭在。若謂是別。爭奈被德。山老漢。一串
穿却鼻孔。畢竟德山臨濟二大老鼻孔。與四十九年。說不盡
底。相去多少。乃靠拄杖。

復云。既隆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豈
不見。臨濟三度扣黃蘗。被六十拄杖。如蒿枝拂相似。又不
見。德山於龍潭吹滅紙燭處。脫然悟去。道。窮諸玄辯。若
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二大老。可謂
窮千聖之骨髓。徹萬法之根源。流芳後世。垂範于叢林者矣。
今時參學道流。又須帶些子眼筋。覷破他古人敗闕處始得。
若也覷得破。便見黃蘗龍潭。雖似金翅擘海直取龍吞。要且

未免作死馬醫。臨濟德山。是則不離當處。獨跨大方。其奈捨長就短。埋沒己靈。要稱百世宗師未得在。

道場門下。不說覷破覷不破。盡是在他頂顙上。放屁底漢。如今既在這裡。聚首片時。欽上座。未免借堂上老人威光。掀翻海嶽。撞碎太虛。也要大家證據。雖然王令正嚴。豈可攙行奪市。今朝九月一。打板坐禪。首座謂之表率。或恐一人半人。新發意菩薩。欲覷捕此道者。未有入頭處。未有下列處。或工夫有間。而不得成片段。或少有歡喜。不復加鞭。以求正悟。或已有悟門。為悟所迷。光影不脫。礙正知見。或為勝妙快樂所罩。墮在解脫深坑。轉身不得。或於古今差別機緣。有意味可以啗啄者。一一計較得行。無意味難於咬嚼者。又却分疎不下。或為一切奇言妙句。奧理玄文。障在八識田中。拋捨不下。謂之雜毒入心。如油入麵。永取不出。如今要得通上徹下。一翻翻轉。須是將一則古人沒意智底話頭。如生冤家。與之作對。直是撲一交倒地始得。

若是未有這箇消息。直饒行脚。走盡天涯海角。口裡記盡落索。春秋打開鋪席。一似賣狼虎藥。只益戲論。誑惑後昆。自己衣單下。半文不直底一著。畢竟不曾摸著。若是真箇卒地斷。曝地折底漢。眼目定靜。言語提持。著著去離泥水。脫略窠臼。一切處一切時。只麼平帖帖地。那裡恁麼。生生癢癢。吒吒沙沙。道我無敵於天下者也。這箇喚作西天九十六種之數。誇張知解。該抹聖賢。望吾佛祖之道。遠之遠矣。若是具正因。有志之士。莫被這一種。塿圾性地。泛濫心源。須信有正宗之下。單傳直截之妙始得。

如趙州一箇無字。真箇是一口吹毛利劍。可以破疑團。斷生死。空萬法。融古今。

只貴利根上智。撥著便轉。撩著便行。然後不妨與趙州老漢。同一眼目。同一受用。以至總萬別千差之要。開千差萬別之門。全實全主。全體全用。全放全收。全生全殺。而總不外此矣。

若是性根遲鈍。操捨不行。却須豎起生鐵脊梁。向長連床上。厚著蒲團。挺身而坐。盡三百六十骨節。與八萬四千毛竅。併作一箇無字。握兩拳頭。撐兩眼睛。一提提起。便欲斬為兩段。能如是著鞭。如是用力。何患乎不成片段。何患乎不到頭。似覺提不起時。轉覺熱悶。悶時與昏昏擾擾時。却須全體一放放下。翻轉身來。就地略行數步。於行處亦如是著鞭。如是用力。只當下別是一般精神。又復翻身上蒲團。挺身而坐。則胸次中酌然。如銀山鐵壁。虛勞勞地。靜悄悄地。何處有一絲毫動相。有一絲毫異相。到這箇時節。却不得守在這裡。又須翻身下地。如坐而行。然後又復如行而坐。晝不足。繼之以夜。夜不足。繼之以旦。翻來覆去。提去提來。不知不覺。忽然拶透。如貧得寶。似闇得燈。如雲開見日。如水底火發。盡十方刹海。是箇大圓鏡。盡十方刹海。是箇自己。謂之心空及第。見徹父母未生前面目。若說明大法。透古今。以盡佛祖之奧。喻如入海。方始插得脚。前面洪濤際天。巨浪沃日。那裡更在那裡。切不得聽人道悟是表顯之說。箇事本來成現。只消一笑知歸。是則因是。其奈隔壁擣謎。青黃赤白。長短方圓。畢竟不曾親見。被人掇在面前。分明是差珍異寶。却喚作瓦礫磚頭。分明是瓦礫磚頭。却喚作差珍異寶。又不得聽人道參禪本是安樂法門。那裡有許多生生受受。勞勞攘攘。只消默默提撕。久久自契。這箇喚作死水浸石頭。永無醒動底分子。又不得聽人道只這無字。是箇繫驢橛子。只消提來頓在面前。牢牢把定。繫住這一念

子。念頭純熟。自然到家。殊不知。這一念子。如燈焰焰。如水涓涓。眨得眼來。千里萬里。自非潑撒一回。那裡被你把得定。繫得住。又不得聽人道只消於聞聲見色處領攬。折旋俯仰處承當。開口道著。動步踏著。六根門頭。一道神光。晝夜未曾間歇。這箇喚作生死根本。業識癡團。急須斬作三段。又不得聽人道。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本來無有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無佛無祖。無眾生。無凡無聖。無善無惡。無去無來。無生無死。這箇喚作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又不得聽人道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著衣喫飯。不借他力。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似則也似。是則未是。

如上所說。並是自作障礙。自生退屈。自棄自暴。自殘自虐。醫不得底。偏僻之病。除是下一服換骨靈丹。出得一身白汗。然後即知。傷寒傷熱。傷饑傷飽。盡是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與夫轉八萬四千毛病。為八萬四千。陀羅尼門。是身是病。是草是藥。亦能殺一切人。亦能活一切人。臨時加減。對證修方。一切在我。若是根本不牢。元氣不足。莫教被人下一粒巴豆。便見通身發作。面黑眼花。一時性命。都討不見。若是識安危。知休咎底漢。但是醍醐毒藥。與你對面一翻翻却。於一毫頭。別有通霄活路。如今都是口耳傳習。訛謬方書。並不見一人。有神聖功巧之妙。悞人多矣。往往指見聞覺知。揚眉瞬目。為自己。復引即心即佛。與目前說法聽法。一段歷歷孤明之語。為證。然後舉是風動是幡動。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却喚這箇。作初機公案。教你向這裡。淘澄見地。剔抉根源。然後又舉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之類。喚作單頭淺近公案。教你開口處。識取話頭。然後又舉玄沙未徹。趙州勘婆之類。喚作試金石子。又喚作換

眼睛烏豆。然後又舉百丈野狐。女子出定之類。喚作宗門關鍵。羅龍打鳳底鉗鎚。然後又舉馬祖一喝。岩頭末後句之類。喚作向上爪牙。衲僧巴鼻。以至從上老凍膿。一時垂慈利物之要。莫不盡有印板上。脫來底樣子。教你從頭穿鑿。從頭注解。合著這箇樣子。便喚作明大法。透古今。殊不知。幸然自是一箇淨潔琉璃瓶子。無端傾許多狼狼籍籍。在裏了也。抑不知。從上若佛若祖。與夫盡天下老和尚。只是共一箇舌頭。有時用一機。千機萬機齊副。有時道一句。千句萬句合轍。有時指千句萬句。只是一機。有時提千機萬機。只是一句。直得搖乾蕩坤。蓋天遮地。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那裡有你取意觀瞻。將心湊泊底分。又那裏似世間村秀才。教小學。自上大人。讀到論語孟子毛詩周易一般。若如是。又何用九年面壁。立雪齊腰。只麼傳將去。學將去。便休。將知箇事是出世間法。須具出世間眼器量。一肩擔取始得。若只逐旋扭捏。逐旋搏量。逐旋分別。謂之以情意識。測度如來不思議。大圓覺海。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縱饒築得一肚皮。殘羹餽飯。還有一點用得也無。還瞞得一切人也無。縱饒瞞得他人。還瞞得自己也無。縱饒瞞得自己。還瞞得燈籠露柱也無。既瞞不得。未免被森羅萬象。在冷地笑你在。只如欽上座。今夜恁麼。口嘮舌沸。說七道八。且道還出得這一笑也無。若謂出不得。未免亦是西天九十六種之數。若謂出得。其奈有傍觀眼在。且道傍觀眼。在什麼處。夜深久立。伏惟珍重。

入室後普說。兄弟且在這裡。聚首片時。待為你扭捏鼻孔。劈拆太虛一上。雖是好肉剗瘡。畢竟刀子是鐵。你還知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麼。又還知賓中有主。主中有賓。有時全賓是主。有時全主是賓麼。又還知殺中有活。活

中有殺。有時全殺是活。有時全活是殺麼。又還知開口不在舌上麼。又還知一手擡一手搥麼。若也於此明辯不下。縑素不行。未免見人道是便道是。道非便道非。正謂矮子看戲。隨人上下。安知青布幕內。元來有人。

這箇說話。莫道你未有田地底人。摸索不著。只是參道者禪。著青布衫漢。十箇五雙。渾崙吞棗。更莫說用意識搏量。口耳沿習之輩。隨語生解。逐句穿鑿定矣。

須知道。此逸格絕塵之妙。不得思量擬議。不涉見聞覺知。又須知道。人人具足。箇箇圓成。只為無量劫來。為生死飄蕩。無明業識蒙蔽。不得現前。不得受用。如今要得向威音王以前。一翻翻轉。

須是信道。這一著子。真箇是我本有之物。決定不從人得。然後盡父母所生之體。天地所稟之氣。併作一口吹毛利劍。將自己一條窮性命。斬作兩段。颺在萬仞懸崖之下。直得森羅萬象。徹底平沉。方謂之心空及第。海印發光。

苟或外此。直饒參得一肚皮。築得一布袋。臘月三十日。未免手忙脚亂。如落湯螃蟹。

某在無準癡絕會下時。有箇朋友。每每有一言半句。膾炙人口。於古人傍敲暗打處。亦自盡知落著。只是不曾做蒲團上。自己工夫。後來曾在諸方做藏主。氣高行輩。一日因打數頭閑官司。搆架不徹。為他人所勝。因此鬱氣。嘔血致一疾。弗救。於臨終時。直得千生萬受。求死不得死。每見朋友來問疾。便道。我參禪。平生不曾做蒲團上工夫。不信有悟門。只在冊子上著到。將謂佛祖之道。止於此矣。今日到這裡。一點也用不著。勸你輩。參禪莫如我一般。須是做靠實工夫。始得。說了又眼淚下。

這箇便是不信有悟門底樣子。死不知去處。生不知來處。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轉眼便是來生。忽然一息不來。前路茫茫。不知何往。撞入驢胎馬腹中。總不見得。

你輩初機晚進。何不趁身強力健。打教徹去。這裏孤峰絕頂。爐鞴之所。叢林溫煖。百事現成。香積供養殊勝。若不向這裡。打教徹去。可謂孤負佛祖。孤負檀信。孤負師友。孤負自己。一朝不恰好。打箇手蹉脚跌。自己若不明白。粒米莖虀。悉用牽犁拽杷。償他始得。豈不見。夏間許多亡僧。各各燒作一堆灰。送在三塔裏了。如今在甚處。安身立命。還知麼。若也不知。豈不是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即今眼眨地。在這裡。問箇父母未生前面目。開口不得。豈不是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灼然生死事大。須是把當一件無大至大底大事。豎起生鐵脊梁。討教明白始得。十二時中。莫雜用心。莫只悠悠漾漾。虛度時光。須是打教成一片始得。須是這一念子。無絲毫間斷始得。古者尚道。看經看教。是雜用心。何況你白日起來。只了逐東逐西。七上八下。為人事役役者哉。古者又道。參禪學道。是雜用心。參禪學道。既是雜用心。却教你向那裡用心。喝一喝。含元殿裡。何須更問長安。自是你一念馳求不歇。棄了現成活計。却欲登天入地。別討生涯。別求佛法。所以做盡伎倆。受盡辛勤。轉加顛倒。若能直下頓歇馳求一念。則萬法當體寂滅。萬法依舊熾然。行也得坐也得。著衣喫飯。不是別人。山青水綠。夜闌晝明。昏沉散亂。生死涅槃。總是自家。縱橫遊戲。得大自在法門。無一法可棄。無一法可取。佛與眾生。俱是假名。殊無實義。雖然你又須是己眼自開。冷地一笑。知道元在自己屋舍中。當軒大坐始得。若只逐旋扶籬摸壁。傍人門戶。又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則沒交涉矣。如適來為兄

弟舉話。有一人半人。開口不識語路。踏步不知高低。要登主人堂。入主人室。也恐未得在。如今大事為你不得。小事各自知當。彼此不須敗闕。牌且納還上方。

僧問。少林首傳二祖。五葉芬芳。葱嶺單提隻履。千燈續焰。門庭雖有五家。般若同歸地位。如何是五家宗旨。答云。有口只堪喫飯。進云。若不借問。怎達本源。答云。未敢相許。進云。如何是漚仰宗。答云。父慈子孝。進云。如何是臨濟宗。答云。迅雷不及掩耳。進云。如何是曹洞宗。答云。三更不借夜明簾。進云。如何是雲門宗。答云。體露金風。進云。如何是法眼宗。答云。山自青水自綠。進云。五家宗派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答云。頭頂天腳踏地。進云。今日座元禪師。為眾普說。還有為人處也無。答云。你面皮厚多少。進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禮拜歸眾。

師乃豎起拂子云。這一隊太平奸賊。割據一統乾坤。有殃害平人之惡。被拂子一時擒下。縛作一束。號令在這裡了也。還見麼。若也未見。待與從頭點過。以拂子擊一下。三玄三要。又擊一下。五位君臣。又擊一下。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又擊一下。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又擊一下。絲來線去。明暗相投。既是賊證。一一分明。如今却作麼生結絕。連擊兩下。

乃云。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只如諸方老宿。匡徒領眾。三百五百一千。浩浩地。擊動牛皮鼓。擺動牛尾巴。又豈是無說。又如盡大地人。著衣免寒。喫飯免饑。更要了箇什麼。又何待你板頭下。一箇黃面漢子。攬匙亂筋。搖唇鼓舌。作什麼。雖然你畢竟喚什麼作佛。又喚什麼作法。了與不了。又作麼生。忽若有箇生鐵鑄就底漢。捩轉面皮。喝

散大眾。掀倒禪床。豈不慶快平生。話行天下。若是邯鄲學唐步。放過也恐未得在。有麼有麼。

現前諸尊上。既是袖裡藏鋒。冷觀敗闕。莫怪向淨潔地上。撮些子沙土。撒在你後生晚進眼裏去也。

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豈不是佛是法。風動塵起。鴉鳴鵲噪。豈不是佛是法。四時代謝。萬物榮枯。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濕。豈不是佛是法。以至真如般若。菩提涅槃。無明煩惱。妄想顛倒。行住坐臥。折旋俯仰。豈不是佛是法。這箇是諸方叢林中。學得底家常茶飯。有什麼交涉。既無交涉。又莫是泥龕塑像。黃卷赤軸。是佛是法麼。又莫是即心非心。亦有亦無。半合半開。是佛是法麼。又莫是麻三斤。乾屎橛。庭前栢樹子。是佛是法麼。又莫是觀世音。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是饅頭。蝦蟆踣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是佛是法麼。又莫是盡一千七百則。主賓互換。生殺之機。與一大藏。五時八教。權實之旨。是佛是法麼。這箇又是諸方老凍膿。嘔出底野狐涎唾。又有什麼交涉。既無交涉。又莫是即今口吧吧地。與眼眨眨地。是佛是法麼。這箇喚作鼓無明袋。弄粥飯氣。沒交涉中。更沒交涉。既無交涉。畢竟佛法二字。却教甚麼人說。又教甚麼處了。喝一喝。若是師子。便合翻身。韓獪一任逐塊。所以道。赤肉團上。壁立萬仞。只此靈鋒。阿誰敢擬。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奴呼菩薩。婢視聲聞。釋迦老子。只好提瓶挈水。達磨大師。洗脚也未有分。據生死海。為大解脫遊戲之場。滅佛祖燈。如彼夢幻空花之影。無去無來。無得無失。無古無今。無他無自。空牢牢。活潑潑。淨侃侃。赤洒洒。沒可把。明明向你道。沒可把。因什麼十箇五雙。動是扶籬摸壁。無自由分。又如駝一箇漢子。在肩上立地了。行一步子。也放手腳不得。你若

恁麼地。便有駝起。不駝起時。一動一靜。未免將自己日用。打作兩橛。要見寤寐一如。生死無間。不可得矣。十二時中。便未免有一半佛法。一半世法。互相取捨。無有是處。又於聲色堆裡。逆順門頭。有箇聞底見底。有箇是底非底。又有箇不聞不見。不是不非底。夾截自己受用之地。要打成一片。不可得矣。只這打成一片底說話。往往多是錯會了也。將謂面前有一物在。這裡。教你著功用力了。打成一片。殊不知。你但忘知忘覺。絕見絕聞。自然成一片矣。却就這裡。縱橫遊戲。七出八沒。發大機顯大用。則從上若佛若祖。與盡大地人。赤窮性命。總在這漫天網子裡了也。有時把定。教你住也得。有時放行。教你去也得。有時教你生也得。有時教你死也得。有時向你。道是道非也得。有時向你。道有道無也得。以至脫間漏架。換斗移星。指南作北。總不離這一著子。

你如今不到這田地。蓋謂是你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棄了自己成現。潑天活業。却欲向見聞聲色之內。僉疆立界。自狹自小。稍有越界侵疆。便見契券不明。作主不得。從上若佛若祖。與父翁。遞代相承底。蓋古今天地。榛荒草穢。是謂可憐憫者。欽上座到此索性不憚勞苦。與你把手。耕翻到底。喝一喝云。只這是。古今天地。只這是。古今日月。只這是。從上佛祖。只這是。父翁契券。只這是。自己活業。只這是。無明種子。只這是。榛莽交參。只這是。稻香果熟。能於一喝未施。一念未生。一塵未立以前。一踏踏著。萬象森羅。一時拱手。更說什麼。四至分明。業歸本主。直得盡大千剎海。百億乾坤。是上座自己。窮曠大劫。百億佛祖。是上座兒孫。以至變桑田為滄海。縮萬世為一時。法爾如然。初無奇特。你若不到這箇田地。何以謂之明大法。透古今。

又何以辨龍蛇。擒虎兇。你若不具殺人不眨眼底氣槩。便未免被五蘊四大。牽入陰界中去也。又其不然。今日三。明日四。寒一上。熱一上。信一半。疑一半。安有成辦底時節。安有到家底消息。你須是奮不顧身。一往直入。百萬軍中。直取顏良一箇頭子。號令天下始得。你若只猥猥毵毵。殃殃祥祥。東尋西討。覷地覓針。又濟得什麼事。縱饒你忽然看得一句子透。歡喜一上子。從頭舉來一看。將謂都是了也。逗到明朝後日。莫教築著一句子。透不過。待從頭舉來一照。又都不是了也。又聽你向這裡。東咬西嚼頌古內合。頌古內參。碧岩集上檢。耳朵頭聽。肚皮裡卜。忽然卜著。又透得這一句子。又歡喜一上子。又將謂都是了也。忽然不恰好。被箇沒意智漢。將手向你面前劃一劃。又透不得。又印都不是了也。無他。蓋為你疑團不破。一向只在情意識內走。逗到意路不行處。頓在面前。如銀山鐵壁。橫也沒奈何。豎也沒奈何。你到這裡。須是倒退一步。一翻翻轉。颺在背後始得。你若逐旋挨。逐旋拶。逐旋穿。逐旋鑿。直饒你討得些子罅縫。爭奈銀山鐵壁。只在你面前。消化不得。

你又不見。白雲端和尚道。從上留下一言半句。未透者。如銀山鐵壁。及乎透了。元來自己。便是銀山鐵壁。且道白雲道底是。欽上座道底是。你若向這裏覷得透。一千七百則。閑家潑具。如貫珠輪。一時被你撥在後面了也。其或不然。未免銀山鐵壁。只在你面前。消化不得。正恁麼時。那箇是上座自己。喝一喝。劒去久矣。

改旦令辰。同列兩序。合山尊眾。各各道體。起居萬福。某夏間誤蒙方丈俾令掛牌。甚愧才疎。殊不稱職。前月二十日。再為初機。舉話一次。復隨後忉怛一上。本擬送牌納還了。在冬節告閑。茲因主人未歸。今日是初一。似覺堂中冷

淡。不免出來。做箇熱鬧。惟是天寒。牽率大眾。不勝戰汗。有箇四句頌。寤寐一如。舉似大眾。面前明暗兩忘時。莽蕩乾坤都不知。到此若生毫髮見。依前越國又依稀。

湖州報恩普說。三十三州七十僧。驢腮馬額得人憎。諸方若具羅龍手。今日無因到淨明。此是應菴老祖。開了這般口。至今合不得。報恩今日道。八十餘人十七州。相看盡是惡冤讎。諸方有道不肯學。來共山僧作對頭。今日到這裡。有口却無開處。未免向壁角落頭。拈起一柄折頸刀子。度與諸人。所貴向情識未動以前。一刀兩段。便見著衣喫飯。不是別人。鵲噪鴉鳴。初非外物。設或信根遲鈍。三搭不回。自是你宿無靈種。也怪雪岩不得。

只如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道。我是千佛一數。臨濟到高安灘上。被大愚一點。便道。黃蘗佛法無多子。德山於龍潭。吹滅紙燭處。見徹自己。便道。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這幾箇漢子。豈不是一得永得。一了便了底樣子。豈似你如今根浮脚淺。這裡經冬。那邊過夏。逋得些子殘羹餽飯。築在肚皮裡。莫教打一箇噫氣。直得薰殺人。點胸點肋道。我會禪會道。將一箇是字與非字。頂在額角上。到處去印證那禪牀角頭老骨槌。似這般底。有處著你在。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你多語。勸你後生晚進。何不趁身強力壯。一往直前。退步就己。打教徹去。莫只悠悠漾漾。者也之乎。鑽入骨董袋裡去也。直須豎起生鐵脊梁。向蒲團上。一捏粉碎。直得虛空汗下。大地平沉始得。若也未有這箇力量。須是十二時中行坐時。著衣喫飯時。屙屎放尿時。單單提古人一則沒意智底話頭。如一座須彌山。頓在八萬四千毫竅。三百六十骨節之間。心心相續。念念相承。忽於用力不及處。盡底

一翻翻却。窮十方三際。是箇大解脫場。是箇大光明藏。便可與從上百千佛祖。握手出沒。遊戲其間。如置陶家輪於掌上。可得而思議哉。

前晚僧眾。費香上來。禮拜了。欲請為眾普說。參頭出云。某等愚昧。蒙無所知。伏望不吝慈悲。開示第一義諦。令某等得箇入處。若論第一義諦。正要蒙無所知。何得頭上更要安頭。騎牛更要覓牛。且問你喫飯。還要問人借口麼。著衣還要問人借手麼。行底坐底。聞底見底。又是阿誰。一切處一切時。更欠少箇什麼。可謂現成。可謂省力。直下坐斷報化佛頭。如白衣拜相。平地登仙。無第二人。無第二念。盡大地只是一箇自己。自是你自信不及。甘受陸沉。叉手當胸。道箇咨和尚。也大屈哉。

如今不獲已。向第二義中。略借古人蹊徑。更與你作箇方便。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只遮一箇無字。便是你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便是為你。截斷生死夢幻根株底刀子。便是為你。照破古今千差萬別底鏡子。只貴向未舉起前。翻身一擲。颺在那邊更那邊。直得洒洒落落。八穴七穿。大用現前。不存軌則。雖然我恁麼道。也是大海鑿池。虛空釘橛。望他正宗下事。遠之遠矣。作麼生是正宗下事。夜深不如瞌睡好。

百千異流。咸歸大海。百千異法。咸歸此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燕語鶯吟。共演如來實相。山青水綠。單明清淨法身。若是英特上士。便好喝散大眾。掀倒禪床。將山僧爛槌一頓道。且莫誤賺後人。瞎將來眼。豈不慶快平生。

若也只麼握節當胸。伏聽處分。不免引些陳爛葛藤。牽惹諸人去也。豈不見。永嘉大師。初參六祖。至曹溪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

八萬細行。何得生大我慢。永嘉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取無速。永嘉曰。體本無生。了本無速。祖云如是如是。永嘉方整威儀禮拜。須臾告辭。祖曰。返何速乎。永嘉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永嘉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爾甚得無生之意。永嘉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永嘉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叢林自此稱為一宿覺。兄弟一等是發足超方。尋師訪道。就中永嘉較別。你看他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自是蓋天蓋地。耀古騰今。更看他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是什麼氣槩。無端六祖道。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何得生大我慢。也大屈哉。永嘉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面赤不如語直。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取無速。將謂有多少奇特。永嘉曰。體本無生。了本無速。謾費分疎。祖曰。如是如是。冬瓜印子。永嘉方整威儀禮拜。須臾告辭。且道與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相去多少。祖曰返何速乎。又却世情流布。永嘉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少說道理。祖曰。誰知非動。喝一喝。永嘉曰。仁者自生分別。不妨軟頑。祖曰。爾甚得無生之意。又是冬瓜印子。永嘉曰。無生豈有意耶。始終只認得一橛。祖曰。無意誰當分別。何不與本分草料。永嘉曰。分別亦非意。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大小祖師。放過永嘉了也。

如今兄弟。跨人門戶。是則也道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祇是纔入僧堂裡。便被一鉢五味羹。換却舌頭。一時忘却了也。十二時中。不是勾三攬四。便是說七道八。縱有一人半人。真箇把作一件事。在蒲團上。不是昏沉。便是散亂。何曾有一斯須一頃刻。如永嘉遶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底時節。又何曾知道。體本無生。了本無速。又何曾知道。

分別亦非意。日久月深。未免打入長行粥飯群中去也。所以道。既隆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須是發大勇猛。立大志願。不顧危亡。一往直前。不問是生是死。是無明是煩惱。是真如是般若。是昏沉是散亂。一斬斬為兩段。赤骨律地。跳將出來。大洋海裡翻身。須彌頂上著脚。然後單單提起無上佛祖正印。盡百億山河大地。百億往古來今。若聖若凡。若草若木。一印印定。毫髮無餘。豎起拂子云。看看。印文露也。眼辦手親。一連連得。一任顛來倒去。橫搭豎搭。是神是鬼。是邪是正。悉與面門一搭。教伊轉身無路。回避無門。喚作海印三昧。亦謂之海印發光。正恁麼時。不見有生死。亦復離涅槃。不見有無明煩惱。昏沉散亂。亦復離真如解脫。般若菩提。還信得及麼。

已得入手。不妨拈出。對眾一搭印破三世佛祖面門。也要燈籠露柱。相共證明。有麼有麼。如無。山僧不免借永嘉大師。見六祖底。拄杖畫一畫云。畫開錦縫。拈出正印。普示諸人去也。卓一下。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

告香普說。光陰易老。果是無常迅速。夢幻不堅。豈非生死事大。有力量漢。一翻翻轉。直得大地平沉。乾坤獨露。萬里長空。纖塵不立。森羅萬象。俯仰折旋。全體是箇大光明藏。佛與眾生。同一受用。絲毫不異。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四聖六凡。輪迴三界之內。善惡趣中。無由出離。遂勞我先聖。脫珍御服。著弊垢衣。與爾同生同死。同來同去。同住如來。無上妙明性海。開佛知見。示佛知見。說無說有。說是說非。說空說假。說權說實。說正說偏。說一乘圓頓。至於教外別傳。行棒行喝。指空話空。開三要玄門。分四種料揀。五位君臣。一鑊破三關。兩口無一舌。即色明心。附物顯理。麻三斤。乾屎橛。庭前栢樹子。狗子無佛性。

是皆一時方便。如將蜜果。換苦葫蘆。又如將一百二十斤重擔。一放放在你肩上。只要知道。盡是自家珍寶。自家受用。無窮而已。伶俐漢。不受人瞞。道總是磚頭瓦礫。殘羹餽飯。不勞拈出。大地山河。本來清淨。見聞知覺。本自現成。出生入死。如同遊戲。塵沙剎海。自他不隔於毫釐。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自是你自生障礙。自作艱難。自信不及。咄。信箇甚麼。頭上豈可安頭。鉢盂豈可安柄。你若抵死。更不知歸。堅欲捕風捉影。不妨豎起生鐵脊梁。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併作一箇無字。一提提起。斬斷昏沉散亂。掀翻明暗色空。夜半突出金烏。照了空花水月。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仰山到這裡。已是有舌如結。言詞俱喪。不免將自己。抹作微塵。供養盡大地人去也。三千里外。掩鼻橫趨。已喫老僧三十拄杖。聞香聽氣。途路之客。莫教認毒藥作醍醐。通身瀉下腸肚。通身換却骨頭。也須腦後一鎚。死中再活。

自餘依稀稀。彷彿彷彿。瞎驢趁大隊。認魚目作明珠。仰山這裡。却用不著。

今夏三百六十僧。多是諸方頭角。罷參宿衲。卍字堂前。竿木隨身。探水而已。

忽若傾湫倒岳。又却水泄不通。你向什麼處。與雪岩相見。擬議之間。莫怪霹靂閃電。

就中亦多有新發道意菩薩。乍入叢林。未知深淺。切忌雜毒入心。直須拚取一生不會。下些實地工夫。一踏到底始得。切莫向古人冊子上尋。今人口角下覓。直饒學得。盛水不漏。莫教被明眼人一覷。如水銀落地。一時百雜碎了也。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若論宗門下事。擊石火閃電光。指南作北。換斗移星。動若疾燄過風。那裡

覓他縫罅。所以道。有賓有主。有體有用。有收有放。有殺有活。有賞有罰。有時全賞全罰。有時全罰全賞。有時賞中有罰。罰中有賞。有時賞即是罰。罰即是賞。賞罰俱明不明。方見有賞有罰。有時全生全殺。有時全殺全生。有時生殺同時。俱不同時。至於賓中有主。主中有賓。賓中賓。主中主。賓主交參。主賓互換。等閑拈起一微塵。便有如是賓主。有如是體用。有如是收放。有如是生殺。有如是賞罰。豈你杜撰長老。杜撰衲子。認些螢火之光。可以擬議者哉。雖然。太平不用閑戈甲。一統山河似鏡清。

告香普說。參方上士。問道英靈。舉足動步。須看先輩典刑。德山見龍潭。吹滅紙燭。徹法源底。入門便棒。打風打雨。臨濟喫黃檗三頓痛棒。搜出心肝。入門便喝。如雷如霆。自餘隔江招手。望見剎竿。鰲山店上。畫角聲中。總是路途之客。無足道者。你輩後生晚進。不辨春秋。不分晝夜。被昏沉散亂。縛作一束。滯在無魂必死之鄉。也道我參方問道。得不逢人愧悚者哉。討掛搭時。無一人不道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纔跨僧堂門。便不見有無常。不知有生死。但知趂大隊。喫粥飯。屙屎送尿。隨人上下而已。誰管你狗子佛性無。麻三斤。庭前柏樹子。便生佛出世。也只道是西天老比丘。可謂是絲毫無繫。直透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者矣。其奈依稀相似。端的不然。脚又疼。背又痛坐一霎禪。喫一頓飯。兩脚如槌打相似。也好恓惶。也好生受。兄弟只這便是生死無常。到來時節。只這便是父母未生。本來面目。現前時節。若能如是領略得去。不越一念。親證如來清淨法身。不動一塵。親入如來寶明空海歷三大阿僧祇劫。不離當念。遍十方恒河沙世界。不離目前。演百千無量妙義。說百千無量妙法。總不離這箇時節。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將此深

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豎起生鐵脊梁。提起一箇無字。如一座須彌山。頂在額角頭。正恁麼時。自然不見有昏沉。亦不見有散亂。脚也不疼。背也不痛。孜孜爾。念念爾。不覺不知。噴地一下。親見三世諸佛。法報化。金剛正體。放光動地。照塵沙刹。盡是金色光明世界。森羅萬象。艸木叢林。盡是寶華王座。出微妙音。演微妙法。普度一切群生。平等成佛。現前清眾。不分內外。不間親疎。不問上中下座。有學無學。已出世未出世。盡是在須彌燈王會中。與釋迦如來。同受記莚。於五百劫後。同時成佛。各據一國土。各轉四諦法輪。各度無量眾生。轉度未度。轉化未化。直待眾生界空而後已。

是則故是。却須迴光返照。自家真箇是。那箇成佛底面孔也無。亦須各各自家檢點。從朝至暮。還得成片段也無。還得一絲毫無間斷也無。還得一絲毫。不犯叢林規矩。像箇衲僧去就也無。

自其不然。未免只是虛消信施。唐喪光陰。豈不孤負行脚本志。動是二三百里。二三千里。拋離鄉井。父母師長。成得箇甚麼邊事。豈不自家奮發。自生勉勵。勇猛更加勇猛。精進更加精進。提一箇無字。如合眼跳黃河。盡命一跳。必有契悟底時節。但要寬著期限。急下手脚。以悟為則。不得將心待悟。便被一箇悟字。一礙礙住。直待彌勒下生。也無箇悟底時節。喝一喝。悟箇甚麼。直下坐斷報化佛頭。無第二人。無第二念。一切處現成。一切處成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直饒擘開太華。透出黃河。也只是箇山青水綠。閑看粉節過牆。添得數莖新竹。

聖恩寬大。佛法中興。無如此日。祖道荒涼。叢林凋喪。無甚此時。你這一隊漢。一百里。二百里。一千里。二千里。

總道來仰山寺裡。依附廣眾。親近師友。參禪學道。究明己躬下。生死大事。却只麼隨群逐隊。業識茫茫。爭人爭我。爭是爭非。爭先爭後。驀越叢林。埋沒自己。唐喪光陰。虛消信施。輕欺天地。傲慢佛祖。略不勉勵。抖擻自己。返面自看。是我畢竟。有甚麼長處。禪作麼生參。道作麼生學。死生大事。作麼生透。縱使有一知半見。也是口耳沿習。訛謬語言。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指鹿為馬。喚鐘作甕。所謂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者。是也。求一箇半箇。向佛祖命根下。直斷一刀。佛祖頂顙上。倒行一步。萬中無一。多只寮舍裡。經案頭。鐘樓鼓樓上。佛殿藏殿裡。長廊下。聚頭接耳。情識搏量。識情解註。傳授裏私佛法。殊不知。古人一時方便。垂慈。流落一言半句。如蟲禦木。偶爾成文。你若著意追求。著實理論。又却全體不相似了也。直饒注得。明白又明白。解得分曉又分曉。隔截生死一念子。還曾破也未。面前五陰六塵。還曾開也未。仰山門下。論實不論虛。我在江浙時。有一種住大院尊宿。口裡水漉漉地。築一肚皮。殘羹餽飯。一味穿鑿古今。拈起拂子。東擊西敲。撒出一肚皮。野狐涎涕。直得遍地狼狼藉藉。臭不可聞。有一種不識好惡漢。攬著這般臭氣。喚作醍醐上味。為世所珍。蘊在八識田中。如油入麵。永取不出。氣習薰陶。枝蔓滋長。子又生孫。孫又生子。莫不遞相傳授。互相證據。各各自謂。會禪會道。自己未曾明白。先要龜鑑他人。開室舉話。受人請益。寫法語示因緣。滿紙盈筆。說相似葛藤。誑惑江湖。聾瞽後學。造地獄因。結無間果。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正因行脚。正因辦道。正因做工夫。本色道流。直須寬作程限。急著手脚。以悟為則。若貪速効。又貪易入。便被這一種黨類。勾引在草窠中。成就野狐知見。野狐伎倆。半青半黃。

不分不曉。朦朦朧朧。彷彿彷彿。如魂不散底死人相似。則是箇焦芽敗種。若是有力氣漢。直須拚取一生不會。今生不了。更有來生。來生不了。更有後世。曠大劫來。生死無明煩惱。與天地同根。要一翻翻轉。超過三大阿僧祇劫。與佛齊肩。豈易事也哉。

今夏一眾。老成亦多。英俊不少。半是擎頭戴角。半是伏爪藏牙。必欲與生死二字。討箇明白。是故諸路鄉頭。力到侍者寮陳請。必欲老僧。為眾告香。我心裡道。今年七十。老不以筋力為能。成龍者從他上天。成蛇者從他竄草。而況老僧。無禪無道。無見無聞。生平不事方冊。又無記持。說箇什麼即得。只有箇狗子無佛性話。颺下糞掃堆頭。四十餘年了也。只得拈出。布施諸人。從教西咬東咬。橫嚼豎嚼。忽然失口咬碎。直得山河大地。森羅萬象。盡底平沉。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一千七百則葛藤。冰消瓦解。生死與去來。不妨自由自在。若是逐旋參。逐旋透。逐旋和會。逐旋歡喜。叢林大有人在。非吾所知。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二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 昭如 希陵 等編

舉古

上堂。向上一關。明如杲日。絲毫擬議。如隔鐵圍。是汝諸人。到遮裏。如何理論。試舉看。釋迦老子。在靈山會上。拈一枝花。瞬青蓮目。普視大眾。時百萬人天。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五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流通。毋令斷絕。敢問諸人。畢竟喚什麼。作正法眼藏。既是實相。如何說箇無相底道理。微妙法門。又從什麼處入。遮一枝花。在世尊手裏。不曾動著。付囑箇什麼。汝當流通。毋令斷絕。又教什麼人流通。還知麼。若也未知。更聽。仰山為汝從頭說破。若是正法眼藏。敢道釋迦老子。自無半錢分。實相無相。惟其無相。所以實相現前。山青水綠。鴉鳴鵲噪。夜闍晝明。風動雲起。處處皆微妙法門。除是離却見聞。絕却現行。不移跬步。全身已在裏許。然後見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若是遮一枝花。世尊未曾拈起。已被迦葉與百萬人天。和根搥碎了也。更說什麼付囑。汝當護持流通。毋令斷絕。自古自今。接響承虛。如稻麻竹葦。如靈雲見桃花。便道。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香巖去除糞穢。瓦礫擊竹作聲。便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峭然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此二老。可謂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又如太原聞畫角。滄山撼門扇。黃蘗吐舌。龍潭吹滅紙燭。臨濟喫三頓痛棒。異端並起。邪法難扶。到遮裏。須是箇漢

始得。有麼有麼。如無。更聽一頌。無影枝頭一點春。笑他無地可藏身。黃金自有黃金價。何必和沙賣與人。

上堂。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啐啄同時。劒去久矣。且道是什麼人。發明如是事。試舉看。達磨大師。自西天竺國。而至金陵。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磨答云廓然無聖。武帝曰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達磨因此折蘆渡江。至魏。後武帝舉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人否。曰不識。誌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曰。當遣使去詔。誌公曰。莫道陛下。合國人追他亦不回。達磨與武帝。一挨一拶。如兩鏡相照。間不容髮。無端被誌公。向明鏡上。彩畫。虛空。翻成瑕翳。武帝問云。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當時教法盛行。教家有真俗二諦之說。第一義即真諦也。達磨云。廓然無聖。且道是為武帝說。答他語。畢竟廓然無聖。理作麼生。聖諦第一義。義何所宗。兄弟到遮裏。也須是著些子眼腦。揣摩始得。往往盡道。武帝被達磨當面熱瞞。殊不知。武帝自是箇作家君王。到他面前。一點子也用不著。你看。他纔被達磨道箇廓然無聖。隨口便問。對朕者誰。好兄弟。遮一句子大親切。達磨到遮裏。未免露出本來面目。道箇不識。武帝不契。又是放開漫天鐵網了也。只如折蘆渡江至魏。且道。出得梁朝天地也無。帝後舉問誌公。也要此話大行。誌公云。陛下識此人否。臂肘不向外曲。帝云。不識。達磨元來猶在。誌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宗。和聲便好一時屏出。帝云。當遣使詔。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公云。莫道陛下。合國人去。他亦不回。若回堪作什麼。此是祖師門下。第一箇話頭。頌者拈者。自古及今。不知多少。未免盡道武帝蹉過達磨。誠謂刁刀相似。魚魯參差。一箭尋常落一鷗。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室峯前坐。梁主休云更去招。此是

白雲端和尚頌。今時兄弟將謂一箭尋常落一鵬。是頌廓然無聖。更加一箭已相饒。是頌不識。若如是。又是箇識情計較。討什麼白雲端和尚也。末後却道。直歸少室峯前坐。梁主休云更去招。又只是尋常世俗之話。大凡宗門下語言。不說體便說用。不說事便說理。却如何只恁麼說。若向遮兩句下。親見白雲和尚。方知道遮兩句。一句全體。一句全用。於二中間。事理雙全。然後則知。白雲與達磨武帝。在楊子江心握手。却在鳳凰臺上相逢。鳳凰臺上握手。却在楊子江心相見。雪竇和尚頌云。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遮四句一時頌了也。為他才地寬闊。又向下面。下箇注脚道。因茲闍渡江。豈免生荊棘。遮兩句占了多少田地。合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要緊是遮一句子。若向遮一句下。透得。一千七百則公案。許你一串穿却。且道遮一句。落在什麼處。遮裏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保寧勇和尚頌云。煉得通紅打一鎚。周遭無數火星飛。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門前賣與誰。遮四句子。却無你下口處。亦無你計較處。且道落在達磨分上。武帝分上。誌公分上。須是參始得。山僧效顰。也有一頌。西來十萬路迢迢。智鑑當軒影莫逃。四海浪平龍睡穩。九霄雲淨鶴飛高。

上堂。玉樹瓊林。寶階銀闕。皓若蘆花。恍然明月。直鉤垂釣。自有金鱗上鉤。地平如掌。依舊七凹八凸。且道是什麼人。有如是照用。得如是心髓。了如是因緣。試舉看。二祖神光於少林初參達磨。時天大雪。神光堅立雪中不動。遲明積雪齊腰。可謂是埋沒天地。孤負自己。達磨閱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已是和賊捉敗。光悲泣曰。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若不折蘆渡江。幾被梁主毒手。

磨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能行難行。能忍難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繼真乘。徒受勞苦。神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刃。自斷左臂。置于師前。是名真法供養。達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亡軀。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因與易名慧可。向什麼處著。光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但盡凡情。別無聖量。磨云。諸佛法印。不從人得。將謂自西天帶來。光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喝一喝。甘伏聽人處分。磨曰將心來為汝安。光曰。內外覓心。了不可得。一翳在目空花亂墜。磨曰。我為汝安心竟。賺了古今多少兒孫。面壁九年。將謂有多少奇特。平地無端陷了神光。白著隻臂。是汝諸人且道。立雪齊腰。正恁麼時。是有心耶無心耶。於覓心不可得處。與雪深三尺。相去幾何。遮裏著得一隻眼。便見神光。大師立地處。便知諸佛法印。不從人得。利刀斷臂如斬太虛。覓心不得處。山河大地。脫爾現前。只改舊時行履處。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白雲端和尚頌云。終始覓心不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冷。鼻孔依前搭上唇。鼻孔在面上是定。終不生在下。妙喜頌云。覓心不得更何安。嚼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張意氣。爭如不受老胡瞞。立雪齊腰。寒凍徹骨。妙喜却云。嚼碎通紅鐵一團。何得句語相返。畢竟意作麼生。你兄弟家。無事也須東咬西嚼。自家卜度看。忽然蹉口咬著。方知道。諸佛法印。果然不從人得。無為子頌云。九年面壁太多言。接得門人一臂全。京洛至今三尺雪。天寒何止普通年。九年面壁。默然而坐。他却道。九年面壁太多言。只遮太多言三字。畢竟如何體解。京洛至今三尺雪。非獨京洛。直得盡大地六月盡是嚴霜。汝等諸人。還覺寒毛卓豎麼。其或未然。聽取一頌。

利刀拈起白如霜。可惜無端成自傷。消盡少林三尺雪。古今天地只尋常。

上堂。明如日黑似漆。取不得捨不得。是什麼。試舉看。五祖大師。示眾索偈。欲傳衣法。堂中上座呈偈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無使惹塵埃。過遮邊著。六祖能大師和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也是背後叉手。北秀南能。大似徐六擔板。各見一邊。已為諸人。掃蕩了也。仰山莫別有長處麼。聽取一頌。時勤拂拭與掀翻。錯莫無端認定盤。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上堂。三界惟心。萬法惟識。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與不及。真不掩偽。曲不藏直。畢竟如何辨的。試舉看。六祖能大師。至法性寺。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禍不入慎家之門。一僧云。風動。錯。一僧云。幡動。錯。往返未能契理。一對無孔鐵鎚。祖云。還許俗流。輒預高論否。鼠口應無象牙。祖曰。仁者心動。錯。山僧在天目會中。聞舉老佛照在室中。要舉。是風動是幡動。遮僧如何。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天目下語。是風動是幡動。遮僧如何。貪觀白浪失却手撈。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揭却腦蓋。佛照喜之。後到松源會下。因舉前話。松源乃橫點頭。且道是不肯佛照如此舉話耶。是不肯天目如此下語耶。汝等諸人。若於橫點頭處。見得祖師。識破二僧。便見法昌遇和尚頌云。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畢竟遮一頌。意作麼生。只如道。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却落在什麼處。後面又道。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又作麼生。如今有一等。在情識意路上行底。未免道是頌二僧。只知是風動是幡動。

却不知是心動。若果如是。法昌堪作什麼。當知道他古人著著自有出身之路。豈不見保寧勇和尚頌云。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渾家不是不進步。無奈當門荊棘生。不妨說得太煞明白。山僧今日。舉也舉了。注也注了。只是要見祖師與二僧。大遠在。聽取一頌。兩岸桃花紅欲然。洞中流出自涓涓。仙家不會論春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上堂。依依稀稀。彷彿彷彿。名不得。狀不得。三世諸佛。於此沒溺深坑。帶累天下老和尚。與盡大地衲子。總跳不出。試舉看。南岳讓和尚。往曹溪參六祖。棄却衣下明珠。却向外邊尋逐。祖問甚處來。曲開方便。讓曰嵩山來。道途跋涉。曰什麼物恁麼來。無端無端。讓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大好大好。祖曰還假修證也無。採竿影草。讓曰修證即不無。染汙即不得。添得一重狼籍。祖曰。即此不染汙。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冬瓜印子。然雖如是。自古自今。撐天拄地。戴角擎頭者。如稻麻竹葦。要且未有一人。脫得遮箇印子。且道印文。在什麼處。豈不見汾陽頌道。因師顧問自何來。報道嵩山意不回。修證不無不染汙。撥雲見日便心開。灼然要承當箇事。須是如撥雲見日始得。畢竟那裏是他撥雲見日處。莫是說似一物即不中麼。不是遮箇道理。又莫是修證即不無。染汙即不得麼。不是這箇道理。且道那裏是他撥雲見日處。到遮裏須是親面一見始得。又不見。保寧勇和尚頌云。戴角披毛恁麼來。鐵圍山岳盡衝開。閻浮踏殺人無數。驀鼻渾牽拽不回。若要撥雲見日。須是有遮箇氣槩始得。其或未然。更聽一頌。堂堂日用妙無痕。纔涉纖毫即是塵。照水銀蟾沉夜魄。戀花香蝶醉芳魂。

上堂。白衣拜相。平地登仙。是人知有。別無秘傳。試舉看。馬祖在菴中坐禪。死水不藏龍。讓禪師往問。汝在此。

圖箇什麼。打草驚蛇。祖云圖作佛。妄想不少。讓乃取一片磚去磨。垂絲千尺。祖云磨磚作什麼。上勾了也。讓曰磨磚作鏡。意在深潭。祖云磨磚豈能成鏡。已是照天照地。讓云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能成佛。露出本來面目。祖無對。乃云如何即是。把定嚙喉了也。讓云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喝一喝云。汝等諸人。若能於此一喝下。承當得去。莫問打牛打車。和讓禪師手內一片磚。百雜碎了也。直得寒光炯炯。洞徹山河。讓禪師又謂祖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舍。若學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未達其理。祖聞師誨。如飲醍醐。古人根器敏利。輕輕一撥便轉。豈似今人遲鈍。終年卒歲。從生至死。只麼昏昏醉醉。憨憨癡癡。何時是了。何不也向十二時中。思量他古人道打車打牛。畢竟意作麼生。當知遮一句子。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也須東咬西咬。試自嚼咬看。忽然等閑咬著。方知道。磨磚真箇成鏡。坐禪斷不成佛。聽取一頌。萬法俱忘百念灰。等閑驀鼻拽將回。鏡光一照明如日。直得木人心眼開。

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達磨九年面壁。二祖立雪齊腰。所謂以器傳器如印印空。過此以往。且道還有恁麼人。發明如是事麼。試舉看。馬祖一日示眾曰。汝等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又曰。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舍惡。淨穢二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即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曰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

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馬簸箕與麼說話。可謂傾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說箇心。已是強立名字。更說此心即是佛心。所謂頭上安頭。帶累後代兒孫。迷頭認影。至今無有了日。既知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當知無亦本無。無亦不立。到遮箇田地。方可謂萬象森羅。一法之所印。見色便見心。汝等諸人。即今各各見山見水。見明見闇。一一分曉。一一明白。自家本心。還得親見也無。若也未見。豈不聞。釋迦老子道。明還明。闇還闇。礙還牆壁。通還虛空。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非汝而誰。即汝心也。心不自心。故不可見。既不可見。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煩惱無明。但有其名。都無實義。所以道。心生則種種法生。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生既不生。當恁麼時。喚作色即是。心即是。佛即是。更討甚麼心。覓什麼佛。所以妙喜頌云。即心即佛莫妄求。非佛非心休別討。紅爐燄上雪花飛。一點清涼除熱惱。且道紅爐燄上雪花飛。正恁麼時。是什麼境界。還有佛可求。心可覓麼。更聽山僧一頌。語默俱忘非是非。聖凡情盡絕玄微。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

上堂。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當機覲面全提。豈在拈槌豎拂。山河大地。不礙眼光。萬象森羅。形端影直。有麼。試舉看。馬祖與百丈行次。相將草裏輓。見野鴨子飛過。切忌隨聲逐色。馬祖云是什麼。千聖莫能名。百丈云野鴨子。錯認話頭。馬祖云甚處去也。明月蘆花兩岸秋。百丈云飛去也。夕陽西去水東流。馬祖回擲百丈鼻頭。果然落草。百丈作忍痛聲。遮禽獸。馬祖云又道飛過去。誤賺人家男女。百丈有省。笑殺傍觀。馬祖尋常道。凡所見色便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色即是心。心即是色。色本非色。心即無心。

無心而心。全心即佛。非色而色。全色即心。馬祖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去。大地山河。全體獨露。馬祖曲盡老婆心。與百丈當陽指出道。是什麼。百丈云野鴨子。蹉過了也。馬祖又與隨後一拶道。在什麼處。百丈云飛過去。依舊不知歸。馬祖到這裏。未免傷鹽傷醋。將百丈鼻頭一擗。百丈忍痛作聲。牽得回來。堪作甚麼。豎起拂云。汝等諸人。還見野鴨子麼。放下拂。如今在什麼處。是汝諸人。能於此掃破迷雲。豁開慧日。便見馬祖與百丈敗闕不少。非但見得馬祖與百丈敗闕。便見山谷道人。見晦堂論此道。晦堂云。論語中有吾無隱乎爾一句。學士試解說看。山谷盡平生伎倆。千說萬說。只是不契晦堂意。山谷到遮裏不奈何。請益晦堂。晦堂云。學士久久自會。一日相與遊山。忽聞桂花香。晦堂遂問山谷云。什麼香。山谷云桂花香。晦堂隨後云。吾無隱乎爾。山谷於此豁然契悟。雖然。鼻孔未免落在晦堂手裏。且道與馬祖擗百丈鼻頭。相去多少。百丈見處。與山谷道人見處。是同是別。汝等諸人。若向遮裏緇素得出。許你具參學眼。無垢狀元。見妙喜。與妙喜論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妙喜曰。狀元只知格物。不知物格。無垢曰。如何是物格。妙喜曰。唐明皇幸蜀。斬畫像。其人在陝西頭落。無垢聞如此道。轉見茫然。因如廁有省。乃有頌子云。子韶格物。妙喜物格。元來一貫。兩箇五百。汝等諸人。到遮裏。要會格物則易。要會物格則難。見得物格。也未免被山僧拂子。串却鼻孔。拂子且置。野鴨子即今在什麼處。聽取一頌。那下飛來水面浮。却來遮裏問踪由。只因回首不知處。一捏通身冷汗流。

上堂。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事。畢竟如何近傍。試舉看。百丈再參馬祖。即日恭惟。馬祖豎起拂子。尊候萬

福。百丈云。即此用離此用。強生分別。馬祖掛拂子於舊處。依舊孟春猶寒。馬祖却問百丈。汝以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不可別更有也。百丈亦豎起拂子。好兒終不使爺錢。祖云即此用離此用。毫髮無差。百丈掛拂子於舊處。總離遮裏不得。馬祖震威一喝。醜舉止。百丈於此大悟。直得三日耳聾。真箇麼。往往盡道於喝下大悟。殊不知。阿魏無真。水銀無假。自古自今。天下老和尚。青黃不辨。菽麥不分。獨有雪竇較些子。道。大冶精金應無變色。老汾陽頌云。偶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床角上懸。舉放却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順朱填墨。不是作家。真淨文和尚頌云。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見。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蘗面。大力量人。語默裏轉却。妙喜頌云。馬駒脚下喪家風。四海從今信息通。烈燄堆中撈得月。巍巍獨坐大雄峯。說道理則不無。要見馬祖百丈。大遠在。兄弟若欲承當箇事。如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烟。便知是火。又如奔流度刃。疾燄過風。眨得眼來。劒去久矣。百丈當時。纔見其豎起拂子。便折作兩段。尤較些子。無端問箇即此用離此用。鼻繩便落在他手裏了也。便被他橫拈倒拽。至於震威一喝。却道我當時大悟。直得耳聾三日。也大屈哉。還識羞恥麼。山僧到遮裏。路見不平。令人剗削。只是寡不敵眾。未免隨後也與一頌。一喝當頭雷電奔。人聞說亦闍消魂。看來何止聾三日。直到如今海岳昏。

上堂。囊中日月。量外乾坤。舉起也。千差萬別。放下也。不立纖塵。試舉看。百丈凡參次。有一老人。隨眾聽法。一日眾退。老人不退。丈乃問云。面前何人。老云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

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巖下。乞依亡僧例。丈令維那白眾。食後送亡僧。食後丈自領眾。至山後巖下。挑出死野狐。乃依法火葬。至晚上堂。舉前事。黃蘗便問。古人錯答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丈云近前來。蘗近前。打丈一掌。丈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司馬頭陀。舉前話問滄山。山撼門扇三下。汝等諸人。能於滄山撼門扇處。見得徹去。即知五百生前百丈。即是五百生後野狐。五百生後野狐。即是五百生前百丈。要會不落因果麼。拍左膝云。遮裏是。要會不昧因果麼。拍右膝云。遮裏是。其或未然。且更為諸人。重下注脚。百丈凡參次。常有一老人。隨眾聽法。冷地看人長短。一日眾退。老人不退。不是好心。丈問云。面前何人。勾賊破家。老人云非人也。莫是野狐麼。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且莫說夢。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答云不落因果。錯。五百生。墮野狐身。即今是第幾生。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為甚却作人言。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答云不昧因果。錯。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脫野狐身。且信一半。住在山後巖下。敢告和尚。乞依亡僧津送。熟處難忘。丈令維那白眾。食後送亡僧。齋後丈躬自巖下指出一死野狐。依法火葬。至晚上堂。舉前事。明破即不堪。蘗便問。古人錯答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轉轉不錯。作箇什麼。大蟲元是虎。丈云近前來。將謂別有伎倆。蘗近前打一掌。慣捋虎鬚。百丈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焦磚打著連底凍。後司馬頭陀。舉問滄山。山撼門扇三下。遮野狐精。後來法昌遇和尚道。雖則野狐脫去。其奈吐下涎沫。至今無人打屏。

法昌與麼道。轉見狼藉。敢問諸人。不落因果。為甚墮野狐。錯。不昧因果。為甚脫野狐。錯。直饒道得。落處分明。未出野狐窠窟在。錯。法昌當時若見。先與拈出雪峯古鏡。教伊轉不得。次與拈出紫胡狗子。為伊斷却性命。也是強說道理。豈不見後百丈政禪師頌云。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千般。駐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還覺頂門重麼。遮箇公案。邪解者多。錯會者不少。如今有一種。義學沙門。喚遮箇作差別智涅槃心。我且問你。逐日風動塵起。夜闍晝明。與遮箇是同是別。山僧輒隨己見。亦成一頌。南山雲起北山雲。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望眾僧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上堂。發越朕兆。未形消息。提持佛祖。未行號令。虛空斫額。萬象拱聽。且道是什麼時。有恁麼事。試舉看。黃蘗斷際禪師。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遮老漢。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捏碎。撒在諸人懷裏了也。若能於此直下承當得去。可謂坐斷報化佛頭。不費纖毫氣力。儻或當面蹉過。山僧未免矢上加尖。為你重下注脚。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非但汝等諸人。三世佛祖也恁麼。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作麼生是今日事。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已是無風匝匝波。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錯。師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擔板漢。汝等諸人。能於未開口未動舌以前。識得黃蘗。三世佛祖。在你脚底。脫或未然。劒去久矣。豈不見雪竇頌云。凜凜威風不自誇。端居寰宇定龍蛇。大唐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大小雪竇。盡力只道得箇端居寰海定龍蛇。末後未免轉身無路。却被風吹別調。大慧老人頌云。身上著衣方免寒。

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為伊注破了。却較些子。仰山效顰。也有一頌。聲前一句蓋諸方。指出乾坤是大唐。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

上堂。擘開太華。放出黃河。青天白日。平地風波。逗到伎窮力盡。元來所得不多。臨濟在黃蘗三年。因首座教令上方丈。問佛法的的大意。坑陷人家男女。被黃蘗打二十拄杖。瞎。如是三度被打。銀山鐵壁。既不契欲辭黃蘗。却具些子丈夫氣息。首座密啟黃蘗。問話後生。甚是不凡。他日作一株大樹。蔭涼天下人在。來辭。可方便指引。著什麼死急。臨濟辭黃蘗。蘗云不須他處去。只往大愚去。臨濟到大愚。愚問甚處來。臨濟云黃蘗來。愚問有何言句。濟舉三度問。三度被打。某甲過在什麼處。過犯彌天。大愚云。黃蘗老婆心切。與麼為你得徹困。更問有過無過在。為蛇畫足。臨濟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饑來喫飯困來眠。大愚搗住云。遮尿床鬼子。適來又道有過無過。如今又道。黃蘗佛法無多子。是多少。嶮。臨濟向大愚肋下築三拳。那邊喫癩來遮裏翻交。大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上大人丘乙己。臨濟遂返黃蘗。依前只是舊時人。只改舊時行履處。黃蘗見問云。汝又來作什麼。濟云只為老婆心切。說著令人滿面羞。蘗云大愚老漢饒舌。待他來。痛與一頓。黃蘗棒教誰喫。濟近前打一掌。知恩纔解報恩。蘗吟吟而笑云。遮風顛漢。却來遮裏捋虎鬚。憐兒不覺醜。金翅擘海直取龍吞。臨濟被黃蘗打。三頓拄杖。盡大地風颯颯地。暨乎末後向大愚肋下。築三拳。問不容髮。所謂以器傳器。以金博金。且道與二祖立雪齊腰。末後禮達磨三拜。是同是別。若向遮裏。定當得出。許你會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至於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

人境俱不奪。當甚椀脫丘。後來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增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且道遮一頌。落在黃蘗邊。臨濟邊。汝等諸人。於此緇素得出。許你明大法。其或未然。山僧也有頌。東君有令不虛行。三頓烏藤大險生。龍得水時增意氣。虎逢山色長威寧。

上堂。海岳震虛空裂。萬象奔忙走不徹。是什麼時節。臨濟見僧入門便喝。喝一喝云。汝等諸人。向遮裏直下承當得去。大千沙界平沉。三世佛祖拱手。全聲即色。全色即聲。全體即用。全用即體。聲是體。色是用。用是聲。體是色。與麼會得。便見。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為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喝一喝。那箇些兒是一喝不作一喝用。那箇些兒是探竿影草。那箇些兒是踞地師子。那箇些兒是金剛王寶劍。汝等諸人。還辨明得出也無。若也辨明不出。山僧更為你。從頭注破。又喝一喝。豈不是金剛王寶劍。豈不是踞地師子。豈不是探竿影草。豈不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又喝一喝云。恁麼會得。總是熱碗鳴聲。所以道。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同時不同時。俱奪俱不奪。則且置。汝等諸人。畢竟喚什麼作人。又喚什麼作境。喚什麼作照。又喚什麼作用。喝一喝。只此是人。只此是境。只此是照。只此是用。又喝一喝。同時不同時。一時奪却了也。放汝命。通汝氣。試道看。秦時轆轤鑽。大隨和尚頌云。一劍定烟塵。憑何辨主賓。梯山齊入貢。誰識聖明君。一喝是君。一喝是臣。只如賓與主。又作麼生辨。一劍定烟塵。妙喜頌云。入門便喝。有甚巴鼻。帶累兒孫。

弄粥飯氣。山僧也有一頌。雨散雲收月正明。無端平地鼓雷霆。慣曾坐斷乾坤客。喚作竅中蚯蚓聲。

上堂。喫飯著衣。事事成現。俯仰折旋。一見便見。是甚麼。臨濟大師示眾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一僧。出問云。如何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床。搗住云。道道。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大小臨濟。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無端話作兩橛。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切忌迷頭認影。時有僧出問云。如何は無位真人。滿口道著。濟下禪床搗住云。道道。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僧擬議。且喜直下承當。濟與一掌。太殺傷慈。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却較些子。

臨濟大師。在黃蘗。喫三頓拄杖。末後到高安灘上。得大愚點破。也只悟得老婆禪。自此佯狂詐癡。見僧不掌便喝。不喝便當胸搗住。似遮般殘羹餽飯。誰無一碗兩碗。又謂之風力所轉。又謂之弄粥飯氣。仔細看來。未為作者。古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遮裏又說箇赤肉團上。又說箇無位真人。豈不是話作兩橛。既是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則六根六塵六識。乃至十八界。二十五有。莫非此無位真人。得大自在。大達解脫遊戲之場。更教什麼人看。豈不是迷頭認影。帶累遮僧。不識好惡。出來問道。如何は無位真人。性命落在他人手裏了也。所以當胸被人搗住。也大屈哉。若是當初。纔見他道箇赤肉團。便與掀倒禪床。末後遮一掌。却是臨濟大師自喫始得。鼓山老禪頌云。面門出入見還難。無位真人咫尺間。去路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妙喜老人頌云。腦後見腮村僧。大開眼了作夢。雖然捉得老鼠。一棒打破油甕。汝等諸人。且道那一句是頌他赤肉團上無位真人。試自

點檢看。山僧也有一頌。當機覲面黑漫漫。且待輕輕著眼看。
剔起眉毛纔擬議。便為聞見色聲瞞。

上堂。山花似錦。澗水如藍。面目現在。誰是同參。臨濟將遷化。付囑三聖曰。吾去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云。爭敢滅却。濟曰。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三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山青水綠。夜闍晝明。盡是此正法眼藏之光。頭頭顯露。處處發輝。亘千萬劫。不遷不變。無壞無雜。臨濟却道。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莫是顛言倒語麼。可惜三聖。當時不能與伊絕却。對他道。爭敢滅却。扶起臨濟大師。醉後添杯道。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三聖也好一喝。只是遲了三刻。致被臨濟太阿倒持。盡大地人。至今亡鋒結舌。山僧路見不平。要為伊剗削。臨濟將遷化時。入地獄有分在。吾去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瞎。三聖云。怎敢滅却。已是掃土了也。臨濟道。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待問即答。三聖便喝。忙作甚麼。臨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腦後見腮。

汝等諸人。向遮裏。還見得臨濟大師也無。若也見得。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若也不見。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且道誦訛在什麼處。保寧勇和尚頌云。出門把手再叮嚀。往往事從叮囑生。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閤中行。且道意作麼生。如今有一種義學沙門。往往道。路遠夜長休把火。是頌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却。莫謗保寧好。佛鑑勤和尚頌云。瞎驢滅却正法眼。出得兒孫滿大唐。須信茫茫遠烟浪。灼然別有好商量。且道商量箇什麼。莫是瞎驢滅却正法眼麼。不是遮箇道理。山僧也有一頌。殺活縱橫得自由。懸崖撒手覓冤讐。瞎驢滅却正法眼。射斗寒光夜不收。

上堂。箭鋒相拄。機括相投。得人一馬。還人一牛。更看靴裏輕輕動指頭。大覺和尚。興化為院主。一日大覺問云。我聞汝道。向南方行一轉。拄杖頭。不曾撥著箇會佛法底。你憑什麼有此語。興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化自法堂過。大覺問云。我直是疑你昨日兩喝。試說來看。化云我在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師兄折合了也。告和尚。與存獎箇安樂法門。大覺云。遮瞎漢。脫下衲衣。待痛與一頓。化於言下領旨。

二大老。與麼相見。作家則二俱作家。落節則二俱落節。我在南方行脚一轉。拄杖頭。不曾撥著箇會佛法底。且喜天下太平。興化拄杖在手。正令不行。却借三聖一喝。未免被大覺盡情擒下。只如道瞎漢脫下衲衣。待痛與一頓。與前兩次打棒。相去多少。興化於喝下領旨。又悟箇什麼。汝等諸人。向遮裏點檢得出。便見興化大覺。一喝一棒。直下發明臨濟心髓。如杲日麗天。又豈可以情意識卜度者哉。興化道。在三聖處學得底。被師兄一時折合了也。大覺被他一推。落在萬仞懸崖之底。至今出身不得。聽取一頌。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南方自古清如鏡。何必無端用甲兵。

上堂。電光莫追。石火猶遲。搆弗及處。心不可識。智不可知。興化和尚示眾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為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旻德又喝。化亦喝。旻德禮拜。化云。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你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汝等諸人。能於興化旻德。未相見以前。著得一隻眼。則臨濟四喝四賓主。四照用。四種料揀。不待舉而明矣。山僧不怕諸方檢責。試為諸人明辨看。興化道。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為你證據。碧油幢下。令不虛行。

旻德禮拜。不顧危亡。起便喝。金剛寶劍。化亦喝。踞地師子。旻德又喝。化亦喝。兩陣對圍。曾無勝敗。旻德禮拜。深掘陷坑。興化道。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張弓架箭。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收下了也。是汝諸人。於此還見得興化旻德麼。若也不見。聽取山僧一頌。同時照用不同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失。還他龍虎自交馳。

上堂。量外機格外句。凡聖迷魂。佛祖罔措。有來由。無本據。聲前切忌錯舉。興化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化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值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禪得過。遮老兒。向大覺棒頭。明得臨濟在黃蘗。喫棒底意旨。一向依模脫殼。見僧不行棒行喝。便是拏空塞空。指東劃西。欺胡謾漢。只如道我聞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撲下來。一點子氣息也無。且待我甦醒起來。欸欸地向你道。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珍珠在。

又如謂克賓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克賓曰。不入遮保社。化曰。汝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克賓曰。總不恁麼。化打曰。克賓法戰不勝。罰饘飯一堂。明日上堂。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饘飯一堂。仍須出院。莫即遮便是紫羅帳裏撒珍珠麼。且道與昨日赴箇村齋。值一陣卒風暴雨。向古廟裏禪得過。相去多少。汝等諸人。於此揀辨得出。便見。興化三百六十骨節。節節相連。八萬四千毛孔。孔孔皆透。其或不然。且聽山僧重下注脚。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是什麼人。化云打中間底。棒折了也。僧禮拜。徧地是刀鎗。興化云。昨日赴箇村齋。值一陣卒風暴雨。向古廟裏禪得過。七佛以前。也未有遮箇消息。汝等諸人。聞山僧恁

麼道。莫有不甘底麼。若有。出來。對眾證據。如無。更聽一頌。阿師昨日赴村齋。幾被他人一窖埋。暴雨卒風迴避得。也成平地露屍骸。

上堂。機奪機句奪句。覲面相呈。更無回互。棒頭有眼。迴出常情。語下無私。如何分付。南院示眾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出問云。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南院答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此猶是某甲問處。南院云。汝問處作麼生。僧云失。南院打。僧不肯。後到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云。南院當時棒折那。僧於言下有省。後回省覲。值南院已遷化。乃訪風穴。穴問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云是。風穴云。汝當時作麼生。僧云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風穴云。汝會也。

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南院與麼說話。非但屈辱諸方。抑亦鼓弄他家男女。子啐母啄。正恁麼時。喚作同時用即是。喚作同時眼即是。遮僧不辯端由。未免上他鉤線。問道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却被南院老人。向咽喉下一捻。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遮僧也會道。此猶是學人問處。南院翻一箇浪頭道。你問處作麼生。僧云失。鰕跳不出斗。南院便打。終是老婆心切。僧不肯。後到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冷地不甘。僧有省。八兩元來是半斤。後往省覲。千里迢迢任去來。南院已遷化。相見已了。乃訪風穴。因行不妨掉臂。風穴問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面目現在。僧云是。還識羞麼。風穴問云。汝當時作麼生。僧云。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不但當時。風穴云。汝會也。冬瓜印子。若是仰山即不然。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用。不具啐啄同時眼。忽有箇漢。

出來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眼。聽取一頌。同時啐啄不同時。
石火電光猶較遲。燈影裏行今已會。蹉跎非是落便宜。

上堂。人與境空。境與人會。百尺竿頭。一采兩賽。有麼。試舉看。風穴示眾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於斯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要識闍黎麼。以手左邊拍一拍。遮裏是。要識老僧麼。以手拍右邊云。遮裏是。雲門云。遮裏即易。那裏即難。跛脚師。也是醉後添杯。汝等諸人。能向天地未形。生佛既興。識得二大老。則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當什麼祭鬼神茶飯。脫或不然。且聽山僧下箇注脚。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山河大地。不礙眼光。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盡大地要覓纖塵。了不可得。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三世佛祖。齊立下風。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盡大地人。仰望不及。老僧與闍黎。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人貧智短。馬瘦毛長。要識闍黎麼。遮裏是。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要識老僧麼。遮裏是。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只如道遮裏則易。那裏則難。又作麼生。却須參始得。山僧到此。已是口裏膠生。未免借古人鼻孔。為諸人別資一路。拈拄杖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如其不然。又聽一頌。且看雙放更雙收。有底歡聲無底愁。一切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漚。

上堂。聲前句格外機。無得無失。無是無非。無孔由來是鐵鎚。且道是什麼時節。有什麼事。試舉看。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風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

啼處百花香。風穴老漢。與麼道。是則得路便行。到手便用。依舊未出得語默離微在。若是仰山即不然。忽有人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也只向他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若也點檢得出。開口不在舌上。其或未然。豈不見妙喜頌云。忽爾出門先見路。纔方舉足便登船。十成祕訣真堪惜。父子雖親不可傳。雖然妙不可傳。更聽山僧為諸人。下箇注脚。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錯。答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普。汝等諸人。能於遮兩句下。承當得去。一大藏教。與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不消咳嗽一聲。一筆勾下。更若不然。聽取一頌。脫然語默去離微。覲面持來付與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

上堂。巖嶮中平實。平實處誦訛。覲面承當得去。元來用處不多。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汝等諸人。能於未開口以前。見得遮老漢。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眾流句。一筆勾下。便見慈明道宜陽秀水。南岳石橋。楊岐道筠陽九岫萍實。楊岐一印印定。如印印泥。如印印水。如印印空。毫髮不移。以至僧問。如何是佛。新婦騎驢阿翁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風吹日炙。學人乍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家家門前火把子。謂之家貧難辦素食。事忙弗及艸書。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僧問雲門。如何是佛。乾屎橛。僧問洞山。如何是佛。麻三斤。且道相去多少。還緇素得出麼。須知道千句萬句。只是一句。百千萬億句。終無第二句。還信得及麼。更聽一頌。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親曾到地頭。

上堂。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既不是聲。畢竟是箇什麼。若也已知。不在忉怛。其或不然。試聽舉看。僧問汾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汾陽答云。青絹扇子足風涼。敢問諸人。且道與趙州柏樹子話。相去多少。若能於此揀辨得出。便見二大老。一等垂慈。不覺舌頭拖地。若也明辨不出。青絹扇子足風涼。不妨拈來頓在面前。東咬西咬。東嚙西嚙。忽然於沒滋沒味處。蹉口咬著。便見盡大地風颯颯地。便知十智同真。真同十智。以至臨濟四料揀。四賓主。四照用。三玄三要。總不離遮一著子。便可轉天關回地軸。申出三頭六臂。著光明衣。說報身佛。著清淨衣。說法身佛。且道千百億化身。著什麼衣。苟或不然。且聽一頌。當陽拈起足清風。似月團團樣不同。臘月也知無用處。暑天消得打蚊蟲。

上堂。上無敵。下無比。擬議思量。劒去久矣。見得親。用得到。信手拈來。又却恰好。僧問慈明。如何是佛。水出高原。只遮一句。一大藏教說不到。十大論師翻不出。六代祖師提不起。天下老和尚嚼不碎。是汝諸人。還知落處麼。眼裏耳裏鼻裏。聞底見底說底。一時拈却。莫有道得底麼。若也道得。三世諸佛。只是西天老比丘。六代祖師。在你鼻尖上。天下老和尚。喚來洗脚。豈不見滄山秀和尚頌云。衝斷雲根瀉出來。泠泠千古下崔嵬。未知的的朝宗意。更聽春深動地雷。是汝諸人。還明得的的朝宗之意也無。莫是衝斷雲根瀉出來。泠泠千古下崔嵬麼。或若未然。更聽春深動地雷。山僧到遮裏。已是口啞舌禿謾。借古詩一首。為諸人頌出。穿雲迸石不辭勞。大底還他出處高。溪磎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上堂。步行騎水牛。空手把鋤頭。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一理足。萬事周。一塵起。大地收。機先別有活路。

開口不在舌頭。復有什麼人。同明如是事。試舉看。僧問楊岐。如何是佛。答云三脚驢子弄蹄行。仰山道。日午打三更。要見仰山即易。要見楊岐即難。要見楊岐即易。要會三脚驢子弄蹄行即難。會得三脚驢子弄蹄行。更有步行騎水牛。空手把鋤頭。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在。是汝諸人。且道與三脚驢子弄蹄行。相去多少。還辨明得出麼。脫或未然。更聽一頌。老杜風前得句時。等閑開口便成詩。就中一著沒巴鼻。却把驢兒當馬騎。

上堂。動即影現。覺即水生。見聞俱盡。視聽如盲。有麼。試舉看。青原思和尚。問六祖。作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纔有所重。便成窠臼。祖云汝曾作什麼來。倒借一問。原云聖諦亦不為。誰與麼道。祖云落何階級。慣得其便。原云聖諦尚不為。落何階級。特地一場愁。祖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伎倆已盡。生佛未具。世界未立。以前田地。細入鄰虛。大包無外。間不容髮。只貴直下承當。領箇現成受用。只箇領字。已是多了也。莫教動著纖塵。便見堆山積岳。所以古人道。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是汝諸人。還得明白也未。脫或不然。聽取一頌。一掬澄潭鏡樣磨。無風何必自生波。轉身縱不離初際。仔細看來較幾何。

上堂。本無位次。不涉安排。泯然自盡。一種平懷。黑山下鬼窟裏。則且置。見聞外。聲色先。試舉看。藥山在石頭會下坐次。石頭問云。子作箇什麼。答云一物也不為。石頭云。與麼則閒坐也。藥云閒坐即為也。石頭云。子道不為。又不為箇什麼。云千聖亦不識。石頭乃作偈讚云。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聖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藥山父子。可謂針芥相投。不間毫髮。又如兩鏡相照。不留影跡。是則固是。未免喪我兒孫。當時見他道一物也不

為。便與劈脊痛棒。今日門風未到如此。與麼則閒坐也。又却不妨軟頑。閒坐即為也。擡脚不起。子道不為。又不為箇什麼。泥裏洗土。千聖亦不識。元來只在遮裏。只如藥山道。一物也不為。且道在什麼處。安身立命。石頭道。與麼則閒坐也。且道還有計較處也無。若向遮裏。檢點得出。許你於佛法。有箇入處。若也檢點不出。豈不見五祖演和尚頌云。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青青綠。元來是浮萍。大小五祖。只在背後叉手。仰山即不然。試聽一頌。平常閒坐與閒行。嶺上無心雲片生。照鏡俱亡人不立。依前日午打三更。

上堂。依依稀稀。彷彿彷彿。瞞瞞盱盱。淪淪漚漚。取不得。捨不得。名不得。狀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且道得箇什麼。試舉看。洞山請泰首座。喫果子次。問云。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律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洞山令人掇退果卓。五祖戒。別泰首座云。明朝更獻楚王看。大滄喆云。汝等諸人。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山僧道。遮果子。非但泰首座不得喫。設使盡大地人來。也不敢正眼覷著。雲蓋本云。雖則洞山有打破虛空底鉗鎚。要且無補綴底針線。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云。首座喫果子。泰首座若是箇衲僧。喫了也須吐却。只如諸大老激揚。且道自己。有什麼干涉。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律漆。是什麼物。既是常在動用中。為什麼動用中收不得。洞山問泰首座道。過在什麼處。意作麼生。泰首座道。過在動用中。被洞山掇退果卓。泰首座得果子喫。不得果子喫。五祖道。明朝更獻楚王看。且道與過在動用中。相去多少。大滄云。諸人還知洞山落處麼。且道落在什麼處。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自是大滄作遮見解。遮果子非但泰首座不得喫。設使盡大地人來。

也不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雲蓋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底鉗鎚。且無補綴底針線。杜撰不少。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云請首座喫果子。不勞拈出。泰首座若是箇衲僧。喫了也須吐却。特地一場愁。五祖大滄雲蓋三人。與麼說話。要見洞山。大遠在。山僧今日。忍俊不禁。為諸人別行一路。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律漆。拈拄杖。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卓一下。當時若下得遮一著。縱使盡大地。是一枚果子。也須粉碎。更聽一頌。樹頭金果鐵團欒。千聖猶難著眼看。莫謂臨機曾掇退。當陽托出已和盤。

上堂。虛而靈。空而妙。冷而看。默而照。亭亭雪沒青松。杳杳雲藏白鳥。正恁麼時。還有相見分也無。試舉看。曹山因鏡清問云。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曹山答云。理即如是。事作麼生。鏡清云。如理如事。曹山云。瞞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鏡清云。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與麼。曹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後來大滄喆云。是則曹山善切磋琢磨。其奈鏡清玉本無瑕。雖然不經敏手。終成廢器。仰山道。曹山與鏡清。與麼挨拶。與麼敲唱。固在天地未判。佛祖未彰。以前著到。且道與老洞山。五位君臣。還有親炙分也無。山僧今日。不顧諸方笑怪。試為點檢看。清虛之理。畢竟無身。莫是正位麼。曹山云。理即如是。事作麼生。莫是偏位麼。鏡清云。如理如事。喚作正中偏即是。偏中正即是。曹山云。瞞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鏡清云。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與麼。曹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是偏正兩忘處。且喜鏡清曹山。俱踏不著。所謂兼中到。不涉有無誰敢和。人人盡謂出常情。折合還歸炭裏坐。殊不知。正是見滲漏。情滲漏。語滲漏。好喫三十拄杖。大小大滄道。曹山是則善切磋琢磨。其奈鏡清玉本無瑕。

雖然不經敏手。終成廢器。還曾夢見二大老麼。仰山如此說話。莫別有長處麼。聽取一頌。洪蒙未判絕疎親。畢竟難將事理分。夜半正明還不露。金剛腦後鐵崑崙。

上堂。肘後符靈。聲前眼活。有收有放。全生全殺。白象崑崙騎。黑狗爛銀蹄。畢竟作麼生辨。九峯普滿禪師。問僧。甚處來。云。閩中來。九峯云。遠涉不易。僧云。也不難。動步便到。九峯云。還有不動步者麼。僧云有。九峯云。爭得到遮裏。僧無語。九峯云。悞殺一船人。拈棒劈脊趲下。九峯老漢。雖是洞山真子。却有臨濟作略。問僧甚麼處來。僧云閩中來。九峯云。遠涉不易。豈不是道出平常。僧云也不難。動步便到。相隨來也。峯云還有不動步者麼。易分雪裏粉。僧云有。難辨墨中煤。峯云。爭得到遮裏。回途不復妙。僧無語。覲面沒相呈。峯云。悞殺一船人。拈拄杖劈脊趲出。靈山授記。也不到如此。汝等諸人。要識九峯麼。他當初與曹山本寂章禪師。雲居弘覺膺禪師。同參老洞山。取重一時。然曹山當時其道盛行。不下洞山。故稱為曹洞一宗。觀其密受寶鏡三昧。五位君臣。三種滲漏之旨。當續洞下正傳。返無其傳者何也。纔有密傳。則成死句。所以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活句下薦得。可與佛祖為師。正如臨濟大師。與克符道者。發明四種料揀。三玄三要。四賓四主。亦不得其傳。得其傳。乃興化於大覺棒頭。悟得先師在黃蘗。喫棒要旨。將知道體履箇事。須是各各自證自悟始得。斷非口耳。可以傳受。文字語言。可以啗啄。是汝諸人。聞與麼道。莫有為古人作主的麼。出來對眾道看。如無。聽取一頌。雲重重又水重重。步不曾移到九峯。遠涉若還言不易。主人却在半途中。

上堂。石女高歌木人和。妙用縱橫無不可。三更初夜月明前。開口幾人曾蹉過。試舉看。同安丕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答云。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下紫宸。又問。忽遇客來。將何祇待。答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午後鳳銜來。同安老漢。與麼答話。是則隨家豐儉。只是未免太尊貴生。亦未免墮在尊貴中。是汝諸人。還知遮老漢落處也無。只如道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下紫宸。與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午後鳳銜來。正耶偏耶。正中來耶。偏中至耶。兼中到耶。若也向這裏。辨明得出。四句只是一句。五位只是一位。若也辨明不出。你日日從朝至暮。行住坐臥。折旋俯仰。著衣喫飯。展鉢開單。與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下紫宸之句。還有親疎也無。還有優劣也無。山僧今日。開遮兩片皮。已是悞賺後昆。等是不怕傍觀。試與一頌。白玉堦前金鳳舞。黃金殿上玉雞鳴。正中來與兼中到。昨夜雲深月正明。

上堂。雲藏無縫襖。花綻不萌枝。銅壺漏靜。玉戶春熙。敢問時人知不知。試舉看。同安志禪師。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答云。目前不現。句後不迷。又問如何是向上事。迴然不換。標的即乖。兄弟還知同安老漢落處麼。只如道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是什麼消息。又如道迴然不換。標的即乖。又作麼生。山僧到此。不免描畫太虛。試說一偈。天黑雲深飛暮鴉。鷺鷥立雪對蘆花。幸然不屬今時事。句後聲前會即差。

上堂。內紹外紹。有偏有正。失曉老婆逢古鏡。正與麼時。是什麼消息。試舉看。梁山和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答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太尊貴生。汝等諸人。還知梁山落處麼。開口不在舌頭上。若作龍生龍子。

鳳生鳳兒會。也不得。不作龍生龍子。鳳生鳳兒會。也不得。
聽取一頌。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若作龍生龍
子會。目前一路已千差。

上堂。聲色無依。見聞不立。渡水問魚踪。過山尋蟻跡。
畢竟是什麼消息。試舉看。太陽明安。問僧。甚處來。僧云
洪山來。明云先師在麼。僧云在。明云在則不無。請渠出來。
我要相見。僧云[妳-女+口]。明云猶是侍者。僧無對。明云
喫茶去。挹流尋源。披砂揀金。則不無大陽明安老漢。其奈
對面不相識。問僧甚處來。洪山來。相見了也。無端道箇先
師在麼。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可惜不與當面一喝。僧云[妳
-女+口]。帶水拖泥不少。明云。猶是侍者。家無小使。不成
君子。僧無對。明云喫茶去。遮裏見得太陽明安老人。和遮
僧。一狀領過。其或未然。明安每常示眾云。諸禪德。須會
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
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縱也周徧十方。橫也一時坐却。
正與麼時。莫有通得箇消息的麼。若也通得箇消息。大眾證
明。若通不得。明朝更獻楚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平常
無生句。答云。白雲覆青山。青山不露頂。如何是妙玄無私
句。答云。古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如何是體明
無盡句。答云。手指空時天地靜。回途石馬出紗籠。又問。
如何是師子嚙申。答云。終無回顧意。爭肯墮平常。如何是
獅子返擲。答云。周旋往返全歸主。繁興大用體無私。如何
是獅子踞地。答云。迴絕去來踪。古今無變異。又云。莫行
心處路。莫坐無處功。有無二俱遣。廓然天地空。大小大陽
盡力道。只道得箇廓然天地空。且道是平常無生句。是妙玄
無私句。是體明無盡句。汝等諸人。若向遮裏。明辨得出。
師子嚙申。師子返擲。獅子踞地。杳絕蹤由。便會得白雲覆

青山。青山頂不露。古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鳳不來。手指空時天地靜。回途石馬出紗籠。至於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兼中到。總不離遮箇時節。且道是什麼時節。問僧甚處來。答云洪山來。先師在麼。在。在則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云[妳-女+口]。至於喫茶去。試聽一頌。動絃別曲古今稀。覲面相呈第二機。祖父不曾離正位。一簾化日自遲遲。

上堂。動即影現。拂即成痕。聽其自在。萬法無根。試舉看。華嚴青禪師。示眾云。鸞鳳冲霄。不留影跡。靈羊掛角。那覓踪由。與麼說話。美則美矣。善則未善。鸞鳳冲霄。此其跡也。靈羊掛角。此其踪也。且道與未冲霄。未掛角以前。相去多少。明眼漢。緇素得出。不必論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五位。只是一位。一位中藏五位。還信得及麼。更聽一頌。玄路絕時分鳥道。見聞泯處涉功勳。何如只麼閑閑地。月浸冰壺夜不痕。

上堂。形名未立。朕兆未分。全無巴鼻。徹底渾崙。且道什麼時節。有與麼提掇。試舉看。僧問芙蓉和尚。如何是無縫塔。答云。白雲籠岳頂。終不露崔嵬。且道是明一色邊事耶。是同中異異中同耶。是兼中到。偏中至。正中來耶。若也明辨得出。無縫塔只在眉毛眼睫上。放大光明。照耀塵沙剎海。直得地搖六震。天雨四花。還信得及麼。脫或未然。更聽一頌。層層落落影團團。切忌當陽著眼看。直下有無俱不立。白漫漫又黑漫漫。

上堂。行也是。坐也是。俯仰折旋。無是不是。然雖如是。一翳在目。空花亂墜。正恁麼時。莫有同啐同啄。同得同失者麼。試舉看。大滄祐禪師。初參百丈。值夜侍立次。百丈問云。看爐內。有火也無。滄看了。來報曰。無。丈躬

起至爐。深撥。得一星火。挾起曰。汝道無。遮箇響。漚忽然契悟。丈乃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汝今方省己物。不從他得。冬瓜印子。百丈當初參馬祖。侍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問曰。是什麼。丈云野鴨子。祖云甚麼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祖回首。將百丈鼻頭一擡。丈乃作引痛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乃有省。得非源既爾而流亦然。然亦熟處難忘。未免累他漚山。坐在聲色堆裏。轉身不得。當時若解對他拈出再參馬祖底。則後代兒孫。未致寂寥。山僧不拍攬行奪市。謾與下箇注脚。值夜侍立。幸自可憐生。汝看爐中。有火也無。無端無端。漚云無火。不知燎却眉毛了也。百丈躬起。深撥得一星。示云。響。邪法難扶。漚山有省。入地獄如箭。更聽一頌。道箇爐中無火時。一團冷燄正騰輝。深深撥出一星子。未免翻成節外枝。

上堂。寸長尺短。三平二滿。覲面相呈。語言道斷。有麼。試舉看。漚山因劉鐵磨到。山云。老牯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有齋。和尚還去麼。漚山放身作臥勢。磨便出。遮兩箇老子。是則傾蓋相逢。握鞭回首。還免得傍觀笑怪也無。點檢將來。縱使八角磨盤空裏走。還出得遮漫天網子麼。後來雪竇和尚頌云。曾騎鐵馬入重城。勅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明眼衲僧。試商略看。且道落在漚山分上。劉鐵磨分上。若是英俊道流。未舉先知。山僧今日。為諸人效顰。亦資一語。岸艸青青得自由。等閑牽著便昂頭。通身露地一般白。莫是山前水牯牛。

上堂。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鉤頭識取。莫認定盤。有麼。試舉看。漚山與仰山。摘茶次。漚山云。終日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山撼茶樹。漚山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

仰山云。和尚作麼生。漚山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漚山云。放子三十棒。父慈子孝。大有可觀。漚山與仰山。雖則以鏡照鏡。似金博金。未免通身泥水。終日只聞子聲。不見子形。道甚麼。仰山撼茶樹。倚艸附木。漚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別有那。仰山云。和尚作麼生。漚乃良久。死水不藏龍。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相隨來也。漚云放子三十棒。棒教誰喫。更聽一頌。何須特地弄精魂。摘葉尋枝我不能。固是話頭成兩橛。不妨同翫雨前春。

上堂。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離位。沈于醉鄉。雖然如是。出格道得一句。何如只麼平常。有麼。試舉看。仰山問漚山。如何是西來意。漚云大好燈籠。仰云莫只遮箇。便是麼。漚云。只遮箇是什麼。仰云大好燈籠。漚云果然不識。漚山父子。絲來線去。作家則始終作家。逐色隨聲。敗闕則彼此敗闕。若是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其奈細如毫末。滿口冰霜。汝等諸人。便向遮裏。見得漚仰父子。識得漚仰宗旨。以拂打一圓相云。總跳遮箇不出。還識麼。豎拂云。還見麼。其或未然。更與從頭點破。如何是西來意。劄。大好燈籠。露。莫只遮箇便是麼。賣俏放憨。只遮箇是什麼。放憨賣俏。大好燈籠。相隨來也。果然不識。埋沒人不少。且道埋沒什麼人。試聽一頌。覲面提來付與伊。分明此意沒東西。腕頭有力千鈞重。誰道通身是水泥。

上堂。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明闇情忘。事理平等。撒開漫天鐵網。且道還有透漏也無。試舉看。漚山一日。在方丈坐。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見仰山從外入來。乃轉面向裏。風悄悄地。仰山云。慧寂是和尚弟子。不用形跡。見

什麼。滄山作起勢。可惜無主人公。仰山便出。看脚下。滄山召云。寂子。仰山回首。聽事不真。滄山云。聽老僧說箇夢。切忌寐語。仰山作聽勢。沒伎倆。滄山云。汝為原看。有什麼難。仰山取手巾一盆水來。我道只與麼。滄山洗面了坐。猶未醒在。香巖自外入來。更添一分。滄山云。適間與寂子。作一上神通。不同小小。猶自寐語在。香巖云。智閑在下。了了得知。真箇那。滄山云。子試道看。香巖點一杯茶來。同坑無異土。滄山乃歎云。二子神通。過如鶩子。有縱有奪。有殺有活。滄山父子。是則是。法喜禪悅。一時遊戲。其奈千古之下。有人檢點。佛鑑勤和尚道。夢中說夢。深許滄山。妙用神通。還他二子。擎茶度水。耀古騰今。年老心孤。憐兒惜子。向衲僧門下過。一人在門外。一人在門內。更有一人。徧界不能藏。佛眼覷不見。汝等諸人。還檢點得出麼。其或未然。却聽下箇注脚。夢中說夢。深許滄山。妙用神通。還他二子。是肯是不肯。擎茶度水。耀古騰今。年老心孤。憐兒惜子。是褒是貶。若向衲僧門下過。一人在門外。一人在門內。更有一人。徧界不能藏。佛眼覷不見。若也揀辨得出。非特看破滄山仰山。而亦便見佛鑑老人。無端敗闕。聽取一頌。一盃晴雪早茶香。午睡方醒春晝長。拶著通身俱是眼。半牕疎影轉斜陽。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三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四

法語

示平川履侍者

從上來事。是擊石火閃電光。那容眨眼。又如大圓寶鏡。纔墮纖塵。便成瑕翳。苟不能於明闇未逗。形名未立以前。掃踪滅影。要透向上關。太遠在。

目前有見。為有所奪。目前無見。為無所礙。只遮有無二字。盡天下老和尚。與從上佛祖。要且盡力透不過。既透不過。畢竟十二時中。合作麼生。

昏沉不好。散亂猶乖。識得起處滅處。和座盤一時翻轉。元來饑即喫飯。困即打眠。若曰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地去。三十烏藤。未有喫分在。

趙州突出庭前老栢。雲門颺下一橛乾屎。洞山折稱稱麻。暴露釋迦老漢。合與拔舌犁耕。然雖如是。且道與入門棒劈面喝。相去多少。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語默動靜。俯仰折旋。要須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纔有絲毫繫絆。便是脚下紅線不斷。借使隔江招手橫趨。望見殺竿回去。已是跳他圈子不出。又沉握節當胸。嚙他野狐涎唾者哉。

當今名字參學。如稻麻竹葦。求一人半人。向萬仞崖頭獨立。如地底尋天。雖然如是。俊底與鈍底。各自根器不同。與夫三搭不回。何似一撥便轉。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古人與麼說話。可謂唇不覆齒。南閩浮提。一般天地。一般日月。那一箇。兩脚不在肚下。無端平地。強生節目。疑誤人家男女。過亦甚矣。

山青水綠。雨過雲行。盡是顯發自己秘密寶藏時節。若欲認箇見聞知覺。又是特地當頭蹉過。到手便用。信脚便行。纔涉遲回。則成剩法。且道離却見聞覺知。如何受用。劄。

平田內淺艸裏。撞著一箇半箇。便好踏在艸鞋跟底。莫教被伊露出爪牙。便見喪身失命。臨濟被黃蘗三頓痛棒。雲門被睦州一撈脚折。便是樣子。苟或不然。安得兒孫徧地。

道無南北。弘之在人。事無難易。斷之在我。是與不是。一刀兩段。便是鐵壁銀山。也須粉碎。八穴七穿。可謂自由。外此以往。吾不知所謂本色道流也。

規上人

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九十六種妙相。已是覷面相呈了也。要須向未舉以前見得。方始眼眼相照。若曰死在句下。劄去久矣。

只遮一箇無字。便是斷命根的刀子。開差別的鑰匙。若謂果有與麼事。又是節外生枝。翻成露布。要得親切。只消道箇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

趙州古佛。眼光爍破天下。觀其道箇無字。瞎却了也。今時師僧。須是會得開口不在舌頭上。方許伊識得遮般病痛。自其兩脚梢空。未免扶籬摸壁。

趙州露刃劄。寒光生燄燄。被白雲老漢。覷破心肝五臟。冷眼看來。大似隔壁猜謎。只如道箇更擬問如何。分身作兩段。未免傷鋒犯手。

妙喜道。不是有無之無。亦非真無之無。到遮裏。畢竟是箇甚裏。英靈漢。自合一撥便轉。若是三搭不回。一任你自去冷地東無西無。

淨和尚道。只箇無字鐵掃帚。掃不得處拚命。掃忽然掃破太虛空。萬別千差盡豁通。是則固是。只是未免誤賺後昆。瞎將來眼。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山僧每每。愛向兄弟道。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屏作一箇無字。一提提取。蓋為你被昏散二風所吹。未免且作死馬醫。須是拚得性命。一往直前。方見趙州本來面目。且道與自己。相去多少。

只遮無字。古人謂繫驢橛子。要爾十二時中。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忽若見盡情忘。和座盤一時翻却。趙州老漢。在爾脚底。

一大藏教。與一千七百段。陳爛葛藤。向一箇無字下透得。如刀劈竹。迎刃而解。若曰逐旋扭捏。逐旋合會。便有箇是。便有箇非。有處透得。有處透不得。要使明如皓月。廓若太虛。三生六十劫。

縱使你得箇無字分曉。趙州又對遮僧道有。畢竟作麼生。自古自今。十箇有五雙。未免平地喫交。雪巖莫別有箇道處麼。

演上人

道本一貫。用該萬殊。去留無跡。如走盤之珠。達夫是者。方知從上一千七百野狐涎涕。只是一箇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却須一咬百雜碎始得。

忽若崖崩石裂。謂之客塵颺歇。急須轉身。只守住。未免提起便有。放下便無。十二時中。依舊截作兩橛。生死與寤寐。不能歸一。要透遮重關子。須是和座翻却。往往多是將古人直截。太殺老婆心切處。曲作奇特玄妙。差別商量。

認羊屎作鹹豉。非但自己。不知香臭。又却度與他人含吐。我幸是箇喫粥飯漢。莫被此等穢污。

撥草瞻風。貴要頂門具眼。若只橫在兩點眉毛之下。未免為世情所轉。非獨入他作家爐鞴。上他鉗鎚。受他枯淡不得。動則青黃豆麥不分。所謂打頭不遇。翻成骨董。可不慎諸。

示志月上人

佛祖是妄。禪道是誑。參是馳求。坐是執縛。迷是不知。悟是幻覺。莫不皆由一念清淨法身佛。照了諸相。昏是根。散是塵。昏即體。散即用。當昏無散。當散無昏。昏散二岐。不相為礙。亦不相雜。如百千鏡燈。只是一燈。百千水月。只是一月。

華亭志月上座。無端水中捉月。一帆二千里。直透集雲。逗到龍淵亭畔。水底觀天。方知不是真月。如今豎起生鐵脊梁。直要打教透徹。忽被昏散二魔。晝夜交相擾擾。脫離無由。雪巖向道。但只百尺竿頭。倒退更倒退。定是摸著當空明月。

演上人歸江陵。出無準癡絕語

無準先師癡絕和尚。明訓昭昭。實天下衲子。古今師法。雖然世尊不出世。老胡不西來。鷲嶺未嘗拈花。少林未嘗面壁。迦葉未嘗破顏。神光未嘗立雪。若曰千燈續燄。五葉聯芳。正是接響乘虛。狂狗趁塊。更曰我坐地待你究取。立地待你搆取。豈不是起模畫樣。徒自疲勞。德山臨濟。一人行棒。一人行喝。總是尿床鬼子。四時運之。雷霆震之。風雨

潤之。變萬化於其間。而物物各適其宜。此特自然而然。不期然而然也。本自非遠。近何有之。見之一字。亦是眼中著屑。

演上人生緣西蜀。古宿所鍾之地。出非凡材。一夏相聚。凜凜然如傲霜青松。令人可敬。袖紙併二語見示。炷香伏讀。如在侍傍。復進曰。茲欲往江陵。訪道舊。丐一語。為塗中受用。涼風蕭蕭。黃葉飄飄。去路遙遙。外此無他。祝。

示清妙上人

佛祖無上妙道。忘是非。無得失。離學解。絕功勳。但有脩有證。有覺有觸。有見有知。總是濁垢過患邊事。忽爾天崩地陷。豁開萬劫迷雲。親見本來面目。也只是暫時岐路。喚作敲門瓦子。不是家珍。縱使孤迥迥絕承當。赤灑灑沒可把。正是貼肉衫汗。急須脫下。若不脫下。十二時中。未免被伊籠罩著。不得自由。寤寐不得一如。明闇依前有間。直饒向佛祖未名。朕兆未分。世界未立以前。瞎却頂門正眼。亦未有少分相應在。當知佛法如四大海水。轉入轉深。若只在岸邊插脚。那裏更在那裏。

清妙禪人棄官為僧。自閩浙至集雲。多扣尊宿。一日忽到方丈。吐露因由。老僧未免只在鼻孔裏冷笑。仰山門下。無禪無道。無佛無祖。只是一味清水白米。苦菜羶羹。若要親見雪巖。更買三千緡艸鞋行脚。猶隔須彌山在。

示資聖成長老

隔江招手橫趨。望見剎竿回去。已是埋沒己靈。更說燒却禪板。踢倒淨瓶。蝦跳何嘗出斗。若是生知風骨。逸格道

流。日月之明。未足喻其智。雷電之疾。未足擬其機。直下如大風輪。如火聚。三世佛退身有分。六代祖近傍無由。得皮得髓。傳法傳衣。總是鉢盂安柄。

示貴上人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只遮無字。是三玄三要之戈甲。四賓四主之喉衿。只貴當人。拈著便行。搆得便去。絲毫擬議。平地鐵圍。自非拚得性命。不顧生死。一往直前。安有打破牢關時節。太原聞畫角。靈雲見桃花。便學無字不遠。若曰只麼翫水觀山。游州獵縣。要見老趙州。本地風光。三生六十劫。

貴兄道友。九夏相從。一辭不妄。開得一片畚。下得一籬粟。於三寸蒲團之上。收其功矣。敢問趙州一箇無字。畢竟教放在什麼處。試道看。

賢藏主

賢藏主。己巳之夏末。為余掌東輪於集雲峯下一年。四壁如無也。信乎本色抱道深牧之士。犁杷空。人牛忘。又安知有所謂苗稼之可侵者。也是雖五千四十八卷。即斷貫索。無影鞭。亦置之於無用之地矣。退欄以來。又經三載。動靜之間。終始如一。壬申仲秋。忽袖紙乞語為別。且欲循環禮祖。以酬素志。予曰。未出門時。行盡天下。何祖之不禮也。賢即抽坐具一撼。觸禮三拜而出。余故不復贅之。時窓雨戰芭蕉。天風撼庭竹。泚筆於卮字堂之西軒。

潤侍者游嶽

入門便棒。跨門便喝。德山與臨濟大師。已是夾糠炊米。
帶土鎔金。若論闕齒胡。未離西天。風月太遠在。自餘吹起
布毛。索犀牛扇。豈不誤賺後昆。瞎將來眼。所以仰山遮裏。
不敢妄動一絲毫子。只貴當人。直下不離本際。立地成佛。
庶亦不辜汝在。老僧面前。叉手合掌。送客迎賓。而亦翫水
游山。左之右之。如珠在盤。不撥自轉。忽若有箇不近人情
漢。拈起拄杖道。你有拄杖。與你拄杖。你無拄杖。奪你拄
杖。又作麼生。瀟湘江底月。南嶽嶺頭雲。

初知客入浙

太初未判。朕兆未分以前。豁開正眼。三世佛祖。齊立
下風。便可回天關。轉地軸。辨龍蛇。擒虎兇。客來須看。
賊來須打。至於不近人情處。勦斷從上佛祖命根。與大地眾
生。為冤為對。山青水綠。雀噪鴉鳴。顯揚自己。家風斬新。
別行條令。豈不是大丈夫事業者哉。

肇翁紹初知客。以三應入賓司。勘驗方來。怪用醍醐毒
藥。四載游從。始終只如一日。涼飈襲衣。忽起凌霄之興。
集雲峯雖欲留之。拄杖子已在門外。前塗撞著惡抵家。切忌
探水。

一侍者下浙

向上機。末後句。奔流度刃。疾燄過風。眨得眼來。已
是千里萬里。沒交涉。縱使懷域中日月。負量外乾坤。亦未
可幾其萬一。臨濟燒黃蘗禪板。洛浦淹殺誰家甕中。祖禰不
了。殃及後人。

德一侍者。相從數載。大有可憎。臨別需語。恰值拄杖不在。覷面一拳。且待歸來分付。

覺源藏主

覺源浩渺。性海無邊。自非如長鯨巨鯢。一吸到底。露出珊瑚。枝枝撐著月。在在處處。盡是照乘明珠。直得大地眾生。潑天富貴。然後會百川細流。復歸溟渤。發為波濤。散為雨露。運載舟楫。發生萬物。可得擬議於其間哉。若曰持杯以酌。執竿以探。非徒不知其量深與淺。特亦未免望洋而返。至於窮死生。味今古。莫知其涯涘矣。

義濟上人

學道別無方便。只貴心堅石穿。若是打頭不遇作家。未免翻成懵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遮箇無字。便是剖牢關斷生死。破疑團的利刃。却須將一箇無字。放在額角上。如一座須彌山。向萬仞崖前。獨足而立。莫教失脚。和自家性命。一時粉碎。便見斬新日月。特地乾坤。三世佛。歷代祖。呼來喝去。盡皆在我。若是今日三。明日四。東邊尋。西邊覓。被箇靜與鬧。昏與散。截作兩段。忽覺時蹉輕安。轉身又却不爾。只為下手不力。似信不信。流入半青半黃。落索羣隊中去也。

義濟上人。山中度夏。逢秋問歸。矻矻然于眾。宛有百丈之作。恰與老黃梅同鄉。前塗忽有人。問梅黃也未。不得蹉口祇對。鈍置老僧。臨風聽得。定與三十拄杖。

德勝上人

德勝上人。東林上足。老雪翁之孫也。天姿粹美。淡靜而端嚴。寬和而軒豁。與蒲團為讐敵。朝暮未嘗放捨。更能握起吹毛劍。佛來也斬。祖來也斬。則昏沉散亂。自然倒退三千里。忽地兩手俱空。直得森羅萬象。徹底平沈。便是到家時節。若問如何是吹毛劍。珊瑚枝枝撐著月。

正勤上人

所守者正。所學者勤。惟勤與正。乃入道之捷徑。

正勤上人。能力守之。力學之。吾當與汝保任。搜出趙州心髓。將一箇無字。颺在萬仞無涯。深坑之下。却與從上佛祖。把手同行。不為差事。

志月上人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此喻一心生萬法。萬法生一心。此即夢幻空華。半似而半空者也。忽若浮雲蔽空。水底清光何在。遮裏豁開正眼。月未嘗無。光未嘗沒。明與暗一如。死與生無間。若夫靈山話。曹溪指。馬祖翫。總是影子邊事。

志月上人。堅志慕道。當於天地未判。父母未生以前。識取真月。然後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百千佛祖。盡是弄光影漢。縛作一束。浸在萬丈寒潭之底。不為分外。

德溥上人

溥修其德。溥學其道。人之道德。身之黼藻。道照今古。

秋月輝輝。德藹乾坤。春風浩浩。精學與精脩。未宜輕放倒。
九夏不出門。亦不踏橫艸。忽然拶透趙州狗子佛性無。珊瑚
枝頭。紅日杲杲。

繼逮上人

佛祖之道。廓若太虛。浩若大海。豈造次凡流之可語哉。
又豈尺寸之可度。麻葦之可測哉。除非大根大器大力量。發
大勇猛。於一念未生。一漚未發。一踏到底。然後向佛祖頭
上坐。頭上臥。則方有少分相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州云無。只遮箇無字。量納太虛。深過大海。乃從上
百千佛祖命脉。大地眾生眼目。豈可以驢鳴犬吠。有情無情
見。及有思惟心之。可測度哉。

繼逮上人。篤志此道。究明狗子佛性無話。甚切。如到
方丈請益。遭痛棒打出者。屢矣。一日復來呈偈。求語為警
策。故直書此以示。若認著一箇元字脚。便是雜毒入心。孤
負趙州不少。

慈琇上人

古人三十年。履踐箇事。尚道。我正鬧在。如今未曾拈
起蒲團。便要一鍬掘井。豈不天地遼邈者哉。昏沉散亂。自
曠大劫。相隨相逐。直至今日。不有劈太華之力。吸滄溟之
量。掛鐵面具。握金剛劍。要宇宙廓清。難矣。雖然白飯元
來是米做。俯仰折旋。著衣喫飯。如壯士屈申。不借他力。
廣額屠兒。放下屠刀。道。我是千佛一數。且喜一念相應。
夫如向外馳求。弗自投吳與楚。豈不重為歎惜。

智俊上人

大根大智。俊爽之士。當出古今羅網。掀翻生死窠臼。不滯有無名相。不分明闇路岐。展拓乾坤於毛髮之上。呵叱風雷於瞽瞍之頃。百千佛祖。窺覷無門。大地眾生。仰望不及。時節到來。則頂天立地。播揚大教。扶持末法。以壽無上法王慧命。豈不慶快平生也歟。否則未免唐喪光陰。虛消信施。只是一箇。下板頭。喫死飯漢。聞三下板坐禪。一似生冤家。一味抽了。被寮舍中打睡。名字行脚。烏足語哉。

宗然上人

儒釋無二道。聖凡無二心。但得其心。道則盡矣。在彼在此。曾何間焉。

宗然上人。棄六經而收六賊。單提金剛寶劍。斷盡煩惱根塵。一日留紙於雪巖之下。欲請語。為終身道伴。古謂獨行無伴侶。語則剩矣。但只要不離此。不著彼。翻身一擲。驀過太虛。黃面漢與老仲尼。目即在上座脚底。

宗胄上人

趙州道。一箇無字。如擊塗毒鼓。聞者皆喪。苟不具頂門正眼。切忌動著。動著即瞎。透得一箇無字。千句萬句。只是一字。只遮一字。從來不曾著畫。也是病見空花。趙州露刀劍。寒光霜燄燄。向遮提持得去。百千佛祖命根。一時兩斷。苟或柄橛之真。已是自傷己命。

九河辯藏主

大辯若訥。大巧若拙。此法離言語。不立文字之至要也。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正是巧盡拙出。後來五祖演和尚。頌云。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燄燄。更擬問如何。分身作兩段。朴散淳離。轉而訛之。化為糟粕矣。吁惜哉。

九為君數。十為成數。河出圖。洛出書。伏羲未畫。總未有遮箇消息。老趙州。著脚於天地未形。佛祖未興。以前。淨如明鏡。轉若圓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向他道無。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向他道有。正如急水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

勦虛妄之賊。絕散亂之媒。苟不力提利刃。吾未見其然。也只遮無字。便是直入百萬軍中。斬顏良的欄柄。是須先拚得自家性命。然後有必取必勝之功。苟或漸疑漸慮。半後半前。非獨手中器械。被人奪却。要見六戶風清。一塵不擾。未得在。

頂門正眼。肘後靈符。鑑地輝天。摧邪顯正。至靈至驗。至妙至圓。無出一箇無字。向未舉以前。一提提得。萬別千差。同歸一揆。如一月印千江。月無分照之心。水無受月之意。千江同一月。一月共千江。其如情見未忘。一任水中撈月。

如來祕密寶藏。佛祖向上牢關。透得一箇無字。百匝千重。一時了畢。譬如一燈洞耀。百千明鏡交輝。却須當軒撲滅。明闇俱忘。道有道無。臨機在我。我相亦空。萬象森羅。同成正覺。到與麼時。方見古人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

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無明業識。煩惱。般若真如解脫。盡底一傾傾出。將謂是一顆照夜明珠。誰知却是換眼睛烏豆。除非一搗粉碎。未易隔壁擲量。

一處通。千處萬處一時通。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五千四十八張故紙。一千七百段葛藤。會得一箇無字。如金翅王。一拍四大海水。連底俱空。纔涉思量擬議。便被情識意路絆在。荊棘林中。要得脫體無依。乾坤獨露。三生六十劫。

佛病祖病。色身法身。寒病熱病。大黃巴豆。醫不得底病。單單提一箇無字。向未開口以前。一嚥嚥下。便是一粒換骨靈丹。瀉下通身雜毒。百千毛竅俱開。五蘊六塵。廓若太虛。淨如明鏡。却與七百甲子老禪和。把手同行。同坐于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豈不慶快也歟。服藥不如忌口。開鑿人天眼目。發明佛祖宗猷。萬別千差之要。七縱八橫之妙。無出一箇無字。臨機但無揀擇。大用自然現前。如行空之月。無不應之輝。若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或舒或卷。或擒或縱。剔起眉毛。已是千里萬里。沒交涉。惟大智洞明。小根小器。可得而語哉。

俊拔衲子。要如良驥奔騰。直須一日千里。苟獵虛言。不耕實效。縱抱天馬龍駒之質。未免且困鹽車之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可不自鞭自策者哉。

了智上人

毀冕裂冠。披緇披褐。古未嘗無。枯此心如朽木。視身世如浮漚。在今罕有。所以道。學道乃大丈夫事業。非將相

之所能。

了智上人。棄官圓頂。刻苦下工。志實可尚。但勇猛精進四箇字。著力未專。為昏沉散亂所困。未免墮在悠悠漾漾。名字坐禪甲裏。只成箇長行粥飯僧去也。如今要急相應。但只豎起生鐵脊梁。撐開兩眼。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屏作一箇無字。一提提起。如一團熱鐵。如一堆烈燄相似。則自然空勞勞地。虛豁豁地。何緣有一毫昏沉散亂之相可得。如此五七日去。忽然築著磕著。也不定本色道人。若不赤體親見父母未生以前。本地風光。只在無邊無岸。生死海裏浮沉。良為可惜。然雖如是。直須師子翻身。切忌韓獪逐塊。

法海上人

法海汪洋。靈源湛寂。此大地眾生。三世佛祖。同一受用。只因迷悟二字。有差有別。遂有生死涅槃。輪迴解脫之間。要得會而歸之。只消單單地。猛著精采。提一箇無字。晝三夜三。拚死拚生。與之癡捱。忽然一踏踏翻。徹法源底。則見三世如來。與三界二十五有。通是妙明真覺。無生死可厭。解脫可求。菩提可得。涅槃可證。如日月自行。江河自注。乾坤自立。虛空自在。曾何一纖塵一毫髮之有間哉。依舊行但行。坐但坐。瞌睡打眠。著衣喫飯。一切平常。等閑道著一箇佛字。三年漱口。

法海禪人。與了智上座。同一出處。同住同參。發明大事。老僧當立待汝未跨門來。已與三十拄杖。

示轉菴圓上人

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有人道得不難不易句。其奈鼻孔。已被燈籠露柱穿却。未免轉身無路。正恁麼時。畢竟喚什麼。作山河大地。又喚什麼作自己。自己與山河大地。是一是二。是有是無。到遮裏。却須剔起眉毛於十二時中。行來坐去。冷地自家。微細揣摩。披剝始得。忽若翻轉手。摸著舊時鼻孔。依前只在面皮上。便見五祖道。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青青綠。原來是浮萍。

示選副寺

道在日用。日用而不知。所以道。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到遮裏。且道知底是。不知底是。從上老凍膿。與天下行脚漢。並是築破飯袋。踏破艸鞋。要且未見一人透得遮重關子。既透不過。不若行但行。坐但坐。折旋俯仰。不是他人。至於聞聲見色。送去迎來。左東右西。無適不在。是則固是。其奈己眼未開。被一重膜子障住。未免前段葛藤。盡是別人家裏事。於我全無交涉。須是十二時中。四威儀內。無絲毫虛棄底工夫。單單提著一箇無字。豎起生鐵脊梁。如頂一座須彌山。在額角頭相似。莫教眨眼照顧不前。便見渾身粉碎。且喜一生參學事畢。

選副寺。淳厚有素。久依東叟老師。今欲換水養魚。向萬丈寒淵深處插足。忽若老龍奮迅。巨浪潑天。切不得於乾地浸殺。

趙州見南泉。臨濟扣黃蘗。龍潭接德嶠。盡皆一踏到底。當此末法。氣運澆漓。盡非一撈一挨。便透根器。自非拚得

性命。向萬仞崖頭一撲。欲空萬法根源。以盡不傳之祕。未之聞也。

昏沉掉舉之根。起於業識顛倒之頃。今欲拔而斬之。非力坐死究。則不能勝矣。固曰。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此亦得底人田地。若是未得底人。謂之執藥成病。安有海印發光時節。

決欲究此一件大事。當須發大勇猛。奮不顧身。盡此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屏作一箇無字。一提提起。頓在七尺單前。三寸蒲團之上。如一座須彌山相似。兼以晝夜。積以歲月。無有不透底道理。若只半熱半寒。似進不進。欲圖速効。以資話柄。將恐後來。打入骨董隊裏去也。

忽爾目前虛豁豁地。似覺不見有此身。正謂之豁達空撥因果。須是信一念子。啐地斷。曝地折。如崖崩石裂。地陷天崩始得。未曾親到遮箇田地。謾說大悟十七八番。也是傍若無人。

本分工夫。須是十二時中。打成一片。無絲毫間斷始得。若曰進一寸。退一尺。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安得有成辦底時節。是須豎起生鐵脊梁。教節節相拄。盡八萬四千毛竅。三百六十骨節。與平生氣力。屏作一箇無字。一提提起。如一人與萬人敵始得。稍涉遲回。則被昏散二風。縛作一團。定矣。

從上千差萬別。正眼若開。只是一句。不消欬嗽一聲。一時透畢。如今有一等。不唧溜漢。往往多是將實法定相衷私傳授。誤了一切人。墮在情識坑子裏。頭出頭沒。剗地到。不如三家村裏田厰翁。胸次中潔潔淨淨。却無許多狼狼藉藉。宜審思之。

參得到。說得到。又須行得到。殊不知俱到也不是。俱不到也不是。將知我此宗門下事。如疾燄過風。雷霆霹靂。無你擬議處。無你湊泊處。除非大根大器大力量。聊聞舉著。倒轉鎗頭。便是黃面老漢。也與一刀兩段。降此已往。三生六十劫。

三到投子。九上洞山。至於坐破七箇蒲團。與隔江招手。一宿曹溪。望見剎竿便回。往往將謂根有利鈍。時有先後。殊不知。依舊是箇日出東方夜落西。雖然如是。鄭州出曹門。

宗仁上人

仁為五常之宗。心為萬象之主。心恕則仁自生。心慈則仁自興。善惡之性同一源。生佛之分無二天。從曠大劫至目前。著衣喫飯誰不然。

克俊上人

俊拔道流。克明自己。十二時中。常默默地。苟存毫髮不能除。便見從前。都不是等閑。一踏到底。忘事亦忘理。

宗正上人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如搗塗毒。聞者俱喪。又如提金剛寶劍。霜燄凜然。獨脫漢。拈得便用。拏得便擲。七百甲子老禪和。未免翻成窠臼。妙喜道。不是有無之無。亦非真無之無。與麼說話。窠臼上更添窠臼。除是等閑一捏。和趙州三百六十骨節。一時粉碎。撒在百艸頭上。散為萬別千差。逗到結角羅紋處。覓一微塵。了不可得。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一時掃蕩無餘。雖然如是。

萬里不挂片雲。青天也須喫棒。宗正上人。還甘麼。縱饒不甘。也須一捏粉碎。

守志上人

志懷高遠。守亦堅牢。斬佛祖劍。柄要力操。寒霜光燄。腥血鮮臊。眼空大地無英豪。關羽一勇非吾曹。當機一笑風怒號。四海息波濤。

妙圓首座

從上來事。本乎無傳。宗乎無言。如大明當空。無幽不燭。如太阿在手。殺活臨機。斷無葛藤露布。口傳心授。以舛宗風。以悞末學。若佛若祖。不得已。方便垂慈。失口流落一言半句。不然而然。偶爾而爾。莫非為汝洗蕩情塵。破除業識。並無纖毫實法。與你為知為覺。為解為礙。如明鏡無塵。而加綵繪者哉。可笑近代有一種不正因尊宿。與一類不正因弟子。如學上大人丘乙己。至尚書周易一般。方可稱為明眼衲子。苦也屈哉。宗門事業。若如此學得。佛法不到今日。所謂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

書

上吳丞相

竊觀吾宗。向上一關。明如杲日。浩若太虛。動靜存亡。照用機括。如雷如電。如風如雲。及其翕也。纖塵不立。及其張也。彌亘大千。所以生死籠罩伊不住。是非明辯伊不得。是謂一味平等。無礙大解脫門也。然而不可以有心知。不可

以無心造。只貴大力量大丈夫。向情識意路。一切差別等見。未萌以前。赤骨律地。一跳跳出。却領現成受用。然而則知。昭昭鑑覺。與紛紛起滅者。是皆大解脫門之正體也。鑑覺則覽外塵而成見。起滅則逐內妄以成知。此知此見。直下蕩蕩地。如水上葫蘆。曾無住著。既無住著。鑑與覺。起與滅。塵與妄。知與見。生與死。是與非。是皆空中鳥跡。就而求之。曾何毫髮之有哉。三世諸佛本源。六代祖師心髓。盡不外乎此矣。良由大地眾生。失業亡家。窮劫至今。流而不返。指親為賊。認郎作奴。自己庫藏中。百千珍寶。棄之而他覓外求。所以累他先聖。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巧設方便。引而誘之。無他。蓋欲其信道。自己是佛。更無別人耳。

昔有一僧。因不自信。遂問石霜云。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一條白練去。冷湫湫地去。古廟裏香爐去。又問巖頭。頭喝云。是誰起滅。此二尊宿。所謂纔有所重。便成窠臼。是以活遮僧不得。昨聞大丞相國公。舉此公案。撩撥諸山。亦一時盛事也。淨慈云。同坑無異土。強費分疎。護國云。在丞相分上。則神通遊戲。門外打之遶。某亦有一語。要為遮僧。一刀兩段。口未開時。分付了也。

如某者。二十年前。亦不自信。鑽天掘地。徧求佛法。通宵徹旦。惟被起滅昏沉。交相擾擾。如夙世生冤。無由解脫。雖時時念念。提一箇無字。與之厮捱。終是力不能加。又復多尋方冊。博探古今。亦卒無藥可療。忽一日涕流淚下。痛自鞭策曰。從古至今。悟道無數。豈我獨無夙種乎。於是奮不顧身。一往直前。將三百六十骨節。與八萬四千毛竅。併做一箇無字。一提提起。正如一人與萬人敵。徑欲直趨中軍帳裏。取將軍頭。相似。曠劫煩惱。一時現前。只得盡命一揮。忽然起滅昏沉。頓忘所在。身與心。人與境。渾然一

片。如銀山鐵壁。行也如是。坐也如是。飲食起居。悉皆如是。偶一僧問曰。你如此癡狂。作甚麼。對曰辦道。又問曰。你喚甚麼作道。對曰。與我說話是道。又問。你死了燒了。又喚甚麼作道。遂不能對。但只茫茫。轉加迷悶。竟不覺歸僧堂單位下。方始翻身豎起脊梁。面壁而坐。忽然平白。如地陷一般。面前豁開一亮。正如雲開月朗。夜闍燈明。森羅萬象。法法全彰。般若菩提。塵塵顯露。回思從前醒底困底。鬧底靜底。起底滅底。逐色隨聲底。至於一切是非得失。喜怒哀樂。移換底。元來盡是現前受用。更非他物。却憶從前。只欲於如上等處。盡力掃除。就海棄浪。良為可笑。自此虛蕩蕩地。孤迥迥地。常露現前。更無絲毫動相。當時只不合執定此見。返為所見所知。一礙礙住。每於白日。虛閑廓忘知見處。中夜睡著。泯無夢想時。打作兩橛。剗地又透不過。既透不過。則生死岸頭。便是樣子。從上宗門中。一言半句。萬別千差。有意味可以啗啄者。一一排遣得下。無意味難於下口者。又却吞吐不得。則他日異時。何以宏宗樹教。於是晝而思。夜而詠。行而看。坐而提。如是孜孜兀兀。或進或退。若存若亡者。又閱十載。一日在太白五鳳樓前。縱步。舉首見一株古柏。觸著面前。向來所得。和胸中凝滯。盡底脫去。如在萬重荊棘叢中。一跳出在白日青天之外。打一轉。相似。更無纖毫勾絆所是。從前有見無見。世出世間。了不了法。一時消蕩。淨盡無餘。一千七百則。閑家潑具。當甚盃脫丘。何處更留一絲頭。知見解會。健行困坐。喫飯著衣。只是一箇平常無事人耳。

今時諸方。往往不本元由。多只認目前聲色。弄箇業識團子。接耳交頭。商量傳受。以當參學。古人一時垂慈方便。將楷定規模。依樣著語批判。謂之明大法。自己脚根下。一

片田地。依舊黑洞洞。不知著落。殊不知。從上以來。正按傍提之要。全生全殺之機。如大車輪。如火聚。拶著便轉。觸著便燒。那有你擬議親近處。縱饒具奔波度刃底眼。向三千里外提持。亦未可幾其萬一。豈宜以實法定相。鬪釘苟合。誤賺後人。瞎將來眼。是致佛祖正傳不傳之祕。流為世俗口耳之學。實證實悟。教外之旨。指為表顯門庭之說。吁惜哉。

王潛齋

竊謂。吾釋之道。從古以墜。非假至尊至貴。翼而扶之。則或不自立。是故迦文誕生兜率。示現王宮。至於成道轉法輪。則曰。吾佛法。付囑國王大臣。為之外護。所以廣被西乾。遠流東土。緜緜二千餘載。而未泯者。實外護之賜也。惟近世以來。時當末運。宗社澆漓。雖王臣外護。不減伊昔。而聯芳續燄。大恥先賢。夫圓其頂。方其袍。但知從事乎鄙陋猥屑。殊不原夫吾道之始終。道也者。彌綸乎三界。統御乎大千。天地日月。陰陽造化。風雨晦明。未始不一一即此道。而囊橐之。虛而異。為聖為賢。為愚為蒙。為昆蟲。為禽獸。凝而分。為山為嶽。為江為海。為竹樹為艸菜。以至生死興亡。遷流代謝。是皆根於之道。翕張而已矣。然則道之為道。果何物也。即羲畫未著以前之易耳。易之為體。果何寓也。即乾坤未位以前之理耳。理之為用。果何歸也。即萬物未化以前之性耳。性之為性。蕩蕩乎周行。巍巍乎不動。亘十世。窮十虛。而不見其大。返一念。逆一塵。而不見其小。以釋而言。曰正法眼。曰大圓覺。曰毗盧印。通而變之。即趙州柏樹子。雲門乾屎橛。德山棒。臨濟喝。卷而為玄關。為金鎖。舒而為萬別。為千差。以儒而言。曰皇極。曰中庸。

曰大學。會而歸之。即孔氏之忠恕。孟氏之浩然。回也愚。曾子唯。著而為詩書。為禮樂。列而為三綱。為五常。由是而觀。儒之與釋。道之所在固一。惟其化異。而制不同耳。何哉。是由釋之教。以慈忍為化。以戒定為制。故夫人也。或得玩而視之。近而易之。儒之教。以誠明為化。以刑責為制。故夫人也。崇而尚之。仰而畏之。仰而畏。則懼生焉。近而易。則慢生焉。今夫人也。果曰我慢。則其逸俗絕塵。清冷之士。掃蹤滅跡。甘與流光俱化。曾何世相之有哉。故曰。不假王臣外護。而翼扶之。則或不自立。果不自立。則彼託形借服。混淆之輩。泛濫法門。又安知吾懷袖中。確有可崇可尚。可仰可畏可懼之道也哉。

竊謂。佛法至要。本乎明心。心欲洞明。貴乎息見。見乎不息則邪正交錯。心乎不明。則真妄交馳。苟息矣苟明矣。真與妄俱空。邪與正不立。直下儼儼侗侗。顛顛預預。如三家村裏田舍翁。無絲毫知見。羅網胸襟。無絲毫聲色。籠罩耳目。到恁麼處。依舊七顛八倒。逆順縱橫。左之右之。無在不在。始可謂之心明矣見息矣。妄與邪。不能干矣。正與直。不必顧矣。更須撥轉向上關棧。和底一時翻却。申出三頭六臂。於無湊泊處。別開正眼。亦未可稱為本分參學。

茲者仰荷不鄙。以傾蓋一見間。示以入道因緣。且謂於語默提撕不及處。忽然豁爾現前。此正妙喜所謂。爆地斷時消息也。有以見台座。於脚跟下。徹證父母未生以前面目。諦且當。深且遠矣。但又舉。昔有一僧。稱台座。慧有餘而定不足。台座亦已甚。肯其說。然此僧好與三十拄杖。何故。蓋為不曾有本參中事。返於淨無瑕纇處。添一重翳膜。遂誤台座。直至于今。剔撥不下。所以語某曰。我被遮一件事。礙在胸中。久矣。以某見之。何礙之有。但不合當初於豁然

現前時。一認認著。如今於泯然無知處。一忘忘却。是致明闇交爭。是非交奪。朕兆未彰以前消息。截作兩段。不得自由自在。殊不知森羅萬象。明闇色空。煩惱菩提。智慧解脫。通貫是箇大圓覺海。欲覓一絲毫根蒂。了不可得。既不可得。則當知教中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既無住。則當會見見之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見既不及。則當思豁然現前之時。此即敲門瓦子。實非堂奧中物。急須颺下。果能颺下。亦不必起颺下之見。若起此見。其病愈增。但只隨機應變。任性逍遙。或寄觀聽於金石絲竹。或全用舍於禮樂詩書。至於升降揖讓。遊泳推敲。莫不盡從此大圓覺中流出。更無絲毫外來之物。然後佛也心也。見也息也。邪與正也。真與妄也。不待區別。曉然判於明鏡中矣。

荊溪吳都運書

竊觀。聖人之道。與如來之道。同一道也。未嘗二也。聖人之道。則率性。如來之道。則見性。見性則可以明心。可以成佛。可以度眾生。率性。則可以正心。可以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雖率與見異。而性則同也。非獨聖人與如來。同此一性。自曾子子思孟軻以降。至于近世伊洛晦菴水心篁牕。及荊溪安撫都運侍郎。正脈綿綿。接踵而臻聖人之域。莫不同此性也。

西天唐土三十五祖。與德山臨濟至于近代妙喜應菴。或下世間有作者而出。發揚佛祖不傳之秘。於言句之外。是亦同此性也。此性既同。則此道亦同。此道既同。則百家諸儒之書與五千大藏之文。同一舌也。是故聖人曰。吾道一以貫之。如來亦曰。十方世界中。惟有一乘法。然此一乘之法。

與一貫之道。即此性。此性即此法。此法即此道。道也。法也。性也。名異體同。其為體也。天包無外。細入秋毫。迎之而不見。弃之而常在。天地依此而立。日月依此而明。聖人依此而設教。如來依此而示現。即儒所謂皇極。無極。大極。釋所謂。本地風光。本來面目。本生父母。是也。

仰惟安撫都運荊溪侍郎當代道學宗主。清鎮臺藩。政傳中外。闢學校。明仁義。安巨室。寬小民。實謂盡此正心誠意之道。行且力矣。以一身。為金口木舌。化湖湘。為洙泗矣。獨釋氏之宗。索然墜地。猶未獲盡此心。為此道盟至耳。願於正三綱。修五常之暇。略移一瞬。以照釋氏之宗。則見聖人之道。與如來之道。同一揆矣。或謂釋氏之宗。多迂闊。多虛無。非迂濶也。非虛無也。蓋此本來面目。本地風光。與夫大極皇極。浩浩然。蕩蕩然。不可得而形容。不可得而擬議。故其立言也。多曠達。寓理也。多幽潛。即幽潛。以見其妙。杲如白晝之明。即曠達。以見其微端。如眉睫之近。其理之幽潛。言之曠達。莫不發越乎此心之中。未常隱也。故聖人曰。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如來亦曰。法法不隱藏。古今常獨露。但此義。雖至近至易。而非世間聰明利智之。所能達。是須脫去一切情塵解路。至胷中一寸之地。廓若太虛之廣。則此義。洞然明矣。而亦便知森羅萬象。昆蟲草木。即此義。喜怒哀樂。折旋俯仰。即此義。此義既明。則百家諸儒之書。五千大藏之教。未抵一箇之字。

昔李翱相公。見藥山。以雲在青天水在瓶。明此義。無盡居士見兜率。於夜半。觸翻泉鉢。證此義。山谷道人見晦堂。聞桂香。符此義。無垢狀元見妙喜。聽蛙聲。契此義。與夫從上道學諸巨儒。莫不盡與釋氏游。而相與握手于至妙至玄之表。近世雖無大顛妙喜輩。可敬而尚之。

惟台座揭日月之大明。懸古今之至鑑。燭於混元未判之先。則見聖人之道。與如來之道。同一揆也。明矣。

荊溪吳都運書

竊觀釋氏之道。以戒定慧三學為宗。戒則律以持心。定則靜以照心。慧則智以明心。有慧無定戒。則念念在放逸。徒爾事言說。而不能斷輪迴脫生死。有定無戒慧。則念念在虛寂。徒爾滯頑空。而不能唱大教導羣生。有戒無定慧。則念念在執捉。徒爾拘法度。而不能一是非。齊物我。然而慧即定。定即戒。戒能生定。定即生慧。慧也定也戒也。祖乎一心。心本不有。戒定慧復從何得。然則不有而有。廣若太虛。盡大千沙界。艸木叢林。鳥獸人畜。與夫八萬四千塵勞。總即此心。心不生即戒。心不動即定。心不昧即慧。戒定慧即此心之本具。初不待習而後得也。有時不有。細如毫末。應一切真如般若。菩提解脫。與夫八萬四千行願。總非此心。心非戒而自止。心非定而自息。心非慧而自通。戒定慧與此心。俱無形相。雖時時而習之。無所得也。於無所得處。無所不得。則得本無得。無得之得。是為真得。其為得也。寬廓非外。寂寥非內。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可取。不取捨。不可名。不可狀。此即從上百千佛祖。以器傳器。以鏡照鏡。一段奇特因緣。謂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也。是故達磨大師。自西天竺國而來。始見梁朝武帝。問聖義諦中。以何為第一。達磨奏云。廓然無聖。又問對朕者誰。奏云不識。此即達磨。為武帝直指此心。以有言示無言也。帝不契。達磨遂折葦渡江。徑歸少室峯下。面壁屹然而坐。此又為盡大地眾生。直指此心。以無言示有言也。歷九載星霜。無人領旨。惟神光

可大師。斷一臂。禮三拜。叉手而立。默爾全身擔荷於形名未兆之先。是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自此毒流東土。接響承虛。可傳燦。燦傳信。信傳忍。忍傳能。能即賣柴漢。是謂六祖祖下分二傳。一曰南嶽讓。二曰青原思。惟讓接機敏利。雷轟電馳。散枝派於四方。星分碁布。源源不絕。即南嶽福嚴山。是其唱道之地。慨夫時移道喪。至今幾五七百載。而漸至乎絕滅無聞矣。雖吾浙全盛之地。所在叢林。尤多汙雜。求其深明此道。步步踏實者。未之有也。信有此道。時時步移者。亦鮮矣。道既不明。又不信矣。欲望吾佛祖之教。復興於此。其可得乎。粗有志於參學流通之士。對此得不為之痛心大息者哉。

如某者。自幼削髮。因篤信此道。而游方。始造淨慈天目之室。提狗子無佛性話。心心相承。念念相續者。三載。晝以繼夜。夜以達旦。是必欲剖此念。破此心。以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忽一日。於著力不到處。此念此心未萌處。泮若冰消。豁然迴露。如太虛之朗月。獨耀于中霄。當是時也。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眾生。內不見有自己。外不見有山河。巍巍堂堂。煒煒煌煌。惟一清淨。無依無欲。大解脫境界。即前所謂。無得之得。是為真得。其戒定慧。亦無處容受。戒定慧既無處容受。則一切逆順是非。好惡長短。如太虛之雲。於我何有哉。爾後即以此。扣之靈隱石田。參之天童癡絕。證之徑山無準。泊笑翁大歇北礪石溪。莫不盡跨其門。而審之。然而所見。亦各有淺深。所用亦各有高下。若夫從上佛祖。千差萬別。隱顯機緣。是皆紅爐上一點雪。

仰惟都運詔使。國史寶文。荊溪侍郎。道學正統。得伊周孔孟之正傳。廉明仁愛。教士養民。當世一人耳。某宿何厚幸。獲遭際於此時。實千載一遇也。龍興之寵擢。道林之

改遷。眷顧異常。實出過外之望。四絕堂上。獲聆無極之論。侍郎謂。無極乃此箇道理。無窮極也。又謂。孔孟之說如是。伊洛之說又如是。晦菴象山之說又如是。是以見此箇道理。無窮極也。然而理既無極。事亦無極。事本無名。因理而得。理本無形。因事而顯。始自天開地闢。至於三皇五帝。歷代君臣。一治一亂。一興一亡。是事之無極也。事不自立。因理而顯。理即心也。天地萬物。生我心內。治亂興亡。自此心中流出。故曰。事本無名。因理而得。心即理也。即天地萬物。四時代謝。治亂興亡。以見此心。是理之無極也。故曰。理本無形。因事而顯。事即理也。理即事也。事與理融。是為極也。極之為極。浩浩蕩蕩。杳杳冥冥。不可窮不可盡。是為無極。無極之極。是為太極。太極乃中也。中也者即天地萬物。喜怒哀樂。未具以前。清虛之至理也。然此清虛之理。含藏天地萬物。與夫喜怒哀樂。是謂中也。其為中也。圓同太虛。非欠非餘。能平高下。不墮有無。即吾佛氏。所謂正法眼藏。孟氏所謂浩然之氣。孔氏所謂一貫之道。以是融會。儒之與釋。雖門戶不同。道之所在。只一也。

序

友山序

友直友諒友多聞。聖人之遺訓也。直則開心見誠。諒則察往知來。多聞非具正遍知之謂歟。在古亦曰。擇朋須勝己。似我不如無。取友之道也如此。必謙上人之號友山。文不在茲乎。插天拔地而不倚。山之直也。風來樹動。葉落知秋。山之諒也。鐘鳴谷應。猿啼雀喚。非山之多聞也歟。今上人。

取山為友者。是三德也。蓋德可以益于吾也。然山亦靜亦定。靜定之間。戒慧自足。吾今取山為友者。豈徒然哉。

甲申秋之七日。上人瓣香幅紙。請雪巖老叟。序以證之。序非所能也。姑即此義。以理此事。直書以遺之云。

無翁序

淨行禪者。踐臘雖淺。志願極深。神凝秋水。氣稟辰霜。問道于雪巖老叟。若將有得焉。而又輒以號為問。姑即無翁二字扁之。亦誘進之一端也。能於無字下。洞見根源。則行不練而成。淨不澄而清矣。少而稱翁。又何礙焉。叟復示以偈曰。萬法重重一字收。拈來頓在鼻尖頭。皤然白髮鏡中見。覲面何曾有趙州。

雲山序

白雲依依。青山巍巍。光風浩浩。霽月輝輝。彷彿善財童子。與德雲比丘。在別峰相見之時。人也境也。事也理也。今也古也。纖塵無間。毫髮不移。上人有以永德自名。雲山自號者。翻然而起曰。我本無名。假永德以自稱。我本無號。假雲山以自號。師肯賜一語為證否。曰唯。學至於無。空萬緣。無一塵之可得。正善財於七日中間。親見老德雲消息。豈暫時聞見之可及也哉。所以上人自名永德也。德既永矣。道亦永焉。上人之號雲山。實也非假也。故書一偈。以旌之。縱目無心與麼看。擎天拔地黑漫漫。誰知七日不相見。只在眉峰一寸間。

靜山序(并偈)

萬緣不涉。萬法自閑。此靜之義也。靜則定。定則安。所謂安若太山。萬機不能撓矣。然靜必有動。動必有作。作必有言。靜山二字。由是而得。普寂之號。由是而稱。雪巖一偈。亦由是而成。偈曰。一跡無餘萬籟沈。巒光月色共深深。誰知尚有[此/且]兒鬧。龍在霜枯木裏吟。

秋江序(并偈)

秋江。智月上人之自號也。涼秋月明。空江浪平。上下一色。表裏洞明。心也佛也。禪也道也。名也號也。覓一絲毫有相。了不可得。非上人之見處也歟。若只與麼。猶是過患邊事。姑示一偈云。漾漾銀河玉宇流。淨如白練冷光浮。老胡一葦踏不著。零落西風斷岸頭。

中山序(并銘)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古人已是覲面相呈。何祕之有。道寶藏主。以中山自號。山既立中。中則有外。中外相承。祕可見矣。雪巖老叟。為銘之曰。不倚曰中。屹立曰山。白雲四座。明月一間。獨坐天心存正念。直透須彌只等閑。

天全說

嗣樗侍者。自號天全。請說于雪巖老叟曰。何義也。朽腐不收之木。亘千萬劫。而不涉春秋。無斲削雕刻斧斤之患。以殘吾軀。無依附寄托棟梁之任。以重吾肩。抱烟雲而自樂。

伴苔蘚以閑眠。循循焉望望焉。夫是者謂之天全。予曰否。天全乃全其天。各各全吾所賦之天。利者不鈍。愚者不賢。直者不曲。脆者不堅。而又愛者汎。獨者專。執者方。轉者圓。或又曰否。吾則曰然。於是出一偈。以美其稱。頌其德。發其全。全之者天。廣而無量亦無邊。遍覆三千與大千。欠闕不存[此/且]子相。運行當與日同圓。

銘

一溪銘

溪清可鑑。萬派一源。無上妙道。唯心可傳。道清諱也。一溪號之。作是銘者。雪巖為誰。

鐵船銘(濟)

今茲巨舟。匪木之儔。開乾坤輔。模範九州。發性天火。石爍金流。形名未具。運載已周。不加櫓櫂。惟重惟浮。博濟四海。任其去留。一篷明月。萬里清秋。

偈頌

送德富藏主之衡

集雲雲外小睡虎。毛色金斑威百步。頂門正眼爍乾坤。等閑亦或生風雨。拂曉出門去何處。衡陽城中訪親故。記之早晚即歸來。震雷一喝了此末後句。

送光後堂(并序)

妙光首座。兩載游從如一日。蓋孜孜于道。不知光陰之

易也如此。俄然需偈為別。因筆以餞云 春風惡。春風惡。
一夜梅花盡吹落。人來話別欲游吳。踏斷東南天一角。春風
惡。春風惡。八千里外望西川。從前都是錯。

宗正上人

金襴之外傳何物。應道門前倒刹竿。亘古亘今全提句。
好向聲前著眼看。衲僧衣鉢只者是。汝今已得正宗旨。寄集
雲單號別傳。枚數英才先屈指。忽來告假歸清江。窻前梅早
春漸芳。一枝橫出蒼烟外。泉聲噴雪巖流香。

惠洪上人

洪濛既判。惠然紅日。天地開明。即心是佛。塵沙刹海。
遍界發輝。一絲毫頭。昧之不得。却須直下掀翻。休為知見
所執。受用只此平常。更無玄妙奇特。若是衲僧門下。難免
痛棒三十。目今且贈四藤。任便東西南北。回首集雲峰。面
前青突兀。

送契寧上人

道契佛祖。身自康寧。行篤言寡。名香德馨。一塵不染。
千里前程。番陽浩浩。集雲青青。穩泛扁舟短櫂。西風浪平。

紹隆上人

行以德紹。道以時隆。浮薄在彼。端確在躬。衣單下事
還一同。道德言行誠明中。語默動靜昭日月。折旋俯仰生春
風。上人夏在集雲峰。倏起湘江歸興濃。庭前索索飄井桐。
赤肩擔瘦筇。

真惠上人

將謂如來。惠戒三昧。此語雖真。此意未在。正似湘江兩半晴。岳面不開雲鬢鬢。一日升天四海明。杖頭掀轉却頭輕。不移跬步到潭城。相逢歷歷話前程。

本來上人

本不曾來亦不去。百二十日如是住。昨夜西風忽轉頭。花開闌畔木犀樹。收拾行囊話起單。集雲東湖來去間。雙桂枝頭冷消息。却與荷花香一般。

慶一上人(聞訃)

識得一。萬事畢。慶快平生是今日。佛祖單傳無二心。生死洞然空四壁。匆匆聞訃來歸。不礙獨行特立。羣峰疊亂青。遠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來去有何極。韶華自轉春無迹。

了恩典座

十二時中。承誰恩力。俯仰折旋。不須外覓。著衣喫飯。一了便了。開眼天明。是誰不曉。大地沙門隻眼睛。丈六金身一莖草。

志滿上人

夫志在謙毋自滿。勿以其長跨人短。海因有量天亦聾。人未有德休恃聰。君不見。水涸山枯物憔悴。春暖風和蝶蜂至。欲在叢林立此身。學以成其志。

祖機上人

靈妙之機。佛祖莫知。疾則蹉過。遲非所宜。靈在自己。
妙在日用。喫飯著衣。一靜一動。動靜兩忘。波停岳聳。

元覺上人

妙覺明淨。元無所覺。如鄱陽湖。秋波不作。亦若匡廬。
雲平月壑。笠頂西風閑去來。拄杖頭邊空索索。打碎靈龜殼。

智遠上人

智聰則遠。機圓自轉。似走盤珠。如萬花苑。開落不在
春秋。動靜不滯去留。雲悠悠水悠悠。天外月如鉤。雪峰袞
出三箇木毬。

克圓上人

克期取證。功行已圓。湘南潭北。一月在天。五峰深處。
萬象皎然。相見不須撫背。痛與肋下三拳。掣風掣顛。

覺初上人

靈覺之初。廓然太虛。巘雲平岳頂。海月照珊瑚。描不
如。畫不如。詠不如。一段靈光今古無。元是兜率橋頭三生
藏裏夜明珠。

道可道者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既非常。如器中
鐙。道既非常。如日之光。如器中鐙。聲出於內。如日之光。

光照無方。夫如是。乃可稱有道之者。非獨善一身。而達之萬邦。

道從上人

惟道是從。惟心是宗。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夢幻了了。來去匆匆。水中之月。樹上之風。作如是觀。無塞不通。

了明上人

了明明了。孤光皎皎。夜永月寒。雲開天曉。二淞江山拄杖頭。脫略根塵靜悄悄。大明當空。無幽不照。如是行脚。行脚事了。百煉精金。由指而遶。

智賢上人

智者必賢。正者不偏。平坦性地。朗我心天。折旋俯仰。諸佛現前。一光同照。萬象縱然。

本善上人

本來面目。善自參詳。六般神用。晝夜放光。不須擬議。切忌承當。風前一陣木犀香。金粟花黃。

行坦上人

細行循循。大道坦坦。得處至要。用處至簡。從上一千七百人。七縱八橫。大機大用。肩上無過擔片橫版。頂門只具一隻正眼。譬如斬一握絲。一斬俱斬。一切盡斬。

普義上人

雲門普。趙州無。二字一義。茄子落蘇。提起便會。直入聖賢闢域。聲前擬議。未免者也之乎。且聽端的下箇註脚。俱。

如珠上人

等閑剔出影團團。一一如珠走玉盤。風前燦燦寶光寒。落落誰從轉處看。當隨機括動。休被眼睛瞞。魚目光生也一般。天上蟾蜍水底浴。明暗不相干。

法立上人

萬法無根。從何而立。一念心堅。銀山鐵壁。發大誓願。大解脫幢。萬木生秋風自涼。庭前一陣桂花香。

法茂上人

野鳥山花能說法。茂林脩竹是參徒。時常舉一箇心字。覲面當機見也無。雲埋夜月。冰透玉壺。明暗雙忘。理事一如。差乎緣木求魚。

允寬上人

初無允諾。寬著程限。一似跳黃河。盡力要合眼。跳過跳不過。直要橫擔板。南北天高雲淡淡。漁歌秋色晚。

嗣牧上人

先以放。嗣以牧。兩鼻穿。四蹄禿。有闌圈。無拘束。

山自青。水自綠。從來饑飽不相干。幻泡影中休碌碌。單單贏得這題目。

惠性上人

惠性忽通。差別無礙。七縱八橫。得大自在。向微塵裏轉渾身。影落五湖雲水外。問時人。會不會。明白一句子。卞璧無瑕。驪珠絕類。

傳義上人

直指之道。義不可傳。不立文字。昭昭現前。萬里不掛片雲。一亘白日青天。聲前有意。句後無言。理事雙遣也。木頭碌磚。

如山上人

絕毫絕釐。如山如岳。萬里高飛。遙空一鷲。見不到處。天涯海角。智不及處。大圓滿覺。西風蕭條黃葉落。古殿深沈撼金鐸。却悔當初賺行腳。

師亮禪者

憶昔西山亮座主。曾有虛空解講語。喚得回頭是馬師。規鑒叢林照千古。上人學禪不學教。禪教初無二門戶。一拳打破太虛空。知音不在頻頻舉。

佛祖讚

出山相

六年饑餓。半夜癡狂。貧兒拾得錫。赤脚走忙忙。

觀音

鰲翔海運。地迴天空。一瓶淨水。五濁惡風。安得眾生界具證圓通。

其二

以耳返觀。夜濤傳別谷之聲。以眼返聽。甘露散垂楊之碧。所返既忘。觀聽亦寂。夫是之謂救苦慈悲願力。

魚籃婦

行步輕盈。梳裝濟楚。示大慈悲。救眾生苦。智眼堪憐盡不明。只道籃中賣錦鱗。

其二

籃裏清風。手頭生活。要將魚目換明珠。豈是慈悲菩薩。有智慧人。不消一劄。

馬郎婦(為涇上人贊)

謾說教人學誦經。胸中涇渭甚分明。金沙影裏無窮數。散作一灘流水聲。

維摩

尪羸面孔。蹊蹺肚腸。憂愁苦惱。詐病在床。說離生死妙法。一默無雙。

達磨

九年壁觀顯家風。半是真誠半脫空。一葦不知何處在。長江依舊水流東。

布袋

一笑生春風。雙瞳湛秋水。日月拄杖頭。乾坤布袋裏。
彌勒忽然下生。何處尋你。

臨濟

眼生三角。頭峭五嶽。三遭瞎棒折驢腰。一喝當空。星
斗落錯。

朝陽

穴鼻針。無縫襖。一綫紅日頭。聯得似恰好。

其二

離離披披破骨董。補一孔了又一孔。三竿紅日透籬邊。
看來何止七斤重。

自讚

德富藏主請

巍巍堂堂。煒煒煌煌。佩小釋迦懸記。身穿御賜衣
黃。人言有德可富。自羞伎倆尋常。蕭蕭兩鬢風霜。

昭如長老請(住木平)

海印發光。昭然如日。曾對大元聖主。默說不二法
門。默而說說而默。中興大仰叢林。天下第一法窟。見者是
誰。石頭古佛。

智坦西堂請

大智洞明。大道坦平。生鐵面具。不近人情。雲峯日朗。
雪谷雷鳴。激起曝腮焦尾。同躍天庭。

原妙侍者請（高峯）

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

嘯巖居士請（入錢塘北關祖師會）

湖山影裏。水月光中。似我非我。朦朧朧。兩眼平生四海空。

如初禪人請（半身）

身披 御賜衣。名在江湖上。對面忽相呈。全全不似像。雪白眉毛額下生。仔細看來。何止長一丈。也是起模畫樣。

覺圓居士請

妙覺圓明。離諸聞見。纔涉安排。雲遮日面。若言即此是山僧。三尺竹篋如掣電。好好看方便。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四(終)

No. 1397-B

濟北之後。法席惟東山老祖。一瓦鼓歌為絕唱。到破沙盆下。其聲益宏。若夫翻經易言 □續□音微。吾仰山師叔。幾至銷歇。雖然其間大有節奏。在具眼衲僧。試自甄別。大德戊戌休夏。寓雪竇前育王屬姪比丘淨日拜手。

No. 1397-C 補遺

題跋

題羅漢手軸

松風浩浩。澗水潺潺。白雲影裡。枯木寒巖。十八高人。
行住坐臥。神通遊戲其間。龍耳無聽。虎體元班。

跋圓覺經

大虛圓滿。妙覺混融。如春化物。和而不同。力不在東
風。

跋應菴付密菴法語

破沙盆。蓋天蓋地。是我祖大徹投機句也無。若道是。
未見應菴在。若道不是。蹉過密菴了也。後之學者。苟不□
□開正眼。未免只喚作破沙盆。

題坐禪鍼

記著一字。喚作依模脫□□□□□□□□□□自有一
條通天大路。因(甚)□□□□□□。

跋偃溪語

佛照老人。倒握妙喜三尺竹篴。罵風打雨。奔雷掣電。
激起東澗波濤。翻作偃溪流水。自一而三。會三而一。五髻
峯高勢插天。雙徑如絃直。

跋枯巖頌軸

我觀是軸。語不滋潤。句不新鮮。蓋從枯字上發越也。
而又卓絕無路。玲瓏莫窺。得非巖乎。

小佛事

清妙侍者火

佛祖道妙。絕點純清。全體全用。三喚三應。雖然病在心腹。依前不墮常情。作麼生。灰飛煙滅。轉見光明。

介俊侍者火

俊哉衲子。介然自立。三應聲中。銀山鐵壁。喜識盡髑髏乾。烈焰光中珠走盤。

惟則上座火

惟天惟大。惟堯則之。古今一體。生死同歸。無氣息。絕離微。火出木盡。煙滅灰飛。

悟上座入塔

悟時悟迷底。迷時迷悟底。迷悟兩俱忘。畢竟是甚底。一堆白骨冷如水。萬疊青山翠如□。

樞菴主下火

靈樞密運。神機顯發。豎指豎拳。有殺有活。八十餘年。受用不盡。末後抽身。生涯轉闊。烈焰堆中阿剌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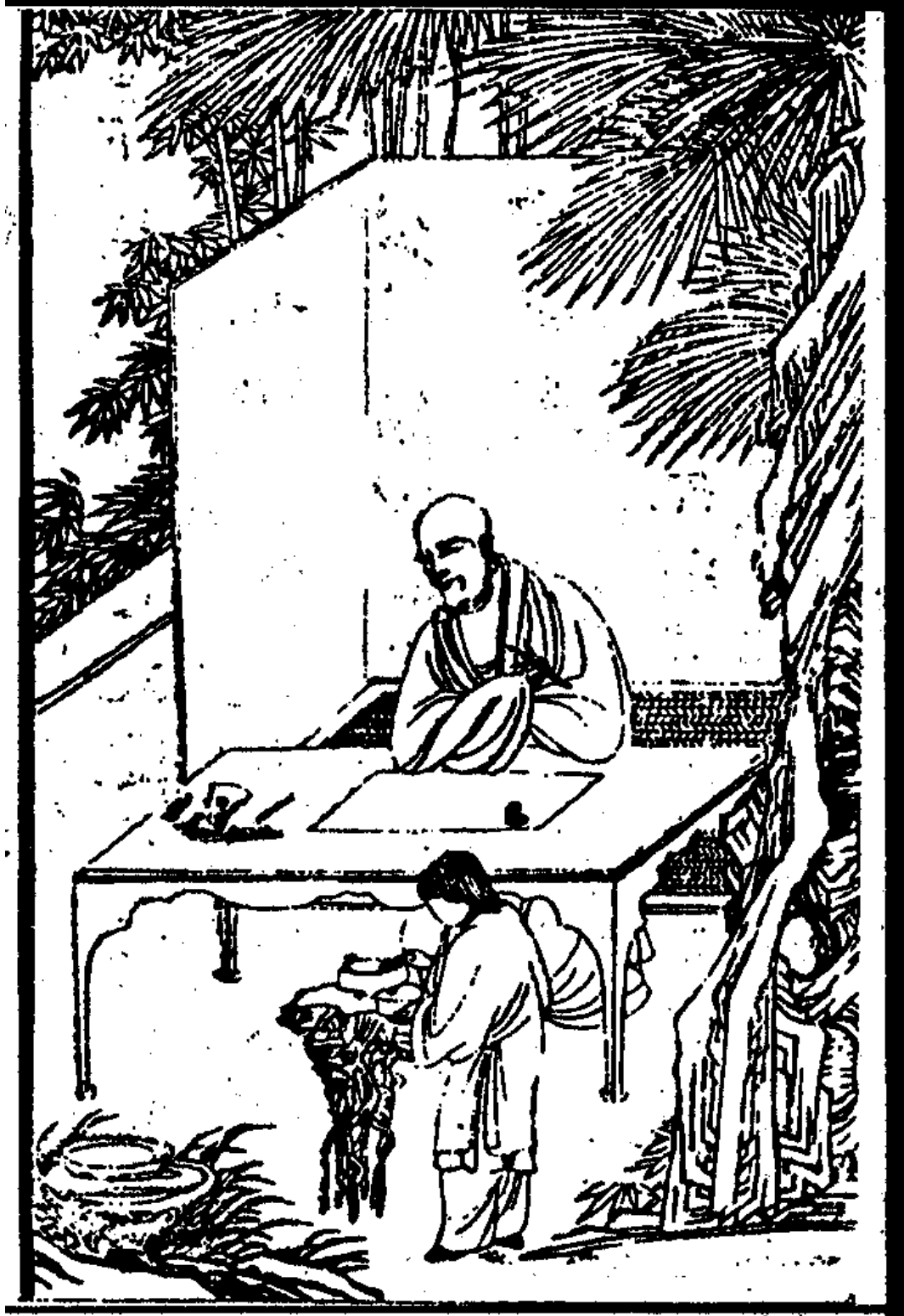
No. 1397-D 評論

山菴雜錄云。仰山雪巖和尚。婺州人。立志超卓。非其人不與交。早歲見無準于徑山。因鑄鐘。令作疏語。師成偈云。通身只是一張口。百煉爐中袞出來。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於是命。居侍司。職滿。準別請代職者。師不欲與是人交承。望見準送入門。即伏牕檻。作嘔吐聲。甚厲。

準知其情。故指云。此子無福。職始解。已得嘔血病。大怒之。師絕不為意。暨出世。嗣法薌。雖屢屢拈出。不著於人。有云。破蒲團上。地裂天崩。不從人得。云云。復懷香就座。至仰山。始為無準焚却。尚有有準的無準的之語。余謂。雪巖年少。被邁氣使。而無準為一代宗師。不能含忍。致父子情乖如此。凡據大方。握麈拂者。亦足自鑒。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

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25 冊 No. B173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





壽昌語錄序

達磨大師云明 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從上諸先德通身不掛寸絲良繇見處圓明故行處自然勦截耳或有眼而無足或有足而無眼偏枯之學古德所呵惡能擔荷

佛祖大事乎然初祖達磨大師記已有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豈緣會使然耶我

明自正嘉以來禪道中絕先師乘悲願力應化閭浮於是江西之宗旨始立最初從廬山發悟而末後印法於五臺入室陞堂全提正令諸方尊之為壽昌古佛故壽昌之名獨傳先師悟道之後住山三十年戴笠披簑與黃牛白牯同事常示參徒曰凡行處不孤硬者必見處猶帶廉纖也牽犁拽耙法法全彰豈待老僧再舉揚乎會下飽參弟子鼻孔遼天先師把住咽喉不許轉身通氣即上首來公謚公賢公等猶以出世一著囑之余見近代宗師草草傳授末流之弊師弟交識然後服先師手段之辣也或曰壽昌應西竺懸記而來故作用與古人一體不知為西竺易為壽昌難西竺當

佛道熾昌之日遍地皆旃檀林龍象如雲其扶豎法幢也殊易壽昌當宗風寥絕之時觸處荊棘狐狸作祟其建立宗旨也特難乃參悟既與德山臨濟同堂而操履又與百丈趙州共路余所見諸方善知識未有過壽昌者其古佛再來耶自壽昌單提向上一路於是雲門黃蘗徑山天童諸大老嗣與皆聞壽昌之風而起者也雖見地未敢輕議而踐履終遜之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吾師乎吾師乎。

時

崇禎十年夏月既望

西江門人黃端伯稽首譔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之上

門人 元來 集

師初住峨峰上堂

拈香祝

聖竟復拈香問云大眾會麼此是三世諸佛用不盡底一齊撒向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猶用不盡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亦用不盡山僧今日信手拈來與眾商量還是教外別傳經中玄旨不函蓋乾坤隨波逐浪不截斷眾流抬薦商量不大用現前探竿影草不當陽撒出金剛寶劍不據實舉論窮劫不盡要且具智眼者揀辨得出白是白黑是黑即不囫圇打作一塊始可定蓁林之是非驗學者之得失然後應聖應凡自然不被詐明頭之所欺舉措應緣無不合吉也然此道離微疏之久矣眾中有大智者當拼身命盡力匡扶以悟為期自他兼利一生不足再拼一生盡其三生自然合得古云不入生死大海難得無價寶珠此猶是鈍機靈利漢一聞便知妙然雖如是不得春風花不開且謾道及至花開又吹落首座云未垂法語已涉繁端略借權言彰明大道迦葉行頭陀之行受世尊衣和尚習百丈之規登如來座未審昔時迦葉今日峨峰是同是別師曰庭下虛空為汝說不必山僧再復言座曰同別已蒙師指示單傳宗旨事如何師良久曰且喜大眾俱已會竟座曰三十年前人事異數千白後祖燈新師下座。

上堂

諸佛時常說法不須疑議猜詳是何法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祇貴直下承當承當箇甚麼雲騰致雨露結為霜蛟龍不宿死水猛虎豈行路傍透得這些關捩何須願往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樣放光作麼生放光化被草木賴及萬方釋

迦不肯洩破達磨九年覆藏峨峰不惜口業一下為眾宣揚且道作麼生宣揚揮尺一下云罔談彼短摩恃己長便下座。

上堂

瞽目老聾瞶嫂色聲兩失剛剛好更有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談道四箇相同論短長一個於中直笑倒且道笑個甚麼奇怪普化翻筋斗不忝金色頭陀之後參。

上堂

老僧有一偈一生受用底今日分明舉似人祇是莫將道理會鉢盂一大口草鞋兩個鼻以索搗起來疏通千萬里不畏高天無愁遠地不參佛祖心非究西來意為緣得自由具遊戲三昧人不肯於我我卻肯於你何則盡十方法界虛空唯一箇沒巴鼻何用千思百量擬議死生來去一條擗栗自相扶只是不容生活計此事真個太煞分明若再遲疑徒勞心力。

上堂

舉老聃云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山僧即不然彈指曰這箇有形生育天地這箇有情運行日月這箇有名長養萬物吾即知其名故名這箇祇如恁麼舉與老子相去幾何當知這箇生天生地生佛生仙生男生女生聖生賢生天堂地獄生餓鬼畜生更有一般至妙又解生無生無生子頭白似雪解向天宮拿日月要去毘盧頂上行度生指往無生國當時有箇老禪伯一杖當頭親見血何則恁麼達磨一宗埽地而滅如是兩下成怨結大眾作麼生為它分雪維那以拄杖一時趁散免教思議分別。

上堂

雲頭按下大家看圓鑑高懸百尺竿即請高人登一步架空竟不受人瞞祇如不受人瞞意作麼生各家路大通空界不必尋聲觀世音設使搖鈴攜履去看來猶不是良心故昔凌行婆問浮

盃曰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盃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盃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盃不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南泉聞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聞笑曰南泉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問曰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哭曰可悲可痛復曰會麼一罔措婆曰跣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臭老婆問教口啞一曰未審怎生問它州便打一曰為甚打某甲州曰似這等跣死禪和不打更待幾時又打婆聞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州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婆如何是趙州眼婆豎起拳頭州聞以偈問曰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報汝淩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看這婆子只世間俗婦尚能洞透佛祖心肝海會道人豈可不通宗師血脈若乃肯心頓發誰不丈夫其或因循當面蹉過此公案古來拈提者不少盡謂浮盃受婆子折挫其不知婆子為浮盃沉埋至今猶未扶起大眾且道可中優劣作麼生分析噫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便下座。

上堂

拈起一著佛祖一齊捉放下一著聖賢悉皆縛轡轡飛上天庭泥牛眠交地角非惟九有沾恩亦乃四生受樂惟有八大金剛努眼瞪眉橫拈倒卓何則不許眾生亂描邈。

上堂

青山青無山不藏雲綠水綠無水不生木惟有衲僧心調直無阿曲揮尺一下下座。

上堂

真正龍象子有時提不起放得下有時放不下提得起不弄死蛇頭要捋生虎尾有時跨上金毛背自然足下清風起是否喫

水不涸兮魚自在山青幽也鳥安詳珍重。

上堂

冬至時臨事且奇海風吹倒珊瑚枝龍王驚起歸空界河伯神祇失卻威如是事宜自知僧曰用知作麼師曰與老僧執杖僧曰恁麼不知更好師曰何也僧曰清閒僧不做返更作愁人師便打。

上堂

鐵羅漢撞著赤聲火金剛二家尚氣鬥堅強愚情不決問空王王曰諸行無常一眾知識還會此意不不然更聽一頌野衲門庭不順情尋常爭許白雲停乾坤不昧真因果一定無干那畔人參。

上堂

黃面老人沒偈僞悲願示生四月八一年一次熱湯澆捨死忘生而說法四十九年一字無末後拈花放不下惹得傍觀笑微微大似打破葡萄架爍然所作業不忘撞著雲門要打殺貽累兒孫相將墮火坑尚幸琅琊云將此身心奉塵刹不然則達磨一宗埽土而盡豈知今日有寶方老漢重為分雪祇如此一舉還有報恩分也無眾中若有拈得出者管教橫身宇宙與諸佛眉毛廝結有麼良久云噫真個在家為客易果然出外作商難。

上堂

大眾禮拜燈忽墜地首座啟曰銀缸撲地亂墜天花曲請尊慈重然寶炬令昏衢而再朗使法殿以常明師曰金鑪香裊靄玉燭燦光輝寶磬鏗鏘舉人天聚會時如是已為山僧說法竟何也法本自法法外何法更欲說法恐辱大法雖然如是勉強與大眾商量個論法之體亙古獨存非色非空無名無相非隱非顯非暗非明非聖非凡非僧非俗法之說也自古至今天地世界森羅萬象日月星辰海岳山川四生六道未有一時不說也所以云塵塵

說剎剎說熾然說無間歇大眾還信麼首座云信師曰汝作麼生信座云昨向上藍田裏過山水通融盡寶方師曰未是信在。

上堂

首座云喫金牛飯飽孤峰頂上謳歌飲曹山酒顛十字街頭打睡如斯等輩混亂聖凡向上全提乞師拯濟師曰沒巴鼻漢大地無家有道心人在處安住隨時放曠自有來由兀爾忘緣各無分曉上來不須問過一定先知下去無要通情決然已驗據柳櫪拄杖探海撩天如帝釋龍王聞而膽戰憑一鉢三衣操冬傲夏然仁君宰輔見則傾心非為馳騁蹈高蓋亦法使如然也大眾各宜秉志步武追先風穴之於白丁藥山之於牛圈瀉山佑拾橡栗為食大梅常採荷葉為衣嬾贊无收涕之工百丈示不作不食之戒其餘真參實悟不可枚舉一個個打發如大鵬鳥翱翔萬里蓋地遮天似師子兒威震十方驚群駭眾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自是丈夫各宜知悉。

上堂

世尊初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琅琊云雲門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時人祇知雲門罵佛若非琅琊冤屈何伸此事如虛空挂劍號令人天寶印臨臺指揮龍象全提向上正眼難窺雖佛祖猶且皺眉況魔王安敢肆意化風屏息海岳翛然要具鐵膽銅肝始解步空捉影一任野狐精巖中脫殼從教水牯牛山下投胎祇如不落因果造化底人作麼生話會良久云輪王現出真金子灌頂承封自自然。

上堂

大眾恭請山僧上堂所為何事擬欲求佛法單窮趁夾窮更要超生死無事生出事莫若推雲歸洞府引月上蒲團相共虛明

照一切不相干當時南泉抖碎虛空七花八裂驚起露柱石人遍體通流汗血不是淩行婆爭解同心結噫一眾知識自當藏拙。

上堂

臘八逢辰叢林設粥所為何緣無非順俗衲僧門庭不必如斯豈不聞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卻知有若恁麼三世諸佛已立下風況迦文佛乎且道貍奴白牯有甚長於諸佛首座云為它金烹大冶玉出藍田師曰然雖如是寶方不免連貍奴白牯一時趁出三門外何以故正令行也秉綱立紀振叢林海晏河清不令行好漢盡收歸寶所化城推倒不留人座曰和尚道化城推倒不留人在和尚分上即得在某甲則不然師曰更作麼生座曰閒挑布袋渾無事笑等街頭一個人師曰也是閑弦子座大笑眾禮拜師下座。

上堂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祇如悟後又作麼生是聖是賢難捉摸沒毛老虎頭戴角翻身擬欲論空王良驥追風趁不著是不是非不非歸去來兮來去歸不是頭陀發一笑人天百萬總無知久立珍重。

上堂

法鼓三通眾雲集看看紅日上欄杆清風透腋祥雲起那事分明不隱瞞大眾會麼眾默然師曰祇如與麼還是大眾瞞山僧山僧瞞大眾若謂山僧瞞大眾韋馱大士不心懽畢竟作麼生寶璧割城猶自肯須知識者始甘當下座。

上堂

曹洞宗旨寶鏡三昧鑑照往來不逃真偽觀音來也觀音一堂普賢來也普賢一隊文殊變化有多端一時明顯一時晦且道何人共他作對不然但看曹山問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個應的道理德曰如驢覷井曹曰

道即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德曰和尚作麼生曹云如井覷驢師曰作麼生會會得如井覷驢便明寶鏡三昧會得寶鏡三昧便會如驢覷井會麼首座云某甲鑑和尚即不堪和尚鑑某甲即得師曰你作麼生會應底道理座曰隨緣應感即且置和尚喚什麼作物師曰應物道理寶鏡三昧似驢覷井如井覷驢會得許入曹洞宗不然則觀音普賢文殊也相將攜手笑同歸座曰若論曹山猶涉廉纖在何則衲僧家不飲君王宴焉賞野花叢沒來由跟著驢走師曰欲知古人遊戲處須知足下不生塵座曰今日又遇和尚猶勝曹山七步師曰更莫亂商量下座。

上堂

良久云大眾有疑上來請問無事各自歸堂噫莫道無事好金剛與泥人揩背汝等作麼生商量僧曰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師曰好事不如無曰崑崙騎象鷺鷥引一場纔了一場來師曰會得夜夜中秋月不明日日枉燒香復曰時當年三夜四各自謹守隄防若被小人算計一定攪亂法場前門後戶當仔細大家嚴密保安康更須知有一好事達磨未來東土彌陀不在西方會麼神心按定從空望半夜天邊挂夕陽。

上堂

良久云陞堂入室事如何祇為西來老達磨面壁九年不說法這一句作麼生道法筵龍象眾有會者請出舉看首座曰某甲不出眾卻道得師曰作麼生道座曰家貧顯孝子國難見忠臣師曰道則不無祇如達磨意落在甚麼處座曰某甲不煩多說話和尚惜取眉毛好師曰白雲飛海嶽惹得滿天愁大眾有疑則問不可法筵中蹉過不然是諸人之咎非山僧之咎也珍重。

上堂

撞鐘打鼓入室陞堂佛祖規繩藁林標榜未明三八九切莫亂怔忡鑪焚寶篆臺炳銀缸緇素一室雲水兩行夜靜雲收天地

朗寒風颯颯透心涼西來教外無傳旨太煞分明不必詳會不會
庭前柏枯長果廬陵米爛成秧釋迦老子開戶維摩大士起床一
一分明重舉似大家作禮各歸堂師下座揮尺曰直下承當。

上堂

揮尺一下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庭爭容擬議等閒
垂一句如太阿鋒離匣逢之者則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槌聞之
者則喪不旋踵所謂妙峰峻仞野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
用也單趁金毛歸野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櫬搶拂世間
之孽屑提墮坑落塹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
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如是猶未
為向上事須知更有出格限量外一句作麼生道噫正令不行先
斬首大機一發聖賢悲久立珍重。

上堂

金銀琉璃珊瑚瑪瑙貴則至貴好則不好大眾還會否若會
則直下便是擬議則白蘋芳草所以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
腳驢兒弄蹄行僧曰莫祇這便是否岐曰湖南長老古人頌曰三
腳驢兒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
忙生湖南長老如不會行人更在青山外只如此意甚明大眾宜
當透脫不然山僧未免饒舌春風吹起百花香馥郁芬披遍十方
一切行人皆動念惟除金色罷思量下座。

上堂

維那白椎云當觀第一義師喝云大眾會得第一義麼若不
會且向第二義中薦取又喝一喝曰會麼若論此事貴乎操履如
行路人有路行路路窮上樹樹到杪時再進一步則與佛祖同住
祇如這一步作麼生進咦凌空挂彩有眼皆窺唯除瞽目聞而不
疑春風不在花枝上一任靈峰哭子規珍重。

上堂

維那白椎竟師曰收無量劫來事已周春風只到蓮華國菡
萏馨香遍界流大眾還曾合頭否若合頭古人尚喚作繫驢橛何
況不合頭祇如山僧昨早停箸披蓑頂笠美饅頭到晚猶不覺倦
若不履踐至百丈堂奧焉能禁得大眾須是到恁麼田地始得。

觀音聖誕上堂

五分真香預已然光明雲起遍三千普熏三世真如際以祝
當今萬萬年更冀滿朝王佐合國軍民共樂堯天觀音大士
且喜來也某甲有句請問大士實是今日聖誕耶祇如天無蓋地
無底一切世界有無情身從何而起道得即共大士七十三八十
四道不得未免拄杖道道良久曰先已告過當仁不讓念大士記
正法明王且放三十棒珍重。

上堂

素號無明實不明憑條拄杖驗疏親佛祖撞來只是打看他
那個解翻身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始得作麼生
是藏身處沒蹤跡會麼拾得拊掌笑呵呵寒山忘卻來時道珍重。

上堂

收山僧於法無罣礙祇欠諸人些禪債今朝一一為酬償要
者來支無後悔以拂子打一圓相曰上不似下下卻似上上下下打
合總不似像會麼將謂有許多債主元來卻無咦孤峰夜半猿啼
切激月攜星拱北辰。

上堂

今夜初三明朝十一若問如來禪一切都道畢祖師禪作麼
生會中九下七還會麼虛空有路虛空大可惜行人不解行若是
有能行上去只饒佛祖也寒心祇如恁麼道會則直下會去若不
會時寒各自珍重。

上堂

一切佛祖異口同音共唱宗乘各宜諦聽有能聞者出眾舉似老僧塵尾當堂分付不然向第二門頭聽取一頌虛空不自行倒使崑崙走四處無可投藏身於北斗驚起烏兔飛乾坤兩眉皺野干盡潛蹤獅子無時吼凡聖齊教立下風彌勒當來續其後珍重。

上堂

揮尺云虛空掛劍海裡燃燈逆地左轉令天右旋教無舌人說法使無手人行拳然非今世定是前緣且道還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唳龜毛合索拴滄海驚起龍王上梵天珍重。

上堂

易擺脫難放下明月清風來大廈易放下難擺脫東海南溟知幾闊或有人問是何因達磨直指真機括豈不聞昔有僧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僧曰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古人於此有省故云有水皆涵月無山不帶雲若非踏破須彌頂爭識金剛水際深。

上堂

有始無終衲僧活計有終無始衲僧常規有始有終衲僧家具無始無終衲僧巴鼻透得一句生死自在透得二句來去自由三句透得可以為人天師四句總透得可以為佛祖師大眾且作麼生透良久云五虎凌空攢玉兔二鸞沖漢趁金烏。

上堂

曹谿一派來雲水兩行集畢竟作麼生大事都了畢如其未透但看黃龍心參雲峰悅三年無所得因辭去悅曰汝往依黃蘗心至黃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仍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蘗方展

具蘄曰子已入吾室矣心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頭百計搜尋蘄曰若不教爾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師曰大眾且道作麼生是大事了畢復曰奮然揣出虛空骨驚起須彌折斷腰。

上堂

師彈指一下云大眾作麼生會眾無語師曰不會出世師空勞一彈指最無分曉句真是難接觜倚天長劍逼人寒不是其人徒側耳方知摩尼一顆珠解用須是寒山子下座。

上堂

覺天空湛心月通明清沙布碧漢之章綠水印銀蟾之鑑藏山於澤爭如藏身處沒蹤跡藏舟於壑曷若沒蹤跡處莫藏身所以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吞吐得者迴出聖凡漫天網子衝開陷阱坑兒跳過更有出格一句作麼生道金翅擊開娑竭浪龍宮王子盡魂驚。

上堂

在欲行禪火裏生蓮拈起木杓撞破蒼天償佛祖債結眾生緣所以喫不得好喫行不得好行坐不得如意坐眠不得自在眠不許依佛座不許傍祖邊不許遊地獄不許住人天心不得揣口不得言只得如虛空相似究竟都來實可憐眾中還有甘分者麼喫攪碎虛空都撒卻從教彌勒下生來參。

上堂

群峰鬥聳徒惱須彌萬派爭朝空疑海漠所以大同絕比本色超方如錦鱗獨躍龍門免煩點額似良驥衝開銜轡謾自搖鞭垂絲千尺不回頭美料滿盤無著意淵溟自在海島逍遙須知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一句要是其人會麼陶潛不肯休杯去今昔蓮宗枉掛名。

上堂

以拄杖卓一下曰一回舉起一回新昨夜三更過孟津驀然撞著風顛漢三腳驢兒美蹄行即以拄杖一擲彼不審來因翻身見臨濟大師請決不平濟亦以拄杖趁出曰冤有頭債有主情理難伸任是馬祖快斧藥山利刀莫能劈析縱教雲門舌劍洞山唇鋒也斷不明正所謂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因事上堂

同風罕會據款偏逢狹處倒走千乘之駒寬場難藏一塵之蟻各得隨宜受用無非妙行難思如實當機直須自契若則扶掖宗旨一條窮性命何貪但凡叩激已躬萬倍尊榮身不較故宣宗喫黃蘗掌不封粗行沙門獅子承闕王刀永播別傳祖道為得造深步遠自能革故鼎新用大智能不逐是非途轍受重賞罰方知苦樂寒酸縱湊地刀鎗莫驚任滿城火焰何懼命根不斷毫釐逆順不甘性相頓空百千生殺何涉馬祖一聲喝百丈三日耳聾黃蘗三頓椎臨濟一生心死若是英靈衲子立成笑具參方正眼卻總難瞞畢竟獨超諸方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地上有程終莫走空中無路始干行。

上堂

即心即佛幾箇奈何非心非佛呢喃者多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明眼衲僧多恍惚縱然大梅我祇即心即佛也似蜿蜒戀窟作麼生始不拖泥帶水去咄復云恰好便下座。

上堂

良久云汝等諸人從吾覓箇甚麼若論佛法各已具足汝於吾覓腳跟下早是蹉過了也諸人切莫遠馳求單單看箇波羅蜜忽爾頂門突出來皎然大似天中日法界虛空成一團佛法世法都了畢此時更擬復何為大散關頭獨腳立地轉天旋止遏莫及

會麼僧曰作麼生是諸人本自具足底道理師曰待汝一腳踏平須彌頂然後向虛空外與老僧相見便下座。

元旦上堂

今年確與去年別有情一切離生滅今日不與昨日同四方八面演宗風坐見眾生成佛去惟有狸奴不肯通假饒德山施棒猶如鐵橛臨濟下喝勝似耳聾趙州茶他也不順雲門餅彼亦不從且道他具甚麼眼得如是去就只緣彼知有大眾彼既知有畢竟知箇甚麼噫摩醯撞著仙陀婆見聞覺知使不著。

上堂

首座舉云入無量義處天雨四花放白毫相光地搖六震輪王寶髻未敢輕窺今日臨筵乞施大眾師曰長空無路禪者偏行白浪滔天智人能獲萬丈玄門過去猶落那邊千尺井中出來終居此岸伏藏純金不顧補囊破鉢何留行平地驚心步險崖放膽本色分上智眼鑑諸祗如不涉此因緣又是甚麼去就首座曰番番撼撼真奇怪直勝三千夜不收師曰珍重。

歲夜上堂

古云臘月三十夜作麼生折合去山僧借路經過大眾有解折合者老僧與你商量莫不是頓悟自心即名為佛不莫不是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不莫不是瞥地一翻通身解脫不莫不是言前薦得句下承當不若作恁麼會孤負先聖去也且道作麼生得不孤負去良久云嚩囉國裡生嚩囉便下座。

上堂

明白太甚其或未然黃公喫惱問張婆貧窘教人怎奈何張婆嘻笑答黃公直須節儉做家風黃公得意翻身去四下門前栽荊棘截斷人間是與非果然家業重新起二下商量生意通果是優餘賽石崇眾中且道他作麼生意得如是慶快博山出曰向上玄談不勞拈出斷索殘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若如是透得則德

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趙州茶雲門餅不勞舉著山曰和尚齒不關風師曰爭奈宗門慶幸山曰觸著家風不是家風師曰雖然如是此一上堂特為四來緇素等山曰卻請和尚下座師曰業障隨雲走靈明逐日回。

上堂

不論一義二義只要直下便是大眾作麼生說個直下便是底道理僧曰露柱燈籠踣跳師曰何不道頭髮連鬚眉毛合鼻會麼會則便請領去不然關山萬里便下座。

上堂

此事若舉起無風起塵如放下猶雲蔽日縱然不舉不放又在顛預一切屏除未是佛祖境界畢竟作麼生是佛祖境界咦嵐風起處乾坤震劫火燃時世界空。

上堂

南無薩怛多無始笑呵呵畢竟因何事憍陳如達磨一個混眾一個獨坐這等淆訛今古禪和幾奈何卻有露柱子返是覷得破大眾且道他覷破箇甚麼良久云動地驚天一場懡㦬。

上堂

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跌達磨大士解滅而不解生釋迦老人解生而不解滅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屎橛。

臨終辭眾上堂

今年只有茲時在請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綿密做工夫從上佛祖皆因如是昔歸宗座下僧夜大叫曰我悟也歸宗次日上堂曰昨夜大悟僧出來道看僧出曰師姑元是女人做若論歸宗馬祖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歸宗其一也此僧若不的的當當到這田地怎肯許它大眾且把這公案左看右看反

覆細看是箇甚麼道理還有佛法也無還有宗乘也無且喜沒交涉此是老僧今日最後分付一著大眾切宜珍重。

小參

一定不空如人捉風一定是空如鳥遭籠空卻不空佛不居中佛本非有誰在不在露柱生兒解做買賣賣者本無一文買者不受一塊惟有春風乃自知百草頭邊解捏怪。

小參

參學之士道眼未明但當看箇話頭要立個堅固志如一人與萬人敵安敢放意殺出方了孳孳然念念然管甚麼色管甚麼聲冤也不管親也不管佛也不管凡也不管非是不管有死對頭在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雖然如是最是省力不須念經不須拜佛不須坐禪不須行腳不須學文字不須求講解不須評公案不須受皈戒不須苦行不必安閒於一切處只見有話頭明白不見於一切處倏然一時瞥地如日昇空十方普遍盡大地是個話頭所謂打破大散關直入解脫門到恁麼時節方是得力處故云得力處便是省力處也到此始有說話分方可見人探竿在手得大自由不受羅籠看宗也得看教也得遊方也得住山也得禪定也得散誕也得作佛也得為凡也得混眾也得獨居也得所以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無第二人此事若不從自心契悟一回縱有見解如說食不飽大丈夫兒決不說了便休自己相欺誑若不踏到底定是不肯住到底人始不被諸法緣轉自有通變解向有佛處趁一步無佛處放一著使一切聖賢挫折它不得討甚巴鼻天地陰陽算計拘束它不得因果罪福其奈爾何只饒佛祖到這裡只得吞聲忍氣何況其餘蓋為得大總持王三昧也切宜珍重。

小參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虛明自照不勞心力有時即心即佛純

一酥醪有時非心非佛顛預漆黑有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生
金剛圈撞著頭疼有時不求佛不求法不求僧爛柳栗刺踏著腳
坼有時東涌西沒不住有為有時南現北藏常居無額有時探竿
試杖撥草瞻風有時無影尋蹤驗賊捉賊顯大機施大用各賽精
肌握大權奮大威單行擲擱魔佛界空凡聖情滅大家團樂同共
休歇。

小參

事不盡於心蓋因理不明理明無別事萬法心兄弟左右常
時用用無有我人本自如如體何處乃非真乾坤非是大日月未
為明種種諸三昧順逆啟愚肩金沙馬郎婦東際善財身本證無
依欲發用駭群英喚作事得麼喚作理非親事盡事無礙理空理
自明管甚戒定慧說甚殺盜姪入門便棒喝纔出不放行大死仍
復打痛處愈加針壁立千萬仞不通凡聖情佛祖亦莫測何況天
鬼神參禪學道者休令理事萌要入五宗旨須當理事精千聖不
傳法單傳無事心無心無事相諸佛及眾生了了這一著非來去
與今。

小參

三十年來學此道如今連學一齊掃掃不去的似冤家送不
向前推不後拽杖翻然打木嫂謊得石女嚶嚶叫這般古怪事難
憑引起鐵牛呵呵笑大眾會麼咦三腳驢兒美蹄行問誰跨也誠
希少。

小參

禪家流當勘破畢竟自身無有我無我端然彼即空說箇空
時猶話墮萬法齊觀總祇麼了無一法是真宗佛祖架上雲煙閣
賢聖齊教立下風三界無心無歹好何須更把塵勞掃妙明殊勝
竟無貪世界何須生懊惱君不見牛頭昔日曾輕慢設有一法過

涅槃我說猶如一夢幻果然見得分明隨處盡是家津不向色聲
取捨從他虎嘯龍吟滄溟晝夜無停水誰論其中古及今。

小參

路傍得底終險途中受底仍虛自心解者猶差從它悟底曷
是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得是去若於大變門頭密契一場
則知世尊拈花頭陀微笑正似空花捏目教外別傳互相授受又
是白玉增瑕千般去就有膽無心無限鋪排誑謊狂子何必別峰
相見豈須肘後懸符真裔出頭不昧高鑑還有麼要定乾坤之智
眼除非足下有生涯。

小參

道人住處人難住日日日輪從西曙萬象雖同異樣天森羅
純是珊瑚樹金毛耕耨無土田上下四圍惟一路炊無米飯飲不
乳酥飽禪悅味行無為事共三乘龍象出纏集五宗狸奴返故眉
毛廝結復云誰木上人家頭一戶能知勿許知解慕勿令慕法爾
如然絕思惟千里同風齊免顧。

小參

昔者楊岐方會大師佐護慈明之道總柄綱律三十餘年終
師之世後赴楊岐請老屋頽拆不蔽風雨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
終卻之遇夜雪上堂云楊岐乍住屋壁疏滿床盡撒雪珍珠縮腳
頂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觀乎古人真參實悟體量越格實已
到佛祖地位尚猶不肯自安仍如在學分中行履孜孜不矜受用
清澹我汝濫膺林下飽食煖衣寒附紅鑪夜安厚被三時閑暇百
事無干尚不足心猶無慚愧道行弗備習障未除一生如意累世
牽纏切宜悔心專一向道參求向上盡卻今時性理未明如喪考
妣念念不捨以悟為則直須打破大散關方可縱心行路去珍重。

小參

心有一法在處不安心無一法未免顛預有無心不著畢竟

是何端江山礙眼情非瞥心境居胸識未乾故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橫行也得直行也得無能攔攔殺也不怕活也不怕豈解傷鋒為伊有通霄路徑行於鳥道何處覓蹤由似幻人把捉伊不住佛祖尚不奈何況天堂地獄耶大眾須信有這箇道理祇如不落聖凡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大鵬鼓翅飛龍震獅子頻呻大象驚。

小參

一念不生諸佛眾生無二相三心勿起五宗百派總孤明十方三世誰安六道四生何立了無所了了得元了自心明無所明明時祇明本性三藏不談別事五宗豈闡它乘性理未徹故起萬種參差心地若明渾化百家骨董玄路登而開義網關捩碎而破疑團更不滯句隨言一任曇花開遍野竟休循行數墨儘從貝葉散彌天六載苦行是何緣祇為演若九年面壁成甚事專引逃兒正眼觀來誠如一夢唯有一真一切真棒喝徒勞驅使萬法總一法殺活枉用行持千聖不奈它何祇是元無所有諸方盡力歸仰皆因脫體全空從教五位排班覓蹤跡了不可得三玄門啟求影響畢竟難知百千文殊神力難出那伽一箇普化靈蹤驚翻大地爭似野狐能變化不出黃蘗圈襪縱饒牛牯解翻身仍受南泉嘔氣三千門下百萬人天檢點將來盡皆喫棒且道過在甚麼處噫祇為今時有未免古時無。

小參

佛法非法貴在悟達祖道無道要須親到達則決聖凡之是非到則斷人天之果報達不達一念無生定自發發後千燈共一光不須更議其生滅到不到一念純真當實造造到因緣機熟時一定虛空解跌倒論甚佛祖談甚法道十方法界絕行蹤陽燄空花何處討。

汝等諸人既臨法會當以法為先若不得法所修何益何者是法即汝心是古云即心是佛即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故云萬法從心生還知此心麼即是目下歷歷孤明晃耀乾坤底又古云心法無形貫滿十方此心在眼能見十方色在耳能聞十方音如是六門無不鑒覺須自省悟若不識此心縱修十善亦非解脫縱得大定亦非究竟縱有辯才智慧只成乾慧不免輪迴汝莫言但要空五蘊便度一切厄苦不知五蘊本空苦厄何有經不云乎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空即心也色受想行識亦心也所以凡所見色皆是見心經云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心體此心一悟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乃至無智亦無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若能如是何慮不畢若不悟者但於心法無形貫滿十方中參看忽日參透光超日月大納乾坤方是入頭處管取有說話分自然不被一切有無事縛珍重。

小參

昨夜雷轟電掣打破虛空腦裂不甘哀告毗盧不能依公斷決大眾有知者為伊分雪僧曰總在和尚師曰聊與一擷。

歲夜小參

時當三十夜當知折合處雲從龍風從虎九九八十一五五二十五西天四七宗東土二三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趙州黃蘗不落其數參。

臨終小參

人生有受非償莫為老病死慌笑破無生法忍自然業識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皆安此道場故云我今安住常寂光名大涅槃縱佛祖曲示玄妙差別門庭七方八便接誘群機總不出大寂滅光而已。

念佛法要

念佛人要心淨淨心念佛淨心聽心即佛兮佛即心成佛無

非心淨定念佛人要殷勤淨念相繼佛先成佛心充滿於法界一念無差最上乘心念佛絕狐疑狐疑淨盡即菩提念念不生無繫累十方三界普光輝念即佛佛即念萬法歸一生靈燄靈燄光中發異苗自然不落諸方便念佛心即淨土淨心諸佛依中住念佛心勝萬緣空空心早上無生路念佛人要心正正心一似玻璃鏡十方明淨物難逃萬象森羅心地印念佛人要真切切心念佛狂心歇歇卻狂心佛現前光輝一似澄潭月波瀾浩蕩不相干聖凡示現離生滅念佛心聽時節時節到時心自悅似遭網打破大散關如失珠杼教黃河竭見有是利不思議非為饒舌為君說念佛心須猛究直下念中追本有非因念佛得成佛佛性亙然常不朽剔起眉毛須自看瞥然親見忘前咎念佛人有因由信心不與法為儔參禪講解全不顧直下心明始便休露地牛耕翻大地漫天網收攝貔貅生擒活捉威天下越祖超宗異路頭普勸念佛參禪者莫把家親當怨讎。

普說

參禪者須得禪源底要妙方有語話分此語無來由沒格式但應機便用實無有鋪排著量之言所以云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如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曰門外是曰不問那個道州曰甚麼道曰大道州曰大道透長安此等語話可商量乎盡是禪源到底句但具眼者自然相契學此道者直須無有學處始有學分若有毫端許可學者未是學也昔香嚴豈不具學眼不悟道不見性耶為甚答一句本分話不得蓋學心不散能所未忘禪源未透也及乎一日因擊竹大悟始知從前盡是枉用身心故偈曰今年窮錮也無可不是乎此事實無與人商量得亦無從人學得得者相見絲來線去你一拳我一掌你罵我我毀你大家歡喜並無人我如或菴曰山蠻杜拗得能憎不知其幾忻慶也此等如木人與石女相談言言闍有清趣終不是孟浪欺心瞞人的語解說此語者固是

難得他三二十年不解開口纔通一線吐一句如獅子哮吼眾皆驚駭蓋解行相應生機頓發素非一等如慈明到神鼎祇道一句屋倒也天下搖動想其語若在學佛道上來據汝將三藏十二部內千七百祖錄中翻下交解下盡都無撈摸處論說法解義誰又過十地菩薩及神光雲光德山亮座主等耶一個個到此門下都無開口處可不是為第一貴勝乎若未到禪源底第一要謹慎言行莫馳騁見聞之學為己任恐撞著沒巴鼻漢纔一割著心憤憤地如火發相似又不肯下心參求懺悔盡不免現招苦報如僧謂雲門如初生月曲彎彎地遂失雙目如疏山一句肯諾不得全受三十年倒屣話到此不得不膽戰心寒千載龜鑑豈欺人乎要得心中怗怗直須己躬下事明白古人境界中通得左之右之手舞足蹈不知幾大快活逆行順行天亦莫測正是古人行處我不行古人用的我不用總是不令人覷破雖則分外僭出頭來一一盡是本分上事終不是捱牆靠壁的耳故歸宗見僧來即斬蛇來者謂是羸行沙門南泉斬貓兩堂僧擬議不下文殊殃崛殺佛疑殺人天白白將人生陷活埋這等境界幾人夢著翻轉乾坤的手段始能名播今昔德澤諸方湖海衲子誰不萌此心念但學地不盡終不至於無學地用度雖口說得十分相應到臨機應事上七花八裂未免敗露如野干盡其聲勢必不駭象忻龍也學者可不勉諸。

普說

學佛道者第一不得住學地要行到佛祖田地始得故善財參一百餘城但言我先發菩提心云何教我學菩薩道如云無有一法可得名菩提心從上諸祖所得豈有少法可得也故僧問九峰虔曰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峰曰釋迦慳迦葉富僧曰如何是釋迦慳峰曰無物與人僧曰如何是迦葉富峰曰國內孟嘗君僧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峰曰百歲老人分夜燈你仔細看是有學是

無學雖然如是直是行到方知有此事但行不學十有九到但學不行十無一到學行兩全十修十到故釋迦六年苦行達磨九年面壁馬祖二十年不開口趙州八十歲猶行腳克符一生穿紙衣玄泰一世著布衲張九成看個柏樹子呂純甫提箇趙州無古今得此旨者筆言難盡一箇箇都是實行上做一時打破漆桶自然頭頭上合物物上明古今用不盡底到手了也要用時果如貧婆[打-丁+婪]草隨手拈來不行但學縱在三藏腹中穿下過千七百則透將來及乎定業到時未免一場熱鬧想無別念只是啊唧然定業者何即是無始熟用之境也雖知此咎盡力掃除愈加紛雜行力不久雖然修進又不知不覺打合輓作一塊去也若要定業冤家散去第一不得打掃他但把個敵生死話頭頓在面前與彼抵捱必然胡思洞裡閑神野鬼妖狐怪類佛魔天眾近不得也昔槃特伽曾持掃帚二十年生死心破證無生忍安有盡力行持者不瞽地耶然切不可恣肆言易山僧三十年來著實力行尚自走作不奈何況不下死工夫得成就哉故汾陽曰古人二三十年方纔成辦況乎今時余每向人前弗敢言易不是用實力曾覷破古人巴鼻安敢說這個話定不是饒舌瞞人瞞人之罪定非輕也眾等若肯發心從善財本分上用底諸師話頭上做將去憤然一念弗計遠近年月管取有日如雲開見日大地光輝就解向佛未行到處把關下寨攔攔野狐揀辨是非入平等際卻不被六師牽入社火隊誘壞後昆污瀆先聖真獅子兒一撥便轉決擇種性若非飲光別傳印子上的縱是足踏蓮花頭垂寶蓋辨若懸河橫身宇宙一定當面便吐何則祇要選取一個定乾坤底手段沒查滓的心腸扶振宗風作將來眼佛法千生莫遇祖道萬世難逢某甲幸緣一遇如獲無孔鐵鎚身心迷悶有年忽於大好山行下過如獲至寶身心忻躍迨至今時用度不盡始知千聖共傳無底鉢生生世世永馨香伏冀當來好心珍重。

皮囊歌寓河南公署作

臭皮囊不久長人生切莫逞豪強為王為宰為民卒一旦無常夢一場勘破了罷思量各循造化過時光乾坤中有能仁旨解使時人出苦殃且問著是何旨畢竟要從何所取智者深知是妙心此心靈妙無堪比不蓋天不擎地萬象森羅何足計浩蕩虛玄古及今誰云生死并來去大丈夫宜立志不悟此心都不是想起輪迴實可哀切須人道當迴避這避方快自覓一念無生都解釋突出真常大涅槃圓明寂照凝天地雖然見得的明明亦要遇人末後句末後句若何為我佛拈花示眾時人天百萬渾無措迦葉微微笑逗機三千七百今猶古俱要通方向上歸這般事絕語言到家全不涉因緣空生枉在巖中坐鷲子徒存日百篇使不得智與能三藏玄談我未曾一念如如無上道九流三教豈能臻論乎如即有無有非萬象諸幻有無非虛無斷滅無會得有無之方便窮年相伴古毘盧超三界出迷塗不用從前諸範模解向異中提異類隨流順逆自危孤僧不著俗何拘盡世能為弗遇渠壁立千尋難近傍交馳棒喝是何如言有骨用無為萬別千差自益時不持不犯無拘束殺佛焚經破網疑大手段方敢縱不得別傳非釋種破沙盆內入傳燈大好山中醒世夢醒悟後似非曾何殊萬死及千生祇因不契無生理所以生生起愛憎愛憎盡祇一靈洞然明白是何人這般極則言難會笑殺南無觀世音

七句自慶文

恭惟老老大大幻身屈於古稀孜孜乾乾深造基於志學睹般若之甚深肯心頓發入無住之三昧即色是空覽宗乘之至極決志研窮得綿密之細推是無即有機緣將熟廓值元來天然透過大好山如匙開鎖條爾沾嘗曹洞水似酪涼心登臨濟之堂爭甘棒喝躡雲門之室曷領顧啖入為仰之門廳千尺井中不涉蹈法眼之方丈二指掌內無干僻隱種穀於峨峰寶方近三十白放

曠持杖於湖海壽昌餘二十秋坐方丈而捉空花多貽後進登禪床而探水月猶累先參結制各處道場提揭諸緣輻輳掛諸方之唇齒疑殺顛預走四海之足跟開驗得失古怪去就除解笑者同參奇異行藏唯忘言者共住終朝穿衣喫飯淨裸裸以忍饑恒時待客迎賓絮叨叨而忘語得如是不可思議一任虎嘯龍吟成一切無盡藏微儘從象回獅吼祖師命脈流通賢聖巴鼻露現別傳玄旨應在斯時虛空有窮弘贊莫及傾誠仰祝老和尚住無量壽普利人天藏向上機均膺緇素者也。

(豫章信官黃端伯捐俸敬刻)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上 廣照弟子愈奇證字)

(崇禎十年十一月徑山寂照菴識)

壽昌和尚語錄卷上終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之下

門人 元來 集

峨峰問答

問世尊開堂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為甚末後拈花示眾
乃至飲光微笑便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正法眼藏密付與汝未
審作麼生說箇密付底道理。

師呵呵大笑曰明瞞猶可暗騙難當。

頌曰。

劃斷巫山十二峰孤明一鑑映晴空人天百萬皆驚駭真勝
全歸掌握中

問世尊初降手指天地作獅子吼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為甚
至雪山睹明星方悟未審悟箇甚麼。

師曰咦一乾屎橛說他作麼。

頌曰。

誰把虛空計限年森羅萬象自留連縱橫施設無窮數成壞
何嘗到彼邊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是初地之士
為何又出得敢問罔明有甚長處。

師咄曰這野狐精三尺趁出去。

頌曰。

不向鋤頭尋活計卻來架上打鞦韆鏗鐃鼓弄歌歡樂鎮夜
令人不得眠

問善財至妙高峰覓德雲比丘七日不得後於別峰相見何
也。

師舉尺曰噫這是一切峰首請善財來相見。

頌曰。

塵塵普現寶王刹豈可相逢往別峰獨有狸奴精古怪法堂
跳出上穹窿

問初祖九年面壁直接上根未審渠還用功也無。

師曰噫這無用漢說他甚功。

頌曰。

不諳世法出世法卻來此土觜盧都人天凡聖皆嫌棄反得
清名上祖圖

問二祖說法天華亂墜地湧金蓮為甚麼立雪求達磨安心。

師曰這老有些意思不解將金博金卻解以塵去塵。

頌曰。

三藏琅函砌滿懷人間天上歎奇哉知非斷臂求心法誰想
獸獸亦是獸

問神秀在五祖會下為教授師因甚將衣鉢付盧行者去。

師曰盧公何曾受衣鉢莫謗盧公好。

頌曰。

老成人愛老成人一錠金還一錠金具眼終須知本色豈應
看錯定盤星

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感百鳥銜花見後為甚麼卻無。

師曰噫不啻溜漢被人換卻眼睛了也自此不解見神見鬼。

頌曰。

一世榮華曷可誇千金不換野人家門庭險峻人難近鳥獸
何能再獻花

問古云色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乃至人之坑阱為甚麼道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師曰喫蛇頭鬼腦。

頌曰。

誤入禪園見作家新翻時樣破袈裟有時包裹三千界不許
時人亂撒沙

問青蘿寅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濤出沒太虛之中萬法
本閒惟人自鬧如何是本閒底法。

師曰牆壁瓦礫。

頌曰。

情知國難出忠臣不至艱危不見人到得南陽門裡去何須
更要問關津

問迷時三界有悟後十方空未審中心樹子作麼生得通去。

師曰不於五濁惡世實難尋他。

頌曰。

佛於濁世事行難箇箇聞之著實參忽日足頭而撞破竟休
出嶺問津關

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未審露柱與燈籠是同是別。

師曰噫卻須問取露柱必為子說。

頌曰。

四洲風月不同同夜則西今日則東聊與時人通線路須彌
山隔在其中

問佛法遍在一切處普現一切群生前為甚迷者迷悟者悟。

師曰噫怪一切人不得。

頌曰。

天輪晝夜互長明不見皆因翳眼睛更有一般奇異物六根
不具卻知音

問古云一切不為佛也不作未審作箇甚麼。

師曰咄聽誰恁麼說且去作佛好。

頌曰。

威音外是一乾坤一箇人兒住一村無上涅槃為伴侶省煩
家業不須分

問三千大千界無刹不現身為甚普眼覓普賢不得見。

師曰咄怪得普眼覓不見普賢覓自己也不見在。

頌曰。

何似當機不出塵蓋因見上太分明更須知有超方意罔象
收珠不足稱

問異艸靈花睹者皆羨因何又道有眼如盲方有少分相應。

師曰這事要問野狐精即向汝道。

頌曰。

好事不如無事好牽起還應重跌倒要得清安一世閒獨羨
平田使犢嫂

問不涉言詮速道速道。

師曰咄汝性急作麼待我慢慢道也無妨。

頌曰。

孤雲來去自優游管甚時人喜復憂不讓金烏飛玉兔何妨
鶯子與螢流

問寒山拾得終日或笑或哭敢問渠還有地獄分也無。

師曰啊他那一處無分。

頌曰。

出纏人解入纏行鐵壁銀山一掌平遍體黃金膿滴滴眼睛
鼻孔若銅鈴

問磨磚匪作鏡車鈍在打牛祇如打牛牛在甚麼處。

師曰咦知過必改得能莫忘。

頌曰。

大方廣博納虛空無限行人路不通一遇到家人的信不勞
舉足在家中

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佛是如何。

師曰咄且照管話頭著。

頌曰。

即心即佛即是心非心非佛即是佛擬議墮落野狐坑不擬
仍沉魂鬼窟噫畢竟何者是佛咄

問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未審他是貪味
供養未審是法爾如然。

師曰莫錯擬蒼天祇許大也。

頌曰。

拋卻轅門坐玉堂寒威凜凜整朝綱山河平靜歌娛宴上嚮
何消更問嘗

問靈雲見桃花大悟玄沙為甚麼不肯。

師曰大有人不肯玄沙在。

頌曰。

不學行時先學走自然引得傍人笑鐵牛不怕紫金毛衲子
河沙幾個曉

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假饒到後作何勾當。

師曰咄看腳下紅線著。

頌曰。

相逢直要辯來因眼裡無筋一世貧明暗兩頭俱解住倒行
始是出塵人

問楞嚴經云認能推者為心是認賊為子為甚道塵塵剎剎
現全身。

師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頌曰。

潑天銀浪擁山來來一回時去一回萬派千流如鼎沸和同
到海亦悠哉

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尚有何事。

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頌曰。

未明明迺共真誠貧富雖殊一樣心道行臨深如履薄通玄
爭肯枉光陰

問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箇也不消得拋向水中未
審渠具甚麼眼得恁麼。

師曰喫賣燒餅底手腳數他。

頌曰。

手段雖低計較多愛河翻鬥爍迦羅果然被撼徐徐去子母
俱焚莫奈何

問王老師做一頭水牯牛即今還在甚麼處。

師曰一塵不空到是極馴。

頌曰。

可笑叢林今古客路頭不見曷參禪南泉遷化為牛去誰不
驚惶歎可憐

問禪即不問如何是宗。

師曰葛藤絆倒太虛空。

頌曰。

問宗不問禪妻死哭黃天劈脊三兩尺痛快莫成顛

問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離知識又成灰斷作麼得相
應去。

師曰喫山露連纏骨水流不斷筋。

頌曰。

層層疊疊接青天水曲山彎沒際邊碧眼老胡都不涉蓋因
不肯續燈傳

問廣南有顆鎮海明珠仰山未嘗收得敢問和尚還曾收得否。

師曰因你那日見的響。

頌曰。

誰道神珠鎮海涯纔方舉念悉皆差枉勞娑竭殷勤守遍滿乾坤總是他

問威音王前有一對無孔鐵鎚大悲通身手眼為甚摸索不著。

師曰聞時富貴一文不如見後貧窮萬金不換。

頌曰。

須彌下際普金剛透海穿山總放光間有野僧能粉碎人間天上少承當

問普化時常打筋斗未審渠是何心倖。

師曰絕好心腸肥邊易得瘦肚難求。

頌曰。

為因描得盤山真便解蓼林翻筋斗天下道彼是瘋顛寶蓮臺上呵呵笑笑甚麼活跳蚤

問古德云你有拄杖與你拄杖你無拄杖奪你拄杖拄杖既無奪箇甚麼。

師曰奪得它手裡無底纔見手段。

頌曰。

劃斷山頭幾白雲清風祇得努雙睛空花陽燄能收去送得來時有幾人

問布袋和尚向十字街頭等箇人來未審這老漢是甚麼心倖。

師曰待汝等著他來即向汝道。

頌曰。

一生單等個人來誰覺其人久在懷可惜諸方雲水客空勞
神力用心猜

問石頭問南嶽不慕諸聖不重己靈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
諸聖求解脫何也。

師曰噫死強漢著甚來由。

頌曰。

毘嵐持住一乾坤萬象森羅悉已遵此是瞿曇收放的根苗
聯續至今存

問百丈再參馬祖豎起拂子祖曰即此用離此用丈掛起拂
子祖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聾後得箇甚麼。

師曰咄釋迦老子付迦葉的。

頌曰。

千鈞弩不為鼯鼠一舉鋒降師子威龍象觀之心膽碎世間
天上實希奇

問法是諸佛說因何諸佛又以法為師敢問諸佛未生時法
在甚麼處。

師豎起拂云會麼此是佛法僧之師。

頌曰。

眾中不有寒山客決莫同他說一言昔日丹霞無點化決然
道彼是瘋顛

問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未審是那一重關。

師曰是這一重不差省得又加搯拵。

頌曰。

直漢從來不受欺未嘗舉意我先知蒼蒼也解知人意何況
人天調御師

問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趙州為甚麼又道佛之一
字吾不喜聞。

師曰賊終不認賊賊露爭不得。

頌曰。

干將決不讓不平但是當鋒猶損己天下聞風必恐驚三頭
相滾復何喜

問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修行人慈悲何在。

師曰好小人惟懂君子慎獨。

頌曰。

九重圍禁鎮天威敕令通行遍九區勦賊除奸梟詐佞施行
發政按時宜

問古人有箇未了的公案請師銷繳著免得掛人唇齒也好。

師曰可不妨舉起瓦解冰消。

頌曰。

拿住中間布袋口那畏千頭與萬頭麤細聖凡收在內管他
歡喜及憂愁

問曰古人畫圓相呈了作女人拜看將來是甚麼氣象。

師曰拈花示眾誰解破顏。

頌曰。

紅粉佳人續祖燈金沙灘頭馬郎婦人間天上獨稱尊此等
何嘗在二數

問古人戲椎擊土土碎豁然大悟未審悟在甚麼處。

師打尺一下云百雜碎。

頌曰。

遊戲三昧成群作隊擣痛鼻孔連悔至悔跨驂騑兮五嶽逍
遙碎金剛兮一身富貴一根柳栗活如龍萬項滄波齊屏息

問古人書心字於門壁上其意云何。

師曰無事枕松石賣卜掛招牌。

頌曰。

為人不得賣心肝百尺竿頭進步觀覷透古人真實意縱橫
海外把天瞞

問教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假如須彌山作麼生轉。

師曰咄收放芥子孔裡著。

頌曰。

一塵一座五花臺法說如雲遍九垓奇怪衲僧都不采何須
轉物共如來

問大覺參臨濟濟豎起拂子覺展坐具濟擲下拂子覺收坐
具而去敢問具甚麼眼不禮而去。

師曰啊你曉我會無我無人。

頌曰。

電光石火兩相撞饒一尺時讓一丈幸有虛空作證明釋迦
迦葉一般樣

問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為甚燒菴趁出。

師曰咄婆子燒菴趁象手腳師僧受屈陷虎心腸。

頌曰。

變通另是一乾坤縱奪生涯殺活中一段風流真有趣高門
兩下振宗風

問事從函蓋合理應箭鋒拄作麼生是箭拄鋒函合蓋。

師曰關迷逢達磨。

頌曰。

不假揚眉先已知開門憶得閉門時龍驤雲起師資合虎嘯
風生賓主歸

問馬祖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得祖正法眼者祇三五人牛
頭亦未知向上關捩祇如關捩子正法眼相去幾何。

師曰咄且向大門出莫過祖師關。

頌曰。

瀨水湘河十八灣舟行前後每相攀雖然阻隔無妨礙到岸
清幽一樣閒

問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又云古路毒蛇頭戴角如何是
古路。

師曰咄行歪難下足尚未省來頭。

頌曰。

家家有路透長安未到多應被彼瞞慣便乾坤同隻眼從它
言語百千般

問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敢問世尊未出世時還有佛法也無。

師咄曰會說說都市不會說家裡。

頌曰。

物物夏長春生人人頂天立地是有是無知心知己

問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和尚年老還用侍者也無。

師曰唔須是用他不許近傍。

頌曰。

端居法界獨稱孤寶殿脩脩一物無濟物利生常勿憚不教
人拜佛毗盧

問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畢竟如
何得到家去。

師曰路見不平拔劍相助。

頌曰。

太阿鋒出匣多因斷不平二邊俱一則中道勿令贏多少無
勞爭是非不足徵三頭并六臂不許入中廳

問趙州行腳時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於今無
人舉著請和尚舉。

師咄曰後生多明日老人多往時。

頌曰。

眼光燦破四天下再不令人暗處行賓主無言吾舉了不知
陷殺幾多人

問僧問同安如何是天人師安云頭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
此意如何。

師曰啊有口無心說話極真。

頌曰。

異類中行出世奇四生生過總無依天人師也非為貴毛角
空兮更解飛

問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度為
甚留得彌陀觀音在。

師舉尺曰唔思大今日遭手了也。

頌曰。

三世諸佛被它吞他今忽地遭吾手令伊一尺碎微塵致使
彌陀法道久

問普化搖鈴禾山打鼓石鞏張弓迦葉作舞恁麼伎倆還當
得宗乘也無。

師曰要求天上福須用世間財。

頌曰。

老人說法懶開口祇使鼓鈴弓箭走有智相逢不展眉無情
撞著頻招手

問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眾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
作麼生是不轉的經。

師曰梵音深妙令人樂聞。

頌曰。

手不釋卷無文字三藏琅函一口宣不是聖王能具眼險些
一眾莫申冤

問韓文公一樣問大顛與首座一樣答因甚麼不肯首座。

師曰唔莫錯會好卻是首座不肯大顛。

頌曰。

勘判諸方同不同有時西視有時東文公若具摩醯眼爭肯
留衣服大公

問久聞忠國師遺一無縫塔即今在甚麼處。

師曰咄陝府鐵牛糞堆裡倒在請去看。

頌曰。

從來久羨南陽塔舉世無人解去尋雪竇當時指個影至今
湖海謾沉吟

問三世諸佛不說法歷代祖師不參禪且道甚麼人得恁麼
去。

師曰此是盲聾喑啞者。

頌曰。

竭世樞機定不乖方圓左右妙奇哉門前各有通霄路豈向
街頭問鬻獸

問一切諸佛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且道如
何是此經。

師曰學而第一。

頌曰。

行行卷卷太分明何必摩訶說起因萬象森羅齊顯現空生
徒自淚沾襟

問佛知無量劫因地中事請問和尚三世前那事還記得否。

師曰適纔與汝道底。

頌曰。

這一時通歷劫通古今三世一塵中虛空有盡渠無盡剔起
眉看同不同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向甚麼處安身立命。

答火燄裡看是阿誰。

頌曰。

疑雲散盡露金烏海嶽虛明鑑有無從教劫灰都散盡端然
不涉赤鬚鬚

問珍財滿室非貴濟貧賑乏為佳請和尚隨時飲啄底布施
些子。

師曰近前來領去汝若生心受施未免有事在。

頌曰。

澗飲松餐志獨高爭如出格老風騷浮山五味親供眾常住
何曾犯一毫

問古德云悟之一字直須吐卻敢問老和尚還吐卻也無。

師曰咄月有忻潭之意水無愛月之心。

頌曰。

大人君子意平懷不棄愚而不尚乖若要與君通一線莫遊
南嶽與天台

問睦州關門雲門損足便大悟畢竟悟得甚麼。

師曰咄叫發眠夢事務多端。

頌曰。

為人須要為得徹殺人必定要見血有些氣息便相妨懸崖
一撈命根絕

問傅大士云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即今春生夏長秋殺
冬枯其中還有為主底也無。

師曰當該值歲。

頌曰。

人人各有先天祖剔起眉毛不用觀萬象森羅藏在內分明
頭角莫瞞頂

問某甲捉得個野狐精莫犯和尚諱否。

師曰咦敢莫是個死貓兒在。

頌曰。

若是野狐能變化金毛隊入心無怕拿來開口與吾聽斷不
辜伊真及假

問汾陽問首山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
象王行處絕狐蹤陽大悟敢問悟得甚麼。

師曰咄祇這個是韓獪逐塊。

頌曰。

千年故紙好合藥祇要醫王解下方百萬家財都付與不消
書契也為良

問道不屬知與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如何得相應去。

師曰噫不知眼中有翳卻怨空裡生花。

頌曰。

嬰兒祇要乳酥嘗那管親娘不是娘直待有朝來具眼塵塵
剎剎顯全彰

問十字街頭打睡千尋海底翻身斯人堪作何用。

答咄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頌曰。

解向佛前欺侮必然祖後生端白日青天打睡三更半夜盤
桓古怪蹊蹺諸釋種至今天下黑漫漫

問山河及大地一法之所印如何是一法。

師曰中山河大地卉木叢林。

頌曰。

見聞知覺最朦朧萬象群靈一握中不入白雲家裡去爭知
足下有清風

問甘行者在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眾
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行泉聞便打破鍋子
是如何。

師曰咄一箇跨海征東一箇便漫天收北。

頌曰。

因緣撞著死冤家出入行藏豈讓他此橫鐵槩彼按金叉拂
袖便行鉤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

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左右
不然教行人如何履踐。

師曰腦後見腮不與往來。

頌曰。

倏然已到法王家管甚千差與萬差丈六金身同草用涅槃
煩惱總空華

問教中鈔解疏解經未審經解甚麼。

師曰咄一箇連累兩箇三箇連累四箇。

頌曰。

連環綺互莫申舒一竅虛通一亦無是事不從人所得達磨
故所背盧都

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畢竟在甚麼處。

師曰喫火鑪震動通身汗流。

頌曰。

彌勒當來下生人人活陷深坑現在兜率天宮白白將自羅
籠金剛般若兮無人無我華嚴法界兮勿西勿東火鑪震動堪作
麼須知下載有清風

問某甲有二百問請和尚一句答來。

師曰啊答也未轉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頌曰。

一句當天答也未古今宗教問皆酬若還更要尋心路一尺端然定不休

問地藏謂法眼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眼即大悟未知悟得個甚麼。

師曰因八字打開洞然直入。

頌曰。

滿盤捧出醇甘露到口令人命即亡絕後再甦欺不得翻嗟岐路漫尋羊

拈古

嵩山極因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會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

師拈曰惡人無善善人無惡倏爾言外知歸翻然不落因果僧大悟悟甚麼獅兒迸斷黃金鎖據實舉論俱未免過畢竟過在甚麼處閒雲一道凝青嶂一任風雷鼓復收。

外道問世尊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師拈曰此事所謂空谷傳聲虛堂習聽祇如世尊良久昭覺賜棒還是同是別若檢點得出則外道作佛其或未然佛即外道會麼龍飛鳳舞真奇怪不中胡僧碧眼看。

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

師拈曰馬師恁麼道在老僧則不然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有鹽醬大眾且道與馬師相去幾何咦彼即是空言吾即是實受。

僧問同安如何是天人師安曰頭上角未全身上毛未生。

師拈曰關津易過險阱難行謀士有先見之能將元惟威勇
之力預知險處不踐定獲勝地高登不須血戰以成功善保軍民
之塗炭從教神機妙算終是乾美一場要知同安意麼突然掇出
燎原燧驚散巢居鬼窟精。

頌古

世尊拈花

千鈞寶鼎浮滄海一丈龜毛縛太虛不是飲光重出世爭能
百萬眾前嗤

世尊見二人舁豬過

君子成人之美平地無風浪起雖然與眾無干未免見聞思
議

南泉斬貓

南泉捏怪趙州幫惡累及後人牽繩帶索惟有貓兒高登極
樂

南泉白牯

知有不知有天下衲僧顛倒走縱是八臂那吒身摸著鼻孔
失卻口

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錯路州曰明心見性是不錯路

有口無心老作家一時正又一時邪千般伎倆能知的今古
還他子沒爺

臺山婆子

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
一任風花雪月揚

劃斷虛空真氣脈掃除賢聖正經綸須知教外單傳旨提掇
時人出見聞

菴主豎拳

趙州本分手段優劣纔分者慙殺活何嘗有意不須甘與不甘

臨濟喫棒

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攪中總不成三十棒頭開正眼何嘗傳得祖師心

問處情真切慈心祇是椎大愚不說破瞥地始安居騎虎頭捋虎尾棒喝宗風從是起透得佛祖鐵心腸誰云佛法無多子

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

賓主歷然

賓主歷然其道綿綿會得者喪不會者全

鹽官犀牛

扇子已破索犀牛良久無酬是實酬連累諸方多計較盡從草裡去追求

洞山過水睹影大悟

渠今正是我天地難包裹我今不是渠佛祖莫能知要識洞山真實處白雲飛在綠楊枝

靈雲見桃花悟道

見色明心附物顯理具眼宗師許而不許敢保老兄未徹一隊閒神野鬼不是焦面王來受陷遭坑幾許

婆生七子

攪亂乾坤灑海涯豈知兜著活冤家幸然棒眼明如日鬼怪何嘗得近他

洛浦服膺

玉璽權衡在手中何如被奪一番空慈悲不忍還他去不爾爭些落草藂

雲門須彌山

挑得嵐風過海門一時放出冷乾坤蒼松老柏能禁傲遇此
因緣也斷魂

古鏡未磨

一把爛茆當寶木燃起煙騰法界中大抵逢緣沾馥郁翻然
抖碎太虛空

香巖擊竹

時來鐵也變成金豈在區區遍討尋擊竹礫聲而大悟不知
賺殺幾多人

南院啐啄同時

呼蛇容易遣蛇難一遣誰知又解翻已識此蛇能變化故垂
杖送下高灘

風穴問僧啐啄同時話汝當時作麼生會僧曰當時如在燈
影裡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悟不從師總屬緣得時猶不費盤纏從教地轉天迴者也是
金烏下碧川

風穴一塵

一塵飛起蓋天涯不管諸方老作家沾著必然皆受困未知
誰不被伊遮

青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
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
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眾這三般見解
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無端呈出一三叉龍象筵中驗作家若是老胡家裡客是非
蜂起儘從它

石頭三不得

恁麼也不得虎被狐狸嚇不恁麼也不得乾坤齊暗黑恁麼

不恁麼總不得黃巢滅卻劍猶存天下杳無這個賊

龐居士見丹霞畫七一

龐老年來氣運衰挑擔乾草賣長街果然撞著窮光棍依舊
滔滔哭轉來

龐居士指雪

好雪落處地獄滓都緣未續鉢羅花頭頭總是家珍寶祇看
誰人解用他

夾山普請掘坑(云云)其僧束裝潛去

拿龍角捉虎尾要且全身不落興廢夾山老人一場悔氣這
僧鬼面神頭也是無風浪起

地藏栽田

誰人不愛子孫賢爭奈非賢亦枉然家寶已將分付竟無知
金玉當為磚

僧問演祖如何是和尚家風祖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其
僧便高聲問祖曰你問我家風我卻識你家風了也

老僧耳聾鐵壁難通誰知直下佛祖家風

閱馬祖語錄

馬駒踏殺天下人尚幸峨峰餘一箇是故不惜兩莖眉盡底
掀翻都說破

作務

冒雨衝風去披星帶月歸不知身有苦惟慮行門虧

董巖勉眾

真實做工夫聖凡情盡無活中須要死死後聽其甦大似浮
雲散還如皎月孤光輝周法界坐斷古毗盧

遊山

試問白雲何處去隨風帶月共參堂問伊說的何言句各自
徐徐散八方

付無異首座

本然清淨互如然契證多生值有緣觸目混融皆至妙通身
作用總虛玄五宗極則機齊貫三藏精微理共圓不礙古今凡聖
事如來禪合祖師禪(復囑云)當以無心相續政用盡法行持報
無報之慈恩度有緣之正信

與璩司馬三谷

影滅皆因形盡也心空緣是法空耶非關不奉牟尼旨大抵
心生未免差

乾坤粉碎的為奇若是狸奴不肯伊饒彼古今三際斷都來
未盡一分疑

示撫州二居士

雲門道箇須彌山直路行人反作彎唯有了元行得正不登
從上祖師關

法眼參方知見多無如地藏指頭何直須拶破虛空骨一切
現成始解脩

示元謐禪者

本地風光騰法界十方清淨絕微塵含天裹地渾無物釋道
儒宗謾有名

示元著關主

得有因由悟有時青山一歲一芳菲但能不為時辰使自自
如然合化機

寶方勉眾

門前有路行非妙眼裡無瞳看更明學道未能超學地鐵鞋
踏破枉勞神

壽昌警眾

四十餘年窮此事幾番休去幾番休今朝分付空王子莫縱
三千夜不收

藁林鑪鞴燄煙高誰把身心放底熬直待毛皮都換卻自然
平地起波濤

述悟

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
直出祖師關

野獅不啖人間食十二巫峰得自由養就縱橫無礙力崑崙
翻轉作瀛洲

示少室禪者

祖道凌遲事若何為因不契笑頭陀孤峰頂上生機少大海
潮中死者多攫浪拏雲能有幾掀天揭地莫尋他要知少室山前
事須信神光度達磨

和遍容和尚歸去偈

個中無悟亦無迷幻現來兮復現回來也端然誰是我去時
畢竟我為誰不如無去無來好爭似解生解死悲今日方知無我
我側騎鐵額不歸歸

答劍峰菴主(時師初住寶方峰以書責之師以此答之)

謾攜竿木混凡塵個裡如如有幾人攪亂乾坤非好手縱橫
宇宙本真情虛空攔碎泥牛吼大海掀翻木馬驚菴主那知貧道
事南山下足北山行

達磨贊

達磨大士不順人情好肉剜窟痛處加針梁武啟問第一義
廓然無答太分明自己祇如不識真個是黑臉烏心九年面壁等
個人神光三拜始安心隻履西歸陷魏使迨及於今噫可惜當面
蹉過若是跛腳雲門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自贊

這個東西也寫上絹實沒來由又何可羨有影無形無背面
天上人間不曾見影似千江之月輪形若太虛之閃電可愛也達

些妙而知些玄可惡也泄萬機而通萬變有時將自己虧有時把他人騙顛顛倒倒不成人千萬莫等閻王見何以故畢竟難拷伊是善而不善。

這漢無理第一不賢埋頭喫飯縮腳打眠又不慕道亦不參禪有人撞著無價寶他言不值半文錢設有人問作麼生驀地攔胸打一拳不是欺地便乃瞞天撞著個作家挨拶便云是教外別傳噫似則也似只可作馬為牛也不解人間長福田。

這老漢太懵懂不習真乾打闕弗依世上務本生涯只好山中填坑竈孔然是此土生身祇奉西天梵種一生倔強詆禪宗到得人間君子重徐徐惡風而播諸方也不辜他而嗣曹洞生平不能與諸聖齊功到也共一箇鼻孔柳櫪橫拈解打人聖凡聞見眉毛痛切莫理他各自珍重。

這漢最粗龍頭蛇尾逢人不親見佛不喜尋常鼓舌搖唇解道祇這便是會者拄杖到頭不會佯不采去江湖多有生嗔其不然者面諱騰騰順世度時便宜到手而已也有不唧溜漢再三請上紙若遇出世的頭陀畢竟被他笑歪嘴。

這老漢具何福煩惱人多屈曲箇底虛空不如豈是這般面目為人拶著笑呵呵等閒撥動扇漉漉問妙答玄三番四覆有時道鐵壁銀山有時云本來具足或且敬重聖賢又或觸忤佛祖似這等沒定量阿師也把他上數何得將金粧櫪木灼然布施我者不名福田供養我者應墮地獄何以故甜瓜徹帶甜苦瓠連根苦伶俐衲僧休笑侮。

圓相贊

相出無相明帶不明僧繇雖妙畫難成唯斯野衲合其真故假其形示個人若也達磨師見必然努目睜睛何則笑人笑人。

這樣東西像個甚麼類圓陀不陀似光爍非爍法界不能安乾坤無處著若非達性人終是難捉摸道者莫向語言中測度。

題無明和尚真贊并引

久嚮和尚開法於壽昌往來衲子傳者淆訛要之皆望剎竿影者也頃予自吳越弔紫柏雲栖二大老還歸匡山作逸老計適頑石禪人自壽昌來述

和尚入室機緣予合掌讚曰向禪宗澹薄今幸見和尚標格為向上典刑況今此道中興後生晚進得有龜鑑法門之幸端有賴焉予愧久沉瘴海忍苦不禁禪道

佛法束之高閣安敢置身人前喜得青山白雲伴此朽骨自謂了此餘年所慶法門有人恨不及一見面聊申拙贊以述傾慕之懷。

久嚮無明名未識無明面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生涯在鑊頭說法如奔電提張沒弦弓慣用石鞏箭只要射個人應弦早奔竄忽撞頑石頭鏃羽一齊限拋出鐵渾淪見者絕思算此是吾師老面皮相看只許言前薦若問當陽向上機雲山滿目難分辯。

憨山老人清書

新城壽昌無明經禪師塔銘(有序)

佛祖之道若太虛空亙古常然非晝夜代謝之可明昧惟得之者若獲如意寶應用無窮其不思議力性自具足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從上諸祖莫不皆然何近代寥寥匪曰無禪直是無師其果無邪予於壽昌禪師見其人矣謹按狀師諱慧經號無明撫州崇仁裴氏子初產難祖父誦金剛經遂得娩因名經師生而穎異不群形儀蒼古若逸鶴凌空天性澹然無嗜好九歲入鄉校便問

浩然之氣是個甚麼師異之居恒若無意於人間世者年十七遂棄筆硯慨然有向道志年二十一偶入居士舍見案頭金剛經閱之輒終卷忻然若獲故物即與士言其意士奇之師由是斷葷酒決出世志父母聽之時邑之蘊空忠禪師說法於廩山遂往依之即其本名曰慧經執侍三載凡聞所教不違如愚嘗疑金剛經四句偈一日見傳大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師不覺灑然因述偈有遍界放光明之句以是知為夙習般若熏發也時年二十四一日閱大藏一覽至宗眼品始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至於五宗差別竊疑之迷悶八月至若無聞見時人以為患癡久之有省於是切有參究志遂辭廩山欲隱遁乃訪峨峰見其林壑幽邃即誅茆以居誓不發明大事決不下此山居三年人無知者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罔措疑情頓發日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堅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即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因呈廩山山印為法器師生而孱弱若不勝衣者及住山日極力砥礪自堅躬自耕作鑿石開田不憚勞苦不事形骸每聞空山境喧乃曰老僧不采無窮遂居不閉戶夜獨山行嘗大雪封路絕食數日向未薙髮人或勸之師曰待具僧相乃爾至是始剃染授具自此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如一日也時邑之寶方乃宋師寶禪師故刹也請師重興乃應命先之廩山掃師塔而後往有倏然三十載忘卻來時道之句時師年五十有一矣當萬曆戊戌歲也師住寶方日益增精進力凡作務必以身先雖形枯骨立不厭其勞故不數年百堵維新開田若干其佛殿三門堂廚畢備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日漸集時有僧問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師曰總未行腳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荷錫遠遊乃過南海訪雲栖復之中原入少林禮初祖塔叩無言宗主問西來單傳之旨尋往京都謁達觀禪師深器重之一時法門大

老相與酬酢無不推譽項之入五臺參瑞峰和尚峰門庭孤峻師一見而契乃請益曰某甲於古德機緣數則有疑乞師指示峰曰請道師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個甚麼峰云向道無多子又是個甚麼師曰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峰云大是玄沙未徹師曰趙州云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勘破在甚麼處峰云卻是婆子勘破趙州師更請益峰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作禮遂相印契峰返詰師各以頌答語載別錄其趙州頌云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峰深肯之觀師語忌十成機貴回互妙協洞上之旨自是師心亦倦遊矣乃返錫寶方始開堂說法時以博山來公為第一座師資雅合簫鼓此道激揚宗旨四方衲子日益至戊申邑之壽昌乃西竺禪師所創也久頹眾請師居之遂應命舊傳有識適師與竺同鄉同姓咸以師為竺再來云師住壽昌不扳外援不發化主隨緣任用數年之間所費萬計其道場莊嚴煥然叢林所宜纖悉畢具二十年來千指圍繞又別建菴院二十餘所豈師以無作妙力而幻成者邪惟師之生也賦性真質氣柔而志剛心和而行峻雖邊幅不修而容儀端肅嚴霜煦日不怒而威衲子一見失其故有接人單提宗門向上事即遠近參請如銀山鐵壁未嘗輕意印可一人以真參實究為要故海內但聞其風並無一言之據借為口實者其慎密如此然自奉甚薄至有不堪其憂者師澹如也每遇病僧必親調藥餌遷化則躬負薪茶毘凡叢林鉅細必自究心不謀而合度不擇淨穢必盡心力而為之胸次浩然耳目若無睹聞者老當益壯迨七旬尚混勞侶耕鑿不息必先出後歸躬率開田三剎歲入可供三百眾故生平佛法未離鋤頭邊也四十餘年曾無一息以便自安丈室翛然惟作具而已雖臨廣眾未嘗以師道自居至於應物方行等慈隨機善誘各得其宜偈頌法語川流雲湧豈所謂般若光明如摩尼圓照無思應者邪苟

有一念身心之相則疲勞厭倦非一日矣嘗謂自古傳燈諸老雖各具無礙解脫其不疲於萬行者獨永明一人然未及其羸若師者自非道契單傳心融萬法何發強精進之若此邪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美其語別載因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其見重若此故郡之徵君潛谷鄧公祠部海若湯公閱師問答深加歎賞以為今日宗風再振一時縉紳先生無不翕然歸仰即諸方久參未決者自遠而來一見靡不泮然冰釋也丁巳臘月七日師自田中歸語大眾曰吾自此不復砌石矣眾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此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誠語諄諄末後云此是老僧最後一著分付大眾切宜珍重戊午元旦三日示微恙遂不食云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眾環侍忻若平昔眾不安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為老病死慌七日以偈示博山次第寫寶方壽昌遺囑乃曰古人護惜常住猶如命根老僧不惜身命為安常住十四日寫書辭遠近道俗且勉以叩己真參十六日眾請留全身師命茶毘自作舉火偈令侍者徹宗唱偈舉火次辰取水漱口洗面拭身囑曰不必再浴恐廢常住薪水也誠眾無得效俗變孝違者非吾弟子乃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時萬曆戊午正月十有七日未時也茶毘火光五色心燄如蓮花其細瓣如竹葉頂骨諸牙不壞餘者其白如玉重如金文五色藏於本寺方丈建窣堵波當門一齒生時長偃下唇竟不壞留博山師生於嘉靖戊申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法弟子惟元來開法博山其得度弟子若干人守三山常住有語錄二卷行於世予嚮師風丙辰避暑匡山有門人持師圓相真者予展之即知師為格外人而恨未及見也因為之贊有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之語相傳博山見之以予為法門知師之深者乃略述師之行狀請予為塔上之銘予痛念禪門寥落向未有以振起者獅絃將絕響矣今按師之行履其見地穩密機辯自在不惟法眼圓明一振頽綱而峻節孤風

誠足以起末俗至其精進忍力又當求之古人雖影不出山而聲光遠及豈非尸居龍見淵默而雷聲者邪觀其超然生死實踐可知因次序其實行乃為之銘曰。

大道廓然	如太虛空	聖凡幻華	影落其中
即有求者	竟不可得	擬議思量	掉棒打月
瞿曇熱亂	達磨忙來	到頭落得	一隻皮鞋
建塗毒鼓	全彰正令	如有擊者	喪身失命
不用命者	時來一擊	三日耳聾	晴空霹靂
身心俱碎	魔佛潛蹤	摩尼光耀	八面虛通
惟我壽昌	誤中其毒	遍身毛孔	三昧出沒
化生死窟	作光明聚	日用頭頭	無處不是
提起鑊頭	似金剛劍	煩惱稠林	佛祖出現
四十餘年	墾土掘地	瓦礫荊棘	純七寶砌
身心世界	碎為微塵	塵塵佛刹	坐臥經行
佛法禪道	拈向一邊	有來問者	直指目前
如大圓鏡	五色齊至	不出不入	死生遊戲
自墮此中	未嘗住世	即今便行	亦未曾去
不信但看	草芥纖塵	何有一物	不是全身
青山塔影	松風長舌	說法音聲	常無間歇

明萬曆四十八年歲次庚申孟夏月朔旦

匡山逸叟憨山釋德清撰

(豫章信官黃端伯捐俸敬刻)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下 廣照弟子愈奇證字)

(崇禎十年十一月徑山寂照菴識)

